

林秋山選集

(一)



新文藝叢書之四

東北書店印行

秧歌劇選集 (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 東安 10000

定价

元

秧歌劇選集

(一)

馬健翎 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序

張 延

這兩集子之所以收的幾個秧歌短劇，是從延安幾個專業劇團的許多秧歌作品中選出來的。這些劇團的作品很多，這並不是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選定能代表他們作風的作品更難；這個選集當然不能說十分妥當，充滿缺點的。這幾個作品的選定，雖然在選擇上個人的喜好，而且更主要於演出和作品本身的藝術標準，但是以來廿年之間數年來秧歌創作之多，有很多是寫在各地，但讀者所未聞未見，這個選擇是否選出了秧歌劇的真正代表作品，那是一個問題。就這說，是讀的人見聞所及，儘量做到選出在專業中有一定聲的作品來罷了，這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新秧歌運動起來以後，陝甘寧的新舊大致為兩種不同的作風：一種是不集頭道情這些，題材都是寫的老百姓，在形式上技巧上則是更接近陝北民間秧歌的舊形式，~~並非~~並非民間沒有曲詞，這一種也可以說是舊民風的秧歌。~~這~~這二者的特點是內容全取材於鄉間生活或軍民關係。形式和技巧上是較不圓熟而直樸，音樂上雖然是採用民歌，但多~~吸收~~這一類作風，在這此，主

要是部隊劇團的作風，而以聯宣部的隊作代表的。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我們專門選了一集，作為秧歌劇選集的第二集。

關於秧歌劇或是快歌運動的問題，近來各邊區和外面文化界，知識界的人士很注意，很想知道它的特點，道理。很懶惰的，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一直沒有很好的在一起談過，更談不到在一起總結它。現在許多親身參加這個運動的同志也分散得很遠了，更沒有機會聚談了。個人雖然有些意見，但也只是一些片斷，因此要說出來，就不免於零星和片面。幫助讀者對於本集作品的了解，姑且把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簡單說一說。這些意見也和人等隨便交換過，但也只是很少數人的意見。我在這裏寫出來，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作為向更多同志交換意見，以求得將來能够得自完整，全面，和系統意見的一個開始。所以希望同志們多多提意見。

在整風運動之前，延安的劇團也曾經推過秧歌。一則因為文化工作者不去注意它，再則做戲劇工作的人自己也沒有認真去研究它，所以也就沒有造成一個運動。整風以前，在延安和敵後的一些地方也曾經搞了普及工作編過一些「小調劇」，也是以民間小劇來插入小劇中的，但是寫的人，演的人，看的人（文化界的觀眾）都不重視它，認為它是「普及」的東西，可以草草寫成，草草演出，草草看過的。因此這種小調劇雖因爲工作需要常常有人寫，演，但並沒有形成什麼運動。雖然，這中間也仍然不是沒有好的作品。

這一次秧歌運動之所以普遍展開起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做文藝工作的同志搞通了一個問題：向老百姓學習。整風以前，就造有個別的劇團如民衆劇團，在學習民間這方面是一直在努力的，但是絕大多數的戲劇工作者對於必須向民間學習這點是沒有什麼認識或者實驗很少的。以為普及工作就是把工作做得簡單一些，馬虎一些，粗糙一些的意思；以為老百姓不能接受什麼細緻的東西。至於有沒有必要向老百姓學習呢？在那時，相當大一部分戲劇工作者的腦子裏所存在的，不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而是老百姓那裏根本沒有什麼可學的問題。

整風以後，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先要做老百姓的學生，然後才能做他們的先生，教我們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這使大多數戲劇工作者才漸漸醒悟過來，開始嚴肅地注意到陝北民間流行的藝術，秧歌上面來了。我們說這次的態度是嚴肅的，因為已漸漸不把秧歌舞成一個單純表現低級趣味，表現色情內容的東西，漸漸看出它的內容和形式是很豐富，很值得仔細研究的；這種感覺，是越和它接觸得多，了解得多的時候，是越加被證實。到後來，不能不十分驚異，原來中國民間藝術竟是如此有內容，有藝術性；把從前那種看不起它的心理完全翻了過來；成為讚賞了。在這種情形下，創作秧歌舞和秧歌劇的態度也越來越嚴肅，慎重，一反嘻氣以前的輕率態度，因為知道老百姓絕不是沒有高貴的藝術趣味，和現實主義的藝術觀點的。

再就是在這運動過程中解決了一個形式和內容矛盾的問題：這個問題給我們做戲劇工作的人糾纏的日子可以說不短。舊瓶可不可以裝新酒，形式能不能完整，內容被不被歪曲等等，都成了紛爭不已，不得解答的問題。這回的秧歌運動，並非是一開始就解決了這問題，而是在開始時根本沒有管這個問題。秧歌運動的開始，是為了宣傳生產，表揚勞動英雄，那時的觀念是利用這老百姓所熟悉和愛好的形式來表現老百姓，卻險對於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注意力當時是集中在內容上，當時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能把這完全新鮮的內容用最簡單樸素為老百姓所喜歡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不損害內容的現實性，當時對於秧歌的形式並不拘泥，又因為對於秧歌這民間形式並不很熟悉，所以也就大膽，無所顧忌。當時對於一點是十分注意的，即堅決掃除秧歌中間丑角的胡鬧和男女「騷情」的東西，而表現愉快健康的新型農民生活。這樣就實際上改變了秧歌的形式。因為秧歌中間的一個重要組織部份是這些胡鬧和「騷情」的東西，因而秧歌也就是只有一種適於胡鬧「騷情」的特別形式，形成了一部分特有的技術。當初我們是大胆突破這一方面的。同時，秧歌並非全部是這樣的東西，它還有大部分是好的，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性格的東西。特別是

當我們細心去搜尋的時候，秧歌這種藝術中間，的確隱藏着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現實內容和適於他們勞動生活的樸實健壯的風格和技巧。這些都是以後慢慢知道的。我們在學秧歌的過程中，先是抓緊內容，抓緊現實主義的作法，突破了形式，後來在不斷的學習中認識了秧歌技術中的積極部分，設法掌握和發揮它。另一方面，我們都是搞話劇出身的，無疑地，自然而然地把話劇中間能夠反映農村現實，又能為農民所接受的手法運輸到秧歌中間去。現在的秧歌早已不是原來民間舊形式的秧歌，也不是由城市裏來的話劇，對於上面兩者來說，它是一種新形式，可以稱之為新秧歌，或按照老百姓的話來說，受苦人自己的秧歌。「受苦」這兩個字，在陝北，就是勞動的意思，翻成普通話，就是勞動者自己的秧歌，因為它的主人公都是勞動者，而不同於舊戲裏的那一套：皇帝，太官，相公，小姐他們當主角，而農民只是以小丑對應出現。

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和認清一件事，就是因為秧歌是民間的，農民的，而非如地方戲是地主紳士的，更非如昆曲平劇是官廷的，所以在形式和內容上原來就具有很多積極因素，所以在形式上能够突破，能够改造。但也更要注意和認清，這次新秧歌是把中心放在內容上，注意所反映的生活的現實性，不為技術上的理由歪曲一點點現實，真正以革命工作者的精神，把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真實地反映給廣大的觀眾；而這反映的角度不是站在小資產階級「同情」，欣賞或「指導」的立場，而是要求站在老百姓自己的立場。在這方面為了獲得老百姓的立場，克服知識份子氣味的流露，許多秧歌作者，導演，演員的確下了一些苦功，和老百姓合作寫劇本，請老百姓當導演等，在這樣一種堅持現實主義，堅持工農兵立場的做法下，這個形式也從此雖然大膽，却也是堅決被保證着，決不會從知識份子的趣味，從藝術或技術的偏愛出發，而一定要從熱愛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的精神出發，這樣，這個新形式才漸漸變成了工農兵所喜愛的，特別是農民和士兵所喜愛的形式。

因偶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去的，所以新秧歌這種形式出現之後不久，很快的就普及開了。在民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這兩年中間，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特別是愛紅火會要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新秧歌就是這樣鬧的嗎？那我們也會鬧，就回去組織起一類人自己編出劇本演起來了，在邊區廣大的老百姓秧歌舞隊中，產生了很多的優秀作品，演員；在邊區文教會上，也會經獎勵了其中被大家所知道了的最優秀的一部分。關於這一類作品，我們也選了一集，作為秧歌短劇的第三集打算出版。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来秧歌運動已在邊區開始解決又一個問題，就是普及和提高聯繫起來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提倡了二十多年的文藝大眾化問題。這個問題其所以開始得到解決，決不是秧歌運動自己單獨的力量，而是在邊區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這才能很快的開始實現的。對於唱秧歌，首先是老百姓生活過好了，肚子不餓了，身上不冷了，這才興致高起來的，有了這個條件才好去發動；其次呢？邊區各級民主政府對於老百姓文化生活的提高是當作一件事情認真辦的。對於村鄉秧歌舞隊的扶植，幫助，精神和物質上的鼓勵，工作是做得很細緻的。在這樣的精心培植下，一把選好的種子撒下去，邊區的新秧歌舞怎麼會不開出鮮豔的花來呢？

中國老百姓，就我個人所走過的地區看來，是很有藝術天才的，在我們中國的人民中間埋藏著豐富的藝術寶庫，如果政治是民主的，為老百姓辦事的，老百姓只要吃饱了，穿暖了，沒有人來隨便欺侮他們了的話，他們就會使中國的邊地都開滿藝術的鮮花的。

秧歌運動的情形大致這樣介紹了，很簡單，很不全面。但不能說得太長了，自然，秧歌運動在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毫無困難的，這中間的曲折，偏向，以及如何走出曲折，克服偏向的詳細過程，只有以後再在別的地方來談了。

這樣子的介紹不知道能對讀者有所幫助否？

三月二十二日在張家口

關於秧歌舞樂

馬 可

(一) 秧歌舞樂上的幾個問題

陝北秧歌，具有歌、舞、劇各種不同的形式，其音樂部份異常豐富，本書所選，只是秧歌劇的部份。因之這個「音樂說明」也只是把這些秧歌劇中音樂方面的問題加以簡單的介紹而已。

首先是關於創作方面的，本書共三集，包括秧歌劇二十一個，這二十一個秧歌劇在音樂上的處理方法各有不同，如下所示：

第一集：1.十二把鎌刀——郿郿（陝西地方戲的一種）

- 2.兄妹迎花——創作
- 3.動員起來——郿郿
- 4.揮萬財起家——改編民歌及郿郿
- 5.夫妻識字——郿郿
- 6.假富——改編民歌

7.回娘家——郿鄠

第二集：1.牛永貴受傷——改編郿鄠及民歌

2.張治國——郿鄠

3.劉順清——創作及配民歌

4.徐海水——創作

5.打石門場——創作及配民歌

第三集：1.打錢井——曲調不詳

2.減租——郿鄠

3.小放牛——民歌（民間俗稱“倒插門”）

4.貨郎嬌——民歌（包括一首創作）

5.小姑娘——道情（陝北地方戲的一種）

6.賣妻婚姻——道情

7.離娘——郿鄠

8.算卦——郿鄠

9.釣缸——民歌（包括一首創作）

在上面這二十一個秧歌舞的音樂處理上，完全採用陝北地方戲的音樂的有十個；（八個採用郿鄠，兩個採用道情）兼用郿鄠與民歌，並加以改編的有三個；採用民歌及一部份創作的有五個；完全創作的有兩個；曲調不詳的有一個。從這個數字，很可以窺見這幾年來我們在秧歌舞的音樂創作上所走的道路，就是說，——以學習和選用民間舊有戲劇音樂為主，在應用舊形式感到不適時，也絕不放棄新的創作。（「改編」也告某種程度上的創作）

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單純為了這些舊形式在民間流行，因此不得不來利用一下，完成任務，完事大吉，等將來再慢慢創造中華民族新歌劇。不，如果說我們過去曾經有過這種想法的話，那麼經過整風以後，已經把它深深埋葬了，我們之所以這樣做，除了因為這些舊形式是現在還活在民間（不是已經僵死）並擁有極其廣泛的羣衆基礎的民間形式以外，並且，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還是向它們學

習，從而熟悉群衆的音樂語言，以作為建立民族新歌劇的重要根據之一。

自然，僅僅從學習民間舊形式出發是不夠的，抗戰八年，在群衆中產生出無限豐富的新鮮事物，這些用舊形式來表現是不能完全勝任的，因此必須要有新的創作，但是，對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來說，首先必須深入到群衆生活中去，在思想情感上與他們融合一片，這樣才能在創作中表現這新的群衆時代。九年來，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都在開始向這條道路邁進，事實證明了，凡是能够從群衆的生活體驗中，從向群衆的音樂語言學習中創作出來的東西，群衆會馬上接受，流傳，而成為他們自己的東西，『兄妹开荒』就是一個例證，有時群衆在自己編寫的劇本中也常感到舊有曲調之不足而採用我們的創作，如本書第三集中的『貨郎擔』與『釘缸』是。

曲調問題解決了，並不等於問題的全部解決，跟着來的，還有演唱與樂器使用上的各種問題。

在一開始我們完全是用自己最熟悉的唱法來唱民間的曲調，但是連我們自己都感覺到那種唱法在風格上是與原曲調有矛盾的，是有損原曲調的光彩的，但是完全模倣民間的唱法嗎？不單是一時難以辦到，並且，有沒有必要這樣做呢？這些問題的確苦惱了一部份同志，甚至於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尚待繼續研究和實踐的問題。

在理論上，沒有人反對，西洋的方法是科學的，是總結了他們在演唱上千年來的經驗，而整理出來的東西，同時也沒有人反對，民間的唱法，是雖然沒有加以整理，但却是最具有民族的風格，而擅長於表現民間生活的。因此，也沒有人反對，掌握西洋科學的方法，整理民間固有的經驗，從而探尋出一個既是科學的，同時也是擅長於表現新的群衆生活，並具有民族風格的演唱方法來。

如果這種認識是沒有錯誤的話，那麼，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實際，在實踐過程中，又應該以學習民間唱法為首要的課程，我們固然不必完全模倣民間唱法來解決我們在演唱上所碰到的全部問題，但對

於各地各種民間的唱法，以及民間唱法中的各種表現方法，例如各種共鳴，各種裝飾音的應用，例如就聲和假聲的應用，例如與語言的結合等等，則必須深入的研究，從而發現群衆在演唱上表現他們的生活的方法，在這方面有一分成績，就解決一分問題，成績越大，解決的問題就越多，不從研究實際的問題入手，而仍基本上採用西洋的唱法，硬套上自己所想像的群衆的情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在樂器的使用上，也碰到與演唱上相類似的問題，不錯，我們有了提琴鋼琴這一類的科學化的樂器，但是我們也有擁有廣大群衆基礎，並且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點的胡胡，笛子，三絃，及各種打擊樂器，我們固然不應該站在狹隘的民族的本位文化立場排斥外來的進步影響，但更不應該站在全盤西洋化的觀點，強調民間樂器的落後性而抱著取消的態度（事實上是取消不了的），因此在我們的秧歌樂隊中一向是中西合作的，但是並不是站在這種「合作」中就沒有問題，譬如陝北的胡胡與笛子合奏時，其音律是合調的，演奏風格也是統一的，但一加進提琴來，就感覺到二者不調和起來，又譬如，在進行曲《三伸委》時，一加進中國樂器往往就減低了以致破壞了和絃的效果——前省就是西洋樂器在演奏方法上如何中國化的問題，後者則是中國樂器在製造上以及使用上如何科學化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必須首先從整理民間樂器的演奏方法和改造其製造方法入手，並不是民間樂器的使用方法沒有科學的進步的成份，而是這些東西沒有系統化為文化而已，有人忽視這個工作，而認為民間樂器的使用僅僅是一種「過渡階段」，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因此所抱的態度是單純利用，而不是學習，鑽研，這樣是永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國各種具有民族特點的民間樂器（尤其是最具有光彩的打擊樂器部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拿西洋樂器來代替它們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二) 介紹『郿鄠』和『道情』

『郿鄠』和『道情』都是在陝甘寧邊區流行的民間戲曲。

「郿寧」也叫「曲子戲」，據說發源於陝西的郿縣和寧縣（西安的西南）。從它的曲牌名稱樂曲組織並與其他地方的民間戲曲（如河南「曲子戲」）比較研究看來，它當是一部份明清散曲的留傳並與近代流行的民歌結合而成的一種戲劇音樂。從我們所搜集到的「郿寧」唱詞本所寫的社會生活情況看來，它的歷史也不過幾十年之久，現在流行於陝西全境，山西南部和西部，以及甘肅東部的某些地方，每流行到一處，由於當地語言及其他種種原因，在音樂上也起着某種程度的變化。

作為一種戲劇音樂，「郿寧」與其他地方的各種梆子戲、秧歌舞，高腔等是有些不同的，它不像各種梆子戲那樣完成了各種板眼以及各種「性格唱法」來表現戲劇的內容，它的表現方法：主要是用其豐富的，多樣的曲調，（《大鼓份曲調多還保留着歌謡的形式》據一個熟悉「郿寧」的同志說，「郿寧」調原有一百二十二大調，隨帶三宮，六院，八妃，九嬌等曲，（也有人說是七十二大調，三十六小調）現在大都失傳了。“遺留的只有四十多調，最常用的不過二十個左右而已。”

「郿寧」調所用的音階有兩種，一種是普通五聲音階1，2，3，4，5，6，7，一種是以4，5，6，7，1，2組成的六聲音階，《丁是好開光》就是用這種音階寫成的。但是這個7字似乎不是十二平均律音階中的音，它似乎介乎本位7還降低半音7之間，通常都用#7或7表示之，如果用中國笛子吹奏方吻合。

老百姓唱「郿寧」，因為沒有女演員，調子只有一種，普通是以民間流行的長笛定調，以「角子音」（六孔全按）為宮，相當於降B調，但我們在唱「郿寧」時用降B調則太高，大都降低四度用F調或E調來唱，但調子一低往往失卻了民間唱法的光彩。

「郿寧」調雖然以其豐富的曲調見長，但也開始應用「性格唱法」，最普通的為「鬧調」，其唱法就根據不同的角色，類型，情節而加以變化，鬧調的調，幾乎不能記下一個較為確定的曲譜，其他各種

常用的曲調，雖然沒有「高調」變化這樣大，但也大都是根據不同的舞蹈而在曲調上作各種程度的變化，絕沒有死死拘泥於一個固定曲調的。

伴奏樂器文場主要的是笛子，胡胡（梆鈸或樹木板）三絃，武場則為鼓盆上的全部打擊樂器，在山西則為山西鄉下的打擊樂器。（在沒有全副頭的鄉下，打擊樂器只是小塊小段梆子簡單的幾種。）

其演出情形都一般的在舞台上，但也有的與「社火」結合，在戲場演的。秧歌舞動以來我們就大大利用了「郿鄠」的這種演出形式，使它也變成一種「秧歌舞」了。

「道情」究竟起源於何時何地，原來有多少調子，如何成為戲劇音樂的，與鄭板橋時代的「道情」及現在有方流行的「道情」有什麼關係等等，現在都沒有充分的材料，無從說明。

在陝甘寧邊區流行的「道情」，有基本上不相同的兩種，一種是關東和三秦流行的，一種是延安及綏德一帶流行的，我們在秧歌舞中所用的道情大都是後者，但它也有老調與新調之分，老調流行於延安以北黃河沿岸，新調流行於陝北，而綏米的新調道情又是近一二十年由河東傳過來的，新調和老調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伴奏樂器上，曲調上都有一些變化，新調的曲調比較老調而證明無據。因此近年來逐漸向老調流行的地方（延安）大有取而代之之象，我們在附秋歌以來所用的道情調子大都屬於新調。

道情的曲調，就我們現在所搜集到的，約有二三十種，其中最常用的為「平調」、「十字調」、「更弦調」、「一枝梅」、「醉晚」、「終南調」等五六種，傳統的唱法也有各種不同的變化，可以說是正桂完整的曲調音樂形式發展中的一類形式。它雖然有頗不算短的歷史（據鄧一老聲說，從光緒二十年前他那裏就聞「道情」，除非是這馬上數年或外，年年不衰）但始終未進城去，而在農村流傳，因此道情音樂中也不乏吸收民歌曲調，如「太平調」、「五更調」、「銀絲線」等，道情的曲調總乏「鄉音」音樂中的那些調子，所以的情調，很多

高亢，嘹亮，明朗（民間一般唱法定調約在G調上下）聽起來彷彿觸摩到北中國高東人民生活的脉搏。

道情的伴奏樂器文場上古調是笛子，四胡²新調則為管子³胡胡，三絃，武場方面除了板，梆子，小鈸，小鑼，等外，比較特別的為「道情鼓」，為一長約三四尺的竹筒（或木筒）蒙以羊皮，以手指擊皮作響，但這種樂器所起的作用並不很大，所以也不是每個道情班子一定用它。

目 錄

序	張 庚	(1)
關於秋野音樂	馬 可	(6)
十二把鎗刀	延安民衆劇團馬健潤作	(1)
兄 妹 開 荒	延安魯藝文工團集體創作	(3 0)
動 貨 起 來	延安畫圖文工團集體創作	(3 9)
鍾萬財起家	延安軍法處秋歌隊集體創作	(6 3)
附錄：『鍾萬財起家』創作經過	軍法處通訊小組	(8 2)
夫 妻 識 字	延安魯藝工作團馬可作	(8 5)
眼 鴉	陝北文藝工作團集體創作	(9 6)
回 娘 家	延安西北文藝工作團王汀，方杰作	(111)

十二把镰刀

(又名「一夜紅」)

馬健翎

說明

此劇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一九四〇年）寫出來的。作者馬健翎同志是陝北米脂人。是延安三八年以來一直堅持給老百姓演戲的「民衆劇團」的團長，劇作者和導演。（有名的『血誤仇』的作者）因為他的劇團一直是下鄉的，他自己又是本地人，所以很熟習陝甘寧老百姓的生活和藝術嗜好。在藝術方面上，他老早說過：「今天的世事要弄的好，非動員大眾不可，藝術不能例外，也把前頭子射準老百姓。戲劇是最銳利武器，過來過去，不得不注意，『直稼漢』的發紅」（「十二把镰刀」後記）。

當時還沒有新秧歌運動，民衆劇團所走的方向是利用舊形式。包括秦腔，郿鄠等陝甘寧邊區老百姓所愛好的，地方大戲和小戲，而充實以新的內容。這「十二把镰刀」是郿鄠戲。作者自己說：「十二把镰刀」是個創試的東西，裡邊所用的音響，效果與道具，話像裏不多見，舊劇裡少有，在舞台上表演一個完整的勞動過程，半空半實。（後記）這個創始後來的新秧歌劇不少啓發，比方關於男女調情這種民間形式中的落後部分，這劇中已改從純潔夫妻感情生活來着眼描寫，攝取工

作做得很，但演出時還覺得突出。後來的「兄妹開荒」之用兄妹二角而不用夫妻，即接受了它的編義教訓，當然開先河的作風，缺點是容易被後來所發現的，但兩事起頭難，因實在從首，以見端倪。（張庚）

（西廬裏的曲子戲：陝甘寧流行民間的『腳聲』）

地點：陝甘寧邊區某小村頭

人物：青年鐵匠和他的老婆

（和緩的羅曼聲中，羅徐徐開）

王二：《青年鐵匠，頭包花布頭巾，腰繫長白帶》莊稼漢打扮，健壯，精神愉快，微有笑容，是一個愛開玩笑的喜樂人，手拿鐵錘一把。）

（上）唉唉，（快板）太陽下山紅火紅，不由我王二笑盈盈，邊區的百姓真高興，日子過得一年一年往上升，抗戰三年還有零，是大的困難到來啦。中國人要翻身，只有堅苦奮鬥堅持抗戰一步一步往前行，共產黨有不負，把這世界看得清，開了幾個代表會，號召全國人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莫消停，你看延安真壯舉，努力生產多麼強，開荒地修水利，山上山下大不同。從前是連草一片路難行，如今是老子老子轆轤滿地換黃金，這都是共產黨打冲锋，政府機關學生羣衆參加勞動不放鬆，昨天我們對腳山上來了男女一大羣，大家勞動實在能，裏邊有的是大學生，還有留過西洋的人，手不停，口不停，唱的歌子真好聽，男的唱，粗聲打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女的唱《腳聲》『我們是天下的主人』，你說好聽不好聽，你說好聽不好聽。（白）我叫王二，從前在外邊跟頭像打滾，可嚙可嚙受了幾年罪，銀錢賺的不少，可是沒有我的份，後來改行種莊稼，祖子太大，一年到頭不够吃，一生氣我就參加了革命，現在在邊區分得一塊土地，自己種，自己吃，把老婆子也搬到此地，夫妻二人好不快活，遠

十二把镰刀

3

李哥見齊倫面的政治委員，他說今年災害多的荒地多，而徵收網更密，鐵刀不够用，樹上的鐵匠承應的太多，打不及，要派他夜下工打十二把鐵刀，說不上爲了算到政府一幫小軍隊，努力生產，克服困難，這是應當有的事，不免馬上同法服的老婆子一頓動手使了。（唱附調）

咱漢區可算是生產模范，
算與民間荒地，又修水田，
捨近求遠不覺走到了我家院，
叫出來老婆子細說一番。

（白）老婆子走來！

女：（王二妻，年青，活潑，聰明伶俐，心眼多，因爲剛從外邊到這裏，所以滿肚子自私自利的觀念。打扮的很好，但是這樣來）。（腳快地步子上）（白）你回來了。

王：回來了，快坐下。（二人落坐）

女：今天做了些活。

王：我把乞塔那的穀子給狗日的割完了。

女：喚，今天受苦不少，炕炕上休息休息。（說着站起來給王二身上打壓土）

王：不行，不能休息，今天晚上要下夜工作活。

女：做什麼活呢？（又坐原位）

王：打鐵呢。

女：打什麼呢？

王：打鐵刀呢。

女：給誰打鐵刀呢？

王：齊倫。

女：誰交你打？

王：政治委員。

女：政治委員是大官還是小官？

王：政治委員是個大官，跟團長差不多。

女：是他親自交你打的？

王：他親自交我打的。

女：（笑）哼，我看你欺我是女人家，什麼都不懂，我就不信你嘴的話。

王：看你，就連打仗你說了一大套，不過不懂你外是什麼意思。

女：什麼意思，我就不信人家坐大官的會親自跟你一個壯稼漢說話。

王：（聲音三下）把你給我的聽的聽的，假裝是外人偷聽的。告訴你這說是政治委員，就是外國間兵見了我都是哈哈大笑呢，我兩面通圓話呢。

女：這些話我看你就是在那邊偷聽呢。

王：在你面前說，你聽昨天坐在咱凳上跟我談了半天，你說外是誰。

女：你说外是誰。

王：外，外就是專政治委員。

女：噢！原來政治委員才是補營兵的。

王：補兵的，外人的本事大的很呢。肚子裡文章裝的滿滿的，什麼都懂，什麼事都辦的好，全團的同志都佩服他。這裡的老百姓沒有一個說他壞的。你這人是少見多怪，咱們八路軍不貪財不受利，吃的穿的都不講究，他們跟老百姓相親相愛，打成一片，這就叫軍民合作，大家團結，你曉得個啥呢。

女：照你說來，八路軍是不欺負老百姓的？

王：哎，把你也算一個聰明的呢，外邊的壞軍隊在老百姓身上求利呢，八路軍是給老百姓謀利呢，給你說了半天，你沒有聽明白。

女：並不是我聽不明白，是因為我在外邊呀，把軍隊的勢氣乏的够够的，一提起來我就害怕。

王： 從此以後，你就大放寬心，咱這區沒有外些事，咱這區當官的老百姓，誰也不敢欺負誰，開話少說，馬上收拾糧子打镰刀，今天你要給我幫忙。

女： 順着吧呢，

王： 趕驢子，燒火證。

女： 我幹不了。

王： 幹的了，簡單的很，

女： 我流給過，我不會。

王： 不要緊，無論何事，不幹不會，一幹就會。

女： 不，我們女人家沒有打鐵的。

王： 看你那種頭腦，如今女人跟男人一樣，切入幹的事女人也能幹。

女： 你一人還幹不了麼？

王： 幹的足夠的了，人家生產忙碌，急着用呢。趕今天晚上至少要打十二把镰刀呢。

女： 那他們給你多少錢呢？

王： 沒有說，隨便給多少算多少，反正咱們八路軍是不會騙人的。

女： 我看你真是一副傻瓜。

王： 傻又是啥意思？

女： 哪意思，你為什麼不預先說好，多要幾個錢，他們等着用鎌刀，一定肯花錢的。

王： 嘿？（局促着）我看你年紀雖小，心眼不少，這是為了幫助咱們政府生產，克服困難，改善人民生活，我們應當幹的事情，你能夠不動把錢掛在嘴上，世事有辦法比較好的多。

女： 嗯，（猶豫着）說的好聽，我看還是誰有錢誰就過的好，沒錢的都受罪，政府，幫助政府，傻子才幹那事呢。

王： 我看你這人，開腔外連來，沒有一點『理念』！

女： 你先不要說我，連你都坐不了官，我要外『官念』做嘗，

王：你該受過一點教育。

女：我心裏明明的，誰管他「叫號」『掌聲』！

王：你這人肚子裏一點『文化』都沒有，我不跟你說話啦。

女：（生氣）不說話了拉倒，你也不要打呼我給你聽忙。

王：唉（俏皮的）看你的神氣，我是跟你開完玩笑，把你惹的，看你的神氣。（站起來拉女）不說閒話到，趕緊去快收拾屋子。

女：（扭身）我不會幹。

王：好我的妹妹是，今天晚上要打十二把鐵刀鑼，頭的遲了，明天就不守活。

女：誰管你突了交不守？

王：唉，好快的外孫哩，據我說，今晚上打鐵刀，你不要當是做生意，這是工作，這個政府是咱們老百姓的政府，八路軍是咱老百姓的軍隊，人家愛護咱們，咱們就應該幫助人家，你看我從前在外邊當鐵匠瞧不見錢，那地不得够吃，全憑苦命，才有今日，就拿你來說，不是因為這個政府好，我那有老子把你嫁到這裏來過日子，你還不是在後家作針線，受苦受罪。現在打日本，救中國，大家苦幹，咱老百姓應當好好幫助政府，政府才能有辦法，政府有辦法，才能趕走日本鬼子，咱們的日月光景才能過得舒，你應當明白這個大道理才是。（唱）（五更）我把妹妹妹，你聽我說心間，幫助政府來生產，克服那困難理當然。那日本太殘暴，殺人滅可憐，堅持抗戰大家來幹，趕走了日本鬼子過太平年。

打鐵刀為生產，生產少困難，軍隊人民齊生產，不愁吃來，不愁穿。

〔換句調〕

這道理你就該早明白，幫助政府為自己，叫妹子你把頭來轉，莫要糊塗把眼翻，我這裏上前，去追陳客歡，追姦賣歡，……（收尾，小場戲中王孫女渾身搖擺，女笑。）

女：（以指頭指王頭，娇笑）不要臉！（姑立）來！

王：做啥呢？

女：收拾你那火爐子。

王：火爐子在外邊呢！咱們就在外邊幹。

女：不，把火爐子抬到院子裏，外邊人家看見了，我嫌晦氣呢！

王：你這人就太「封建」了！

女：是的，外邊的風太大了！我受不了。

王：（學女的話扭扭捏捏的）外邊的風太大啊，我受不了。

女：不要臉！（細細）

王：對……我不需要你。你說喊到裏面咱就搬到裏面，米來來到門外收拾你那火爐子。

（最後是言叫做）（齊起唱出來進去敲運用具的調子）

（二人把做工作以前應有的整齊衣服或包頭束腰等動作做好以後，王先出門，女隨後。）

（先抬出風箱，風箱的正面與兩邊是黃的，其他是在架子上，務須能抽動，正面是黃色，中間當火爐背影處，是鮮紅淡黃色，表現紅光，置放與舞台桌平行，放下去的時候，把女的腳給壓住了。）

女：要緊，快！快！

王：（連忙扶起風箱）看你是個做倀的。

女：（作疼痛狀，蹲腰彎脚，隨走出去）

（第二次抬出火爐，爐是木做的，正面貼以碎金，明光耀爛，放下去的時候，把女的左手燙了。）

女：哎喲（擺手，連吹帶揉，作疼痛狀。）

王：看你作倀都要出金子。

女：你還說我呢，看你不燙不葬埋，還說我呢。不要臉。（扭身）

王：（連忙走上前去，笑笑的）又生氣了，又生氣了不要緊，我一揉就好（說著給女揉手，並把女手放在自己臉蛋上揉幾下，吹

三口氣) 仔細仔細。

女：（一笑）不要脸。

王：（學女聲）不要臉！

女：（娇羞的推一下）

王：《退一步，用手彈響》，《二人齊下》（第三次男抱「枕子」上，女抱大錘子，手錘子，舉手兩把，大剪子，鉗子；枕子是木的，染成鮮亮的黃紅色。鉗子是鐵的，其他是木的，表示鐵質的地方都須漆成銀色，光明燦爛。）

王女：（接合唱）——（花腔）咱二人一齊來勞動。

女：（唱）（同前調）請你莫要莫要細叮嚀，妹妹心中自呀自分明。一兒呀，要作工，十二把镰刀要完成，幫助生產好進行。

王女：（花腔）——這才是好人民。

王：（再唱前調）我問你生產為呀為何情？

女：（接唱）克復困難打呀打日本。

王：（接唱）一兒呀好聰明。

女：（接唱）妹妹不是糊塗人。

女王：（接着合唱）打倒日本享太平。

王：（唱前調）開埋開諸葛亮再論，收拾傢伙齊快動工，一兒呀，快動工。

女：（接唱）二人做活丁里咚。

王女：（接着合唱）——咱二人一齊勞動。（收）

王：妹妹。

女：噃。

王：現在我要做活，你要聽我的指揮，人常說「細匠娘，剪刀鏟」，鏟刀鏟打的太呢，真動的幹，不要怕受苦。

女：你放心，我也是受苦受大的。

王：好，你的工作是挑火葷，趕蠅子，鉛鎌刀，幹得了麼？

女：幹得了。

（二人各坐在自己的位上。）

王：幹得了就好，幹得了才是我的好老婆呢，來，我先看風箱利不利（拉了兩下，那後作音響）美的太，這風箱好久不用，越發的成了穿風洞咧，妹妹！

女：噃。

王：準備着（唱）（閃開扭）隔起風箱歡呼歡溜溜，哎呀真的，或瞬閃的，閃的，歡的歡了一個閃，拉來拉去把火相「抽子木」兒不「L'en—L'en」生，貴南箱，丁里咚……說地裏起了風。（重唱一句，落在小調的最後聲中驟雨下，表示要拉出

來鐵打了。)

(白) 嘴……搗火薑子，快，快。

女：(不知怎麼好，跑起用手搗，怕撞)

王：鉗子，鉗子，(等不得，把紅鐵夾出來，放在枕上。)

女：(這時她才拿起鉗子，把火薑夾得高高的看看。)

王：拿大鉗子！拿大鉗子，搗！搗！

女：丟下鉗子，連忙取火鉗，兩搗了一下，夾了一起，把自己的頭打着了。)

嘴焰(把鉗子一扔，兩手抱頭。)

王：(大聲恰恰打着王頭) 嘴焰！一隻腿跳起來，連吹帶打走到女跟前) 不要緊吧(替女擋頭)

女：不要緊(站起來，拿頭子。)

王：算了吧，這一火薑算是先例。你聽我告訴你，再一回你一瞧見我把風箱『霍托』『霍托』『霍托』緊煽幾下，你就用鉗子把薑夾開，見我把薑放到枕上，你拿鉗子搗，小心你的頭，記下沒有？

女：記下了。

王：(轉過身又過來) 還有，回頭咱兩人一人一下打鐵的時候，我要是把手鉗往前邊一指，你就停手，記牢牢的。

女：對！

王：好(叫板)重來(過門)薑火薑。

女：(蓋上火薑)

王：(唱)(同上調)火爐子見風，呼呀呼呀呼，哎呀紅的，哎呀明的，明的紅的，紅的明的，明了一似閃，一殷一殷黑燈上了天，一兒呼，哄哄哄，臭雨箱，丁里咚，好一似鶯子集。(落如前)

女：(連忙用鉗子搗起薑，拿起大鉗搗了一下，這一回因為避開個袋，把鉗子偏右肩，鉗子太重把她帶倒，跌了一個老虎吃天。)

王：（連忙走上去，拿過火燭，將女扶起拍女身上）看你，你……把人活活的急死咧。（指火燭）這是火裏求蓮花，當啥呢，鐵匠的嘴兒，寧捨珊瑚肉，不捨一火燭，你這人簡直是糟蹋東西，命都幹不了。

女：我說我幹不了，你一定叫我幫忙，把人家弄的打滾顛頭，你還要說長道短，好，我幹不了，你幹你的，我不管。

王：看看看，看看看，把你皮薄的臉，燙的連一點「批評」都受不了。

女：你幹的是你的，我不好，你才知道。

王：你好，誰敢說你不好，來來來，閒話少說，再燒一爐火。
（拉女）

女：我不管。

王：喂！好我的妹妹呢，再不要難爲我，咱們是少年夫妻，高興了要一陣，不高興了打一陣，我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你還能見怪嗎，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待我給你賠禮（或）敬禮！哎看，我給你敬禮呢。哎，快看哪！

女：（歎一聲）

男：這一下該好了吧！（拉女）

女：（撇過玉手，扭身）。

王：（在女後，恨不得馬上砍打，覺得打不得，）嘿，我的那妹妹呀（唱）（肩膀）叫妹妹你莫要橫槍擡頭，你聽我言和語細說心間。咱邊區好政府人民皆愛，窮與富男和女享受平權。女人們都應該自尊自愛，學一個男子漢站立人前（五更頭）再莫要變相哭，你聽我細說心間。（一串鑰）從今後莫偷閒，勞動工作要爭先，一而再再而三婦聯會找你把話兒談，人人誇你是好青年，『群衆報』上把你的美名傳。要是等上一個紀念會，到會的人兒有萬千。區長登台笑滿面，開口先把你宣傳，他肯說王二的婆娘實在好，勞動工作佔了先。群衆論言都高興，鼓掌歡

迎笑連天，（五更尾）那時候看你喜歡不喜歡，（落尾聲中用兩手拍女頭與下顎，鼻皮笑臉的）

女：不要臉！（笑了）

王：是是是，我不要臉（用手扶肩）快坐下再燒一爐火。

女：（胸怒的把王推過去拿起鉗子夾起火蓆）

王：（斜着眼笑看女）

女：燒不燒。

王：（高興的笑了笑）來，來，來了（坐下又燃起蠟燭又唱高調）
有妹妹她那裏夾起火蓆，我王二連忙的煽起火來，夫妻們吵
一會還要一陣，難怪我我不憚喜笑歡開。做盡活兒力氣煙熏火
燎，為革命做工作不圖賺錢。連頭好着天下誰不見愛，八路軍
打日本忠勇雙全。好政府好軍隊爲民除害，老百姓來幫忙原是
應該。（落）

女：（夾起火蓆）

（二人很順手的打了一陣最後王將小鍾往前一指，女不曾注意到，空打了一陣。）

女：（驚叫一聲，趕忙脫手。）

王：（慌忙趕立顧閃）

女：（不好意思的）我倒忘了你『轉』一指了。

王：這算不了什麼，下面就好了，你現在已經進步了，受一回苦頭子，得一次「經驗教訓」，不要忙，慢慢的就（向女彈指）會了。（唱高調）人常說天下無難事，只怕自己不用心。只要你不怕苦熱心勞動，做啥事都能够保證成功。今夜晚只覺得十分高興，並起勁燒幾下火紅上昇。叫妹妹你那裏單槍行動，這一回定要特別用心。（落）

（很順手，王指手鍾時，女已大鍾打下，臨時停住，二人都笑了。）

女：（得意的）這一回怎麼樣？

王：這一回勝！妹妹！

女：唉。

王：你算是（彈指）成功了《福氣無邊的越發起勁，高興的鋪頭擺尾》（唱）《十里堆》妹妹這一回一兒身支首，打的好一兒呀支首，王二哥心中樂了花兒開，喜一呀，喫一呀，一物一支花嘆口。

王女：（同接唱）得兒……呀子麼嘆口哈，喜一呀，喫一呀，一物一支花嘆口。

（二人重唱落）（這次打滑完全順利）

王：妹妹！

女：噃，

王：你的本事不小，成功咧成功咧。

女：當然要成功呢，誰還連這一點都幹不了。（腳微的搖動頭頂）

王：噃！我當那《彈指》“人兒或 嘴”（大雜會）妹妹聰明算你真可愛，或咬或吃，或咬或吃，妹妹這嘴真可愛，手巧心又靈，那麼牙伶俐，得兒牙子的，手巧心又靈，那被咬頭頭（戲韻物）妹妹打或手呀手兒軟腰兒閃閃閃，越看越好看，一兒呀，試兒哩，B E N — B E N 打的歡，好像麥海般金輝，……

王二我还不客氣。（落，打好以待）

王：這一把藏刀馬上就要成功，（拿起大剪）來，大藏拿的穩穩的，嘴進！好好的摶。

女：（拿起大剪）

王：（挡住）慢着，這一回要寫的太呢，一下打不好，前功盡棄，枉費辛苦，你可要端端正正碰子。

女：不要緊，你來。

王：對，

女：（打頭一下）

王：照準！

女：（打第二下）

王：拿穩！

女：（第三下，手慌了，打偏了，把豹子打飛了。）

王：看看看，教你留神，留神，哎！把我能急死。（拍手叫好）

女：（用鉗子把燒鐵夾起來）你看，這不要緊？

王：不要緊，不要緊，你撞的個啥呢，你這一下弄的不得完咧麼。

女：不得完，不要緊，給公家做活將就一點有尊謹係咐，我看你誠太得認真咧。

王：哎！（指女）說了半天，你這是「天黑地黑烏突里」給公家做活麼當比給自己做活還要認真呢，我看你這人一想大的太呢，完全是壞心眼。

女：好，人家壞心眼，你好，你坏。（很生氣的拉身坐下）

王：看看看，又「講工」咧！你這人太不明白道理，政府是咱的政府，軍隊是咱的軍隊，你看那些掛官的當兵的，都都不貪財不愛利，不怕死，喜眉笑臉的，辛辛苦苦的，給咱老百姓辦事，咱要是給人家幫個忙還不認真，良心上得不下去不得下去，哎！

好我的你哩，再不要要糊塗咧，好好的幹，重來一回（拉女）

女：我不管！

王：哎！你要是這樣，回頭人家都說王二的老頭不好，不愛勞動，沒有出息，我雖然不好看，你也不大體面，告訴你，爲人活在世上，應當人家看得起才對呢。

女：我不好，你不要管。

王：你當真不管。

女：不管！

王：是實不答。

女：不管！

王：（很不滿，舉手欲打，長嘆一聲，不知怎樣好的走了過去，扭起一個辮子來，請眉屏服的示意一下。）好，你就不要管了，我怕，我怕。（坐下，頭低了幾下，氣鼓把頭擡了，大喊一聲）唉喲！（雙手抱足）

女：（吃驚，連忙過來扶王孫脚）怎麼啦，不要緊吧？

王：（哎呦哎呦的拉開聲音叫）

女：不要叫聲，來說給你慢慢的揉。

王：（忍不住哈哈大笑）

女：唔，說不要聲！

王：這不是我不要聲，是你太得（彈指）倒氣了（唔）（斷西涼）爲公家出力氣，總當認真，好軍隊就如屬自己的人。老百姓跟政府安然無恙，老百姓靠軍隊抵抗日本。好軍隊好政府爲民出力，老百姓可會還親歡迎。陝甘寧成綿匪萬民之幸，不愁吃不愁穿萬事平順。會不是咱夫妻當年苦情，今月裏有辦社廟知何情。莫此疾疫覺悟點心勞動，會保你走到處受人歡迎。

（停）

（先打腰帶，沒有出錯）

女：這一回好不好？

王：好，好的人，把你身子練一下就成功咧。（說着將腰刀插到女的身旁，亦鋪了另度鐵片。）

女：（扣手取襪，連呼聲叫）

王：慌忙跑上，該！唉！看你，忙哈呢，冷了才能鍛呢，（呸過，塞住女子上唾）疼不疼啊？

女：疼的很呢！

王：哎！我看你莽不成功，你還是先去睡去，來我一人幹。

女：不，我能幹呢。

王：你的手燒痛了，不能幹哪！

女：不要緊，今夜晚我一定要幫助你完成十二把鎌刀。

王：你當真有這樣精神。

女：當真有這樣的幹勁，難道你是好人，我豈不是好入了魔？

王：（高興極了）哩聽妹妹《福起神指》你大大的進步了，（唱）《周列》有妹妹講出了幾句好話，看的我王老二心上開花。我這次一跳進忙坐下，挽起袖子趕到電臂風箇。（此後完全唱周列，連唱幾段，二人的戲作一定要走掉，那才輕快。）

王：（接唱）叫妹妹你那裏細耳細瞧，你姍姍把此事細長分明。魯那好，世事好壞全靠勞動，靠勞動才會把世界革新，只要咱勞動入大家革命，好社會一定會快快來臨。到那時世界上人人勞動，享幸福享權利大家公平。（在門中打鐵風箇，示意打眼）（此時女還在她邊，連忙坐下打眼。）

王：（連打帶唱）那時候沒有官也沒有貴男和女老和少快樂安寧。（換鏡後女繼續鍛鍊）

王：（接唱）這就是新社會人人平等，現如今只有那蘇聯實行。

女：（接唱）新社會那樣的人人平等，為什麼咱中國不採實行。（王在表場第二句收尾時要解，在門中打鐵完，剪綻。）

王：（接唱）咱中國現如今受人威迫，打倒了人敵人才會實行（齊舉）

女：（接唱）大敵人是那些漢奸可恨，那一個對咱們來的最狠。（錘另一把）

王：（接唱）大敵人是那些帝國主義，惟有那日本鬼來的最毒。（在門中打鐵畢）

女：（接唱）既然是日本鬼那樣可恨，何一日才能打倒敵人。（過 中打鐵畢）

王：（接唱）只要我全中國團結一心，打日本就能够提早完成（齊舉）

女：（接唱）恨不得一下子打倒敵人，恨不得折社會揭上來臨。（另鍛一把鐵）

王：（接唱）要心懶斬社會馬上來臨，中國人都應當加緊做工。
（過門中打鐵畢）

女：（接唱）今夜晚咱二人工做勞動，你的妻也成了有用之人。
（打鐵剪鐵）

王：（接唱）邊區裡每個人如此勞動，八路軍在前線越發威風。（收拾鐵灰用具）
（此時女鐘最後一把鐘）

女：（接唱）全國人一個個熱心勞動，就能夠很快的打倒敵人（王走到女身旁笑微微的看她）從此後我定要熱心勞動，咱夫妻作一雙勞動英雄，（落）

（拿起一串串明光耀爛的鏟刀，揮霍的搖動鏟刀響叮咚，笑瞇瞇的仰頭看王）（白）你看，十二把鏟刀都完成咧，明天見了政治委員，他一定會誇你是好人的！

王：妹妹！

女：喲！

王：我是好人，你也是（出拇指）好人了（唱）（五更烏）今晚火爐呀……一夜紅。

王女：（接唱）咱夫妻雙雙齊呀齊勤工。

女：（接唱）火兒燭得紅，

女：（接唱）餸子打得緊，

王：（接唱）我把風裡勤，

女：我把鐵鏈榆，

王：燭得火兒轟轟轟，

女：打鐵餸子咚咚咚

王：轟轟轟

女：咚咚咚

王：十二把鏟刀要完成，

王女…（同時）……完成任務好光榮。

王：（唱）《前調之變》一更二更月明上東；

女：夫妻同悵人；

王：（接唱）動手把火生；

女：（邊唱）風煙炮竹快；

王：（接唱）越唱越精神；

王女：（同接唱）直燒得火兒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就地着起了風。

王：（唱）《前調》三更三點月明當空，

女：（接唱）火兒燒得着，

王：（接唱）黑鐵紅又明，

女：（接唱）鑼子打得準，

王：（接唱）錘子夾得緊，

王女：（同接唱）只聽得錘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火花兒滿院子紅。

王：（唱）《前調》四更五點月呀月西行，

女：（接唱）鐵錘打得準，

王：（接唱）鏃刀快成功；

女：（接唱）錘子磨刀刃，

王：（接唱）磨刀磨得銳；

王女：（同接唱）只聽得錘子 Ceng, Ceng, Geng, Geng，錘的鏃刀明又明。

王：（唱）《前調又變》十五的月兒，分外明，那風窗樹得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女：（接唱）那錘子打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王：（接唱）那鏃子鏃得 ceng ceng, ceng ceng, ceng ceng。

王女：（輪唱）（二人拿起腰刀數，一邊數，一邊唱）

王：一把兩把，（女）兩把三把，（王）三把四把，

女：四把五把，（王）五把六把，（女）六把七把，（王）七把八

把，（女）八把九把，（王）九把十把，（女）十把十一把，
 （王）十一十二（女）十二把十三把（王）十一把十把（女）
 十把九把，（王）九把八把（女）八把七把（王）七把六把
 （女）六把五把（王）五把四把（女）四把三把（王）三把兩
 把（女）兩把一把。

王女：（同接唱）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ceng，
 ceng，ceng，ceng，直做到天明，……十二把鎗刀放光明，
 ——（落尾聲中二人將鎗刀帽子擎起搖的叮哩咚哩。男微笑看
 看女，女微笑看看男，在最後的小鑼聲中，男抱女接吻，女推
 男，男退兩三步，挑起鎗刀作嚇得意的大笑。）
 （幕急閉）

【註】

- (1)「吶」是土音，和「那」字同。
- (2)邊區老百姓對於思想意識落後的人，說他沒有「概念」。
- (3)「先火」幾乎的意思。
- (4)「叫驅」雄驅，「革驅」母驅。
- (5)唱詞裏有的是表示勞動聲音，有的是調粗花腔，本身沒有意義。

曲 譜

(1) 岗 調 (平)

[(1.5 0.5 | 2.5 1 | 1.5 0.5 | 2.5 1)]

5·2 5 5·5 4·2 | 1 1 4 | 5·6 5 |

咱邊 区 可算 是 生 产 橋 箩

(1) 6 5 | 4 4 4 2 | 5 5 5 1 | 2 5 2 5) |

— 1 —

5 2 5 | 2 5 6 7 | 5 5 5 | 4 2 1 5 |

軍興 民開荒 地又修水田

(4 4 2 1 | 7 7 7 1 | 5 1 2 1 | 5 1 5) :|

II

5 2 5 | 2 5 7 | 2 2 7 2 | 1 — |

叫出來老婆子細說一番

(2) 五更

(1 5 0 5 | 2 5 1 1) | 5 2 1 7 | 2 5 6 5 |

1 我忙把妹呀妹

2 那日木太兜

4 2 4 2 1 | 5 · (1 5 1 | 2 5 5 1 | 2 5 4 5 | 2) |

喚

5 · 2 1 5 ·

跔

2 5 6 5 | 4 2 5 | 2 5 2 1 7 | 2 5 6 5 |

(1) 唉 呀 你聽我 設計心
 (2) 唉 呀 犯人呀 實驗可

4 2 2 1 | 7 · (1 2 5 | 1 2 5 2 1 7 5 | 1 2 1 5) |

間慘

5 · 6 5 | 4 · 2 | 1 · 6 | 5 | — |
 (1)幫 助 政 府
 (2)堅 持 抗 戰

2 2 1 7 | 1 6 5 4 | 5 | — | 7 · 1 | 5 1 |
 幫 政 府 來 生 難 哎 呀
 堅 持 抗 戰 大 家 來 啟 啟 呀 呀

5 5 2 | 5 | — | 7 | — | 2 | . | 1 |
 克 服 那 困 難 理 當
 趕 走 日本鬼 子 過 太

7 1 | 5 :|| (7 1 2 1 | 5 1 7 5 | 5 2 5 5 |
 然 平 年 (過門完繁接曲)

2 5 | 1 5 |

(3) 勾 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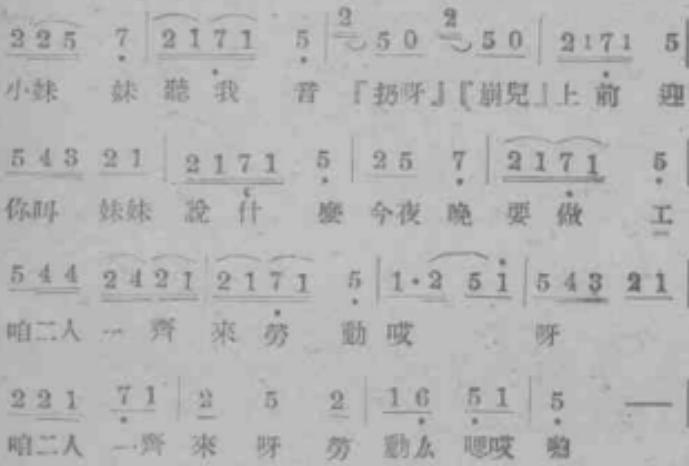
2 6 | 5 | 5 6 | 5 | 5 5 1 | 2 | (1 2) |
 道 道 理 你 就 該 早 呀 明 白

3 5 3 2 | 3 | 3 | 3 | 6 1 | 5 | (1 5) :|
 勸 助 咱 政 府 爲 呀 自 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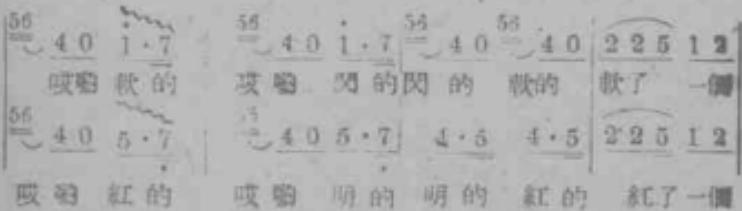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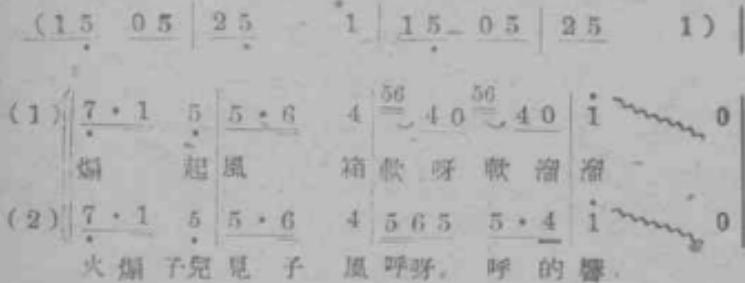
(4) 戲秋千

1 2 | 1 6 | 5 6 5 | 4 2 | 1 6 5 6 4 | 2 ~ 5 | — |
 頭 上 青 絲 金 呀 金 鏽 明

1 5 4 | 2 5 | 7 · 1 | 2 1 | 7 1 | 5 | — |
 身 穿 上 一 件 花 衫 紅



(5) 閃扁担



十二把鎌刀

23

1 7 0 2 5 7 2 5 7 2 1 7 1
 閃 拉 來 拉 去 把 火
 1 7 0 2 5 7 2 5 7 2 1 7 1
 閃 一 股 一 股 黑 煙 上了
 5 0
 偏
 5 0
 天

2 2 5 7 | 2 1 7 1 5 | 2 5 7 | 2 1 7 1 5 |
 (1)拘 子 木 不 楠 楠 奥 南 箱 丁 里 路
 (2)一 兒 呀 哟 楠 楠 奥 南 箱 丁 里 路
 5 4 0 1 | 5 4 2 1 | 2 5 7 1 2 | 2 5 |
 哟 呀 哈 一 兒 哟 哈 就 地 里 起 丁
 哟 呀 哈 一 兒 哟 哈 好 一 似 翼 了
 7 1 6 | 5 — |
 風 嘟 呀 呀

(6) 一串鈴 (五更頭)

2 2 7 | 1 5 1 | 5 2 1 | 5 — |
 再 莫 要 變 眉 眼

1 2 5 6 5 | 4 2 5 | 2 5 2 1 7 | 2 5 6 5 |
 哟 啊 你 忆 我 細說 心

4 2 2 1 | 7 — |
 間
 2 5 2 1 7 | 2 1 7 1 5 | 5 6 4 2 4 2 1 | 4 6 5 |
 從今後莫偷閒勞動工作要爭先
 2 5 1 2 1 | 2 1 7 1 5 | 5 4 4 2 4 2 1 | 2 4 6 5 |
 一而再再而三娘誰會找你把話談
 1 1 6 5 6 5 4 | 2 5 1 2 5 | 5 5 5 4 2 4 2 1 | 2 1 7 1 5 |
 入人海你是好青年群衆報上把你美名兒傳
 2 5 5 2 5 2 1 | 2 2 7 1 | 5 4 4 2 5 7 | 2 1 7 1 5 |
 若是等上一個紀念會到會的人兒有萬千
 1 1 6 5 6 4 | 5 2 1 | 2 5 2 4 2 1 | 2 4 6 5 |
 誰長他登台笑滿面開口先把你宣傳
 5 2 5 7 | 1 6 6 5 6 4 | 2 5 1 2 1 | 5 6 4 0 5 6 4 9 |
 他言說王二的婆娘實在好勞動工作
 2 5 6 5 | 5 2 5 4 5 | 5 1 2 1 | 1 5 4 2 5 2 1 |
 佔了先群衆聽言都高興鼓掌歡迎
 2 5 7 1 5 |
 笑連天

(五更天)

7 1 5 1 | 2 5 — 5 — | 7 0 |
 嘟那時時候
 2 2 1 2 | 5 — | 2 1 | 2 1 7 1 |
 看你就喜歡不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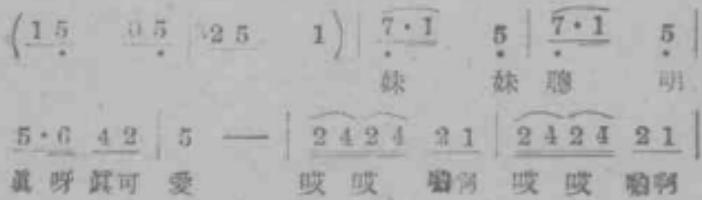
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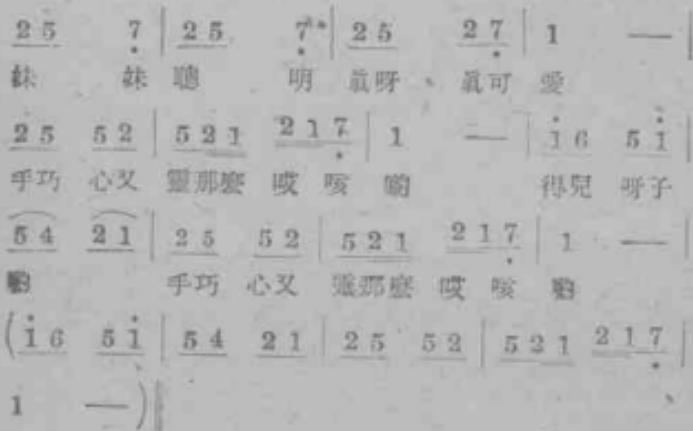
數

(7) 十里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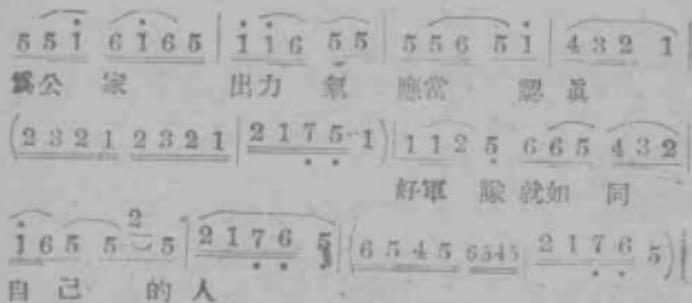


(8) 大雜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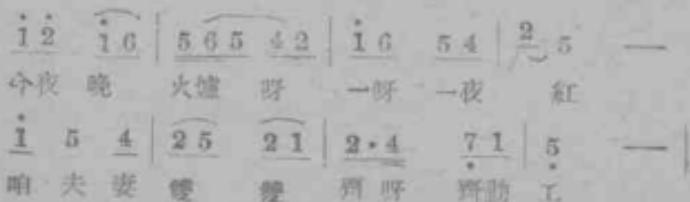


(9) 斷 西 潤



(10) 五 更 鳴

(A)



十二把鎌刀

27

16 5 4 | 2 5 0 | 5 4 2 5 7 1 5 0 |
 火兒 煽得 紅 鏟子 打 棘 聚
 16 5 4 | 5 0 | 2 2 1 7 1 5 0 |
 我把 鐵箱 勸 妹把 鐵錘 輪
 16 5 4 | 5 2 5 7 | 5 4 2 1 | 2 1 7 1 5 |
 傷得 火兒 煙 蒜 打得 鏟子 咯 咯
 5 2 5 7 | 2 1 7 1 5 | 5 5 4 2 4 2 1 | 2 1 7 1 5 |
 蔬 蔬 蔬 咯 咯 咯 十二把 鎌 刀 要 完 成
 5 4 0 1 | 5 4 2 1 | 2 2 1 7 1 | 2 5 2 |
 唉呀 喇 一兒、呀哈 完成 任務 好 呀 光
 16 5 1 | 5 — |
 荣啊 啟哎 啟

(三)

12 16 | 5 6 5 4 2 | 16 5 4 | 2 5 — |
 一 更 二更 月呀 月上 東
 16 5 4 | 2 5 0 | 2 2 1 7 1 5 0 |
 夫妻、兩個人 勸手 把火 生
 16 5 4 | *1 0 | 2 4 2 1 7 1 5 0 |
 風匣 煽得 快 越煽 越精 神
 5 4 4 | 2 4 2 1 | 4 4 4 4 | 2 4 2 1 |
 直 煙 得 火 兒 蔬 蔬 蔬 蔬 蔬
 4 4 | 2 4 2 1 | 2 7 1 | 2 4 2 |
 蔬 蔬 蔬 蔬 蔬 蔬 就 地 做 起 了

1 6 5 1 | 5 — |
風么 嘿哎 嘟

|(C)

5 1 2 | 3 2 3 | (5 1 2 | 3 2 3)|
十 五的 月 兒

5 — | 5 3 2 | 1 6 5 6 | 1 — |
分 外 明

5 1 2 | 3 2 3 | 4 4 4 4 | 2 4 2 1 |
那 風匣 煙 得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4 4 4 4 | 2 4 2 1 : |
轔 轔 轔 轔 轔 轔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一把 用巴 兩 把 三 把 三 把 四 把 把 五 把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五 把 六 把 六 把 七 把 八 把 九 把 九 把 十 把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十 把 十一 十一 十二 三 把 四 把 五 把 一 把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2 4 2 1 |
轔 轔 轔 轔 咚 咚 咚 咚 咚 咚 咚 咚

2 4 2 1 | 2 4 2 1 |
ceng cen, ceng ceng

5 7 1 | 2 5 2 | 1 6 5 1 | 5 — |
直 做 到 大 天 明 么 嘴 哟 嘟

5 4 0 1 | 5 4 2 1 | 2 2 1 7 1 | 2 5 2 |
或牙 啊 一兒 呀哈 十二把 鎌刀 放 鏖光
1 6 5 1 | 5 —— ||
明久 懶威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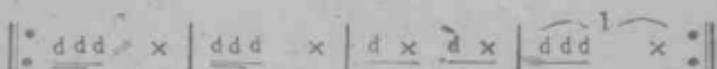
兄妹開荒

王大化·李波·路由作
路由詞·安波曲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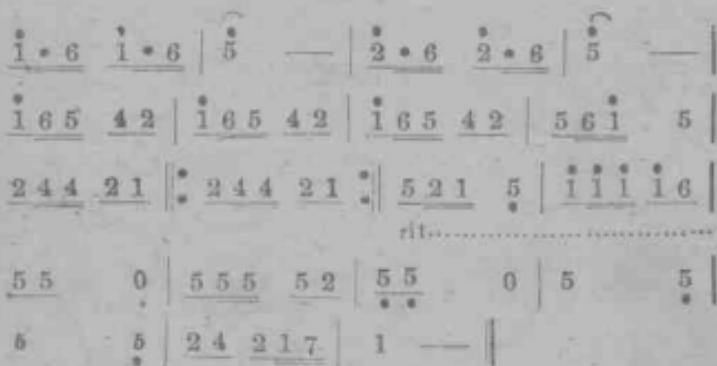
此劇產生於一九四三年三月新秧歌運動初起時。為魯蘇幾個同志的集體創作。當時創作者尚不熟悉民間舊秧歌中原有不少色情短調，而是根據大家過去看過的一些民間小戲的樣子來寫作的。在演出上則採用了秧歌舞步和秧歌小場子，劇中所攝入的開荒勞動動作基於「十二把腰刀」的影響，當時認為勞動動作容易舞蹈化。這樣創作了第一個新的秧歌劇。在內容上，反映一九四三年陝甘寧邊區蓬勃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中農民的勞動生活。在形式上，把「小場子」的歌舞成份加以發展，把勞動（開荒）的動作加以提高，節奏化，成爲舞蹈。歌曲是在民歌的基礎上發展創作。它擯棄了舊秧歌中不健康的「賤情」（色情）的成份，變成新的健康的農民的快樂，勞動的愉快的情趣。此劇開始在延安演出，效果甚好，以後流行在陝甘寧邊區及各解放區。不僅為學校機關部隊採用演出，老百姓的秧歌隊亦採用演出。至今各地仍經常演出此劇。（張庚）

開場囀鼓舞奏（愉快、熱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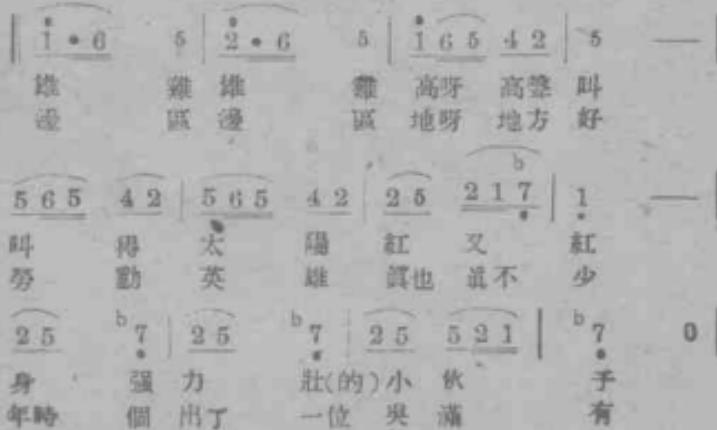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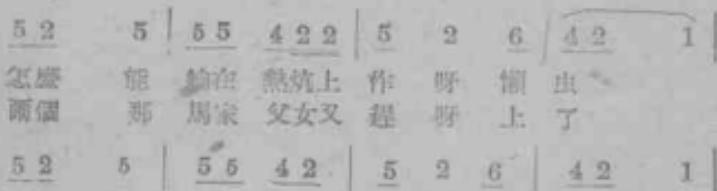
（音樂：日出，鶴鳴，狗叫，青年農民扛了一把鋤的鋤頭，踏着節拍上場。）

2/4 (愉快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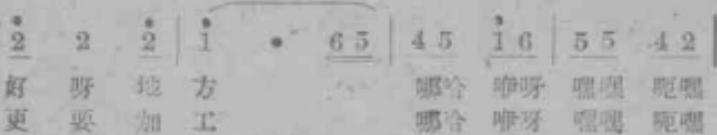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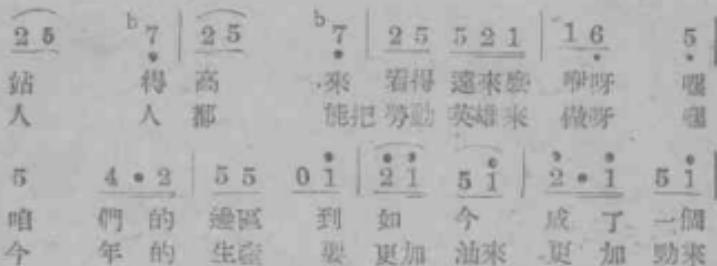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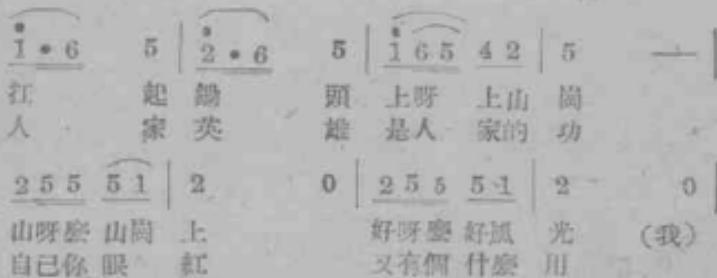


青年農民唱（第一遍扛起鋤頭走着唱，第二遍開荒時唱）。





(過門)



哪哈呀 呀 嘴哩 哪哈呀 嘴哩

(他愉快地吐了一口氣，擦額頭上的汗，數「純子嘴」。)

「我小子，本姓王，家住在一縣南面第二鄉。兄妹二人都長大了。」

父親母親也健壯。自從三三年革命後，咱們的生活是一年更比一年強。種地種了三十垧，還有個耕牛吃得飽，吃的穿的都不用愁，一家四口喜洋洋來豪喜洋洋。

今年政府號召生產，加緊開荒莫遲緩，大家學習與滿有，還有那馬家父女二模範，人人趕上勞動英雄，個個都跟加油幹來壓加油幹。

這件事情本來大，這些道理我都知道呀！只有我這個妹子太麻達，一天到晚囁嚅囁嚅說不完的話，碰上我這個牛脾氣，偏要和他討論討論就吵一架。喎！說着人，人就到，待我和他開個玩笑，開個玩笑。

（放下鍋頭假在地里瞌睡，且打鼾）（妹妹假擔上，面帶而愉快地）

（妹唱：樂譜同前，先奏前八節作過門。）

太陽太陽當呀當頭照，送飯送飯走呀走一遭，哥哥悔地多辛苦，算讓他餓着肚子來呀勤勞。（過門）挑起擔兒上呀上山崗，一頭是來趁早，一頭是熱來渴，哥哥本是個莊稼漢來麼唧呀嘿，送給他吃了要更加壯來更加勤來多開采哪哈哪呀死哪哪嘿哪哈呀嘿好哪哈哪呀嘿！

（忽然發現哥哥睡在地里，她驚異地走上去）

妹：哥哥，你怎呢？

兄：（鼾齁着，夢囈的哼哼着）

妹：（放下飯擔，有點生氣的樣子）哥哥，起來，大白天叫你來開荒嘛，那個叫你水美地睡了？（搖他）哥哥起來吧！

兄：（齁齁更響，翻了個身）

妹：哥哥，起來！真是，叫也叫不醒哪（回頭看看飯擔兒笑了笑，故意伏在他耳邊，大聲喊）哥哥，吃飯啦，吃飯啦！

兄：（急爬起）哪，飯在哪邊呢？飯在哪邊呢？（拿湯匙就吃，並不理她）

(音樂起)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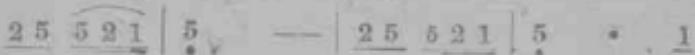
(過門)



哥哥你聽我言哪 你呀你好頤



大白 天你來睡 覺誤事 真不淺 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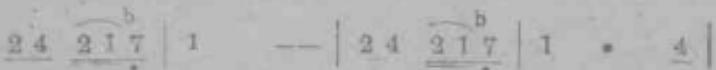
誤事真不淺 (過門) (兒急唱口采湯唱)



妹妹你慢發言哪 聽我有意是哪



夜黑裡開了會 我睡覺睡得晚 我



睡覺睡得晚 (過門)



(這兩段曲詞，妹唱前段，兒唱後段，來回反覆)

妹：夜裡開的會呀；我也去參加，劉匪要請的話，(你)難道忘了嗎？

？(你)難道忘了嗎？(括弧中的字都是附帶的，不要把它放在重拍，下同此。)

兒：區長講什麼呀？問題太複雜，一點兩點第三點(我)一滿解不下，

下，（我）一滿鄉不下。

妹：區長講的話呀，句句有道理：「大家學習勞動英雄，馬家兩父女。」女叫馬杏兒呀，父名馬丕恩，莊戶人家的好模範，到底有名聲，（呀）到底有名聲。本是那東腳人，移居來延安府，延安農場把地種，勤勞不怕苦，（呀）勤勞不怕苦。她叫馬錦華呀，又快又認真，劉家一垧地打六斗，他們打八斗零，（呀）他們打八斗零。

（此段略去曲尾鄉門，兄接唱）

兄：（一直在吃飯，早知道她有這麼囉嗦，讓她唱完以上四段，作不耐煩的樣子唱）

人家唱的好呀，人家的手藝巧，咱們何必費大事，你吃就算了，（我）你吃就算了。

妹：今年是生產年呀，開荒要加緊，女子要學馬杏兒，男學馬丕恩，（哪）男學馬丕恩。

兄：（飯已吃好，故意裝得懶洋洋的拖起鋪頭去開荒）加緊不加緊呀，用不着咱操心，你去學你的馬杏兒，咱可不能行，（呀）咱可不能行。

妹：為什麼不能行呀，你沒有下決心，看你拘拘懶洋洋，一點勁使勁，（你）一點沒使勁。

（牽過兄的鋪頭，自己幹起來）

兄：你有勁你去幹哪，（我）休息在一邊，掏出旱煙來吸一袋，快活似神仙（我）快活似神仙。

妹：（受到極大的侮辱，幾乎哭出來，難堪地扔下了鋪頭，唱）哥哥你沒來山呀，說話（你）不害羞，我去報告劉區長，開會把你開，開會把你開。

兄：（看到開頭已發展到這步田地，玩笑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緊急地，也可以說是恐慌地摑住妹，唱）

妹妹你別走呀，聽我說分明，剛才的話兒（是）開玩笑。（你）

千萬別當真（你）千萬別當真。

夜深用的會呀，我都仔細聽，區長講的每句話（我）全都記在心！（我）全都記在心。

半夜仔細聽量帶（我）決心多開荒，勞動英雄人人敬，拿他們作榜樣。（呀）拿他們作榜樣。

她從今天起呀，（拾起頭）開並我更努力，你不信（來看）這片地，全是我開的呢，全是我開的。

（妹妹看着兄的手指看去，微笑）

兄：（白）噃，笑呢，哈哈哈哈，看你剛才氣得那個樣子（學她剛才生氣的樣子）。

妹：（白）誰叫你嘴才騙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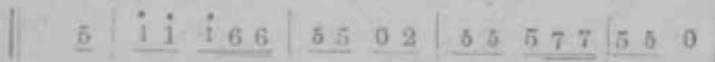
兄：（鄭重其事地）我說妹子，兩個我們要非常努力的加緊極了的來生產運動，向勞動英雄們看齊，你看怎麼樣？

妹：好得很，我就要和你比賽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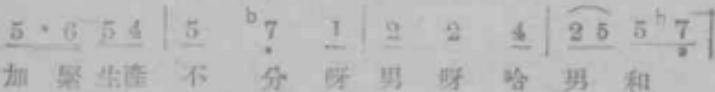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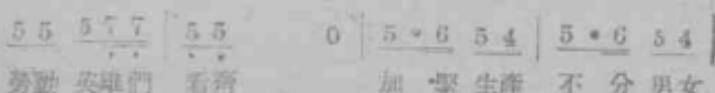
兄：（高興極了）比賽就比賽！

（兄弟去開荒妹拾起挑飯的棍子打土，鼓譟鼓奏，他們愉快熱烈地勞動起來，約廿餘秒，鼓罷停，音樂起）

2 4



（過門）



5 — | 5 6 6 5 6 | 5 2 5 | 2 5 5 2 5 |
 女 (兒) 哥哥我 前面 聞荒 地(妹) 妹妹來打土
 1 5 1 | 5 6 6 5 6 | 5 2 5 | 2 5 5 2 5 |
 多賣 力 (兒) 趕上那 英雄 吳滿 有(妹) 趕上那 馬家
 1 5 1 | 1 2 3 6 5 | 1 2 3 6 5 | 1 2 5 |
 雨父 女(合) 人人 呀哈 能作 呀哈 勞勤 英
 b 7 0 | 1 1 b 7 5 | — | 5 5 5 1 3 |
 雄 努力 努力 靠咱們 自
 2 • 4 | 2 2 2 6 5 | 1 • 6 | 2 4 6 5 |
 已 呀 蠽咱們 自 已 呀 嘴哩 呀哩
 5 3 2 1 | 6 5 6 1 6 | 5 | — :||
 嘴兒 呀哈 嘴合 嘴呀 嘴

11

6 5 6 1 6 | 5 | — :||
 嘴合 嘴呀 嘴

(日落，牛叫聲細的，音樂不斷)

(遠處人聲，呵——二疤道，回來吃飯格咧！)

妹：哥哥，你聽媽自己叫咱們吃飯啦！

兄：不，妹子，我說我們今天一定要把這一小塊地完成了再走。

(兄妹仍繼續勞動，更加賣勁，音樂強起)

(全場齊唱：樂譜同前)

嘴大家努力來加油 嘴大家努力來加油 加緊生產不落後呀
 加緊生產誰也呀 不呀不呀不落後 咱們生着有兩隻手 勞
 動起來的確樣有 男女老少一齊幹 咱們的生活要改善 邊區

的人民吃的好來穿也穿得暖 豐衣足食 趕走了日本鬼子同過那
太平年呀哪哩呀哈哩兒呀哈哪哈哩呀哪哈哩呀嘿！

（故鄉急響，場終）

註：若在舞台上出演，最後齊唱部分只起兩三句，便緩慢看幕，如在廣場上演出，那末劇情也得根據具體情況而增加更動。魯藝宣傳隊演出時，是這樣終場的：

兄：……一定要把這一小塊地完成了再走。

妹：不，今天後晌咱村要開生產動員大會，還有民衆歌舞來給咱們演戲咧。

兄：哦，對着咧，開大會還要演戲咧（十分高興地放下腳，掀起脫在地下連外衣，圓掉鞋裏的土。）

（妹掀起帳簾，兄扛着鋤頭，並肩走着唱最後的齊唱，直到大場唱完才下場。）

動員起來

畫圖文藝工作團 集體創作

說 明

「動員起來」是西北公事同學所組織的畫圖文藝工作團在一九四四年春節所演出的秧歌節目之一。曾得過陝西一九四四年春節文藝獎金特等獎。深得老百姓歡迎。內容反映邊區農民從個體經濟分散經營的方式至組織起來的計劃生產進程中的思想鬥爭。形式上是採用陝北民間流行的快板，又叫「絃子齊」，是一種有節奏的韻體，特點是要求語言的風趣和洗練，是一種敘事詩和劇詩的體裁。有人看了這個戲以後，說這是群衆的朗誦詩。的確，在秧歌運動的一九四三、四四年這個階段中，知識份子剛一接觸老百姓，發現其語言的豐富，愛好特深。這個劇的成功的一部份，也是在它語言運用上的成功。茲選錄於此，以示秧歌劇的一格。（張庚）

人物：

張 桂 二十六、七歲。今年轉變後的二流子。

藝 媽 二十三、四歲。張桂婆娘，和張桂同時轉變的。

翠妹子 十七、八歲。張桂妹。

村長 五十多歲。行政村村長。

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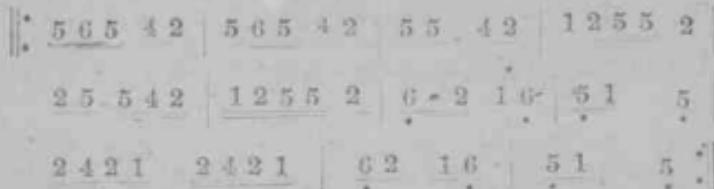
延安南區二鄉某村。

時間：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閉幕時。

一個清朗的早晨，張拴的家裏。

(鋼鼓打着輕鬆的拍子，抒情的弦樂於「劉蕡采」調作爲過門。
鶴鳴。)



婆：(在音樂中上場。精神飽滿，情緒明朗，愉快，出場時取下頭巾，打打身上的灰塵，裝着頭髮和黑腰帶，出審作敬鶴出場的動作，口裏喚鶴，鶴鳴) 喀咯……咯咯……(轉身將頭帶散)
嘶——哎呀呀……(向前看一看，起唱)



16	51	5	—	
對	哩哎	喲		
(過門)	54	01	54	21
2	52	16	51	5
16	54	57	0	56
今	年	我家		大呀
4	4	24	21	大舖
做	府	糾正	咱	變
44	21	71	5	5
鷄叫	曉捨	就上	山	刨樹
鑄草	打榮	不稍	間	刨地
				加油
				幹
16	16	51	4	44
窖裏	事情	我照	管	刨管
				筐又
				把糞
				來捨
11	21	b7	5	71
農忙	時節	邊上	山	16
				16
				51
54	21	71	5	4
一天的工錢	幾百	元		
勞動	不缺	吃和		
(11 21)	71	5		
(過門)	54	01	54	21
54	01	54	21	225 7 1
哩哎	曉	嗰呀	嗰呀	這都是政府的
哩哎	喫	嗰呀	嗰呀	明年要加勁
				大多
				胡呀
				恩生

1 6 5 1 | 5 — : ||

翠 嘿唉 嘴(落)

翠 嘿唉 嘴。

(看一看四周) (白) 唉，看大順家的灶上冒烟哩，咱家也該快些做飯了。(一面進去一面叫妹子) 翠妹子，翠妹子。

翠：(手拿線拐子，跑上) 哟！得是(是不是) 紡綫繩長來啦？

翠：(半開玩笑的) 看你紡綫忙得外(那個) 樣子，小綱長沒來，是我叫你哩。(笑)

翠：(只顧說自己的) 人家就是忙哩嘛，你看，我早上就動了二鍋半綫，哼，今年我要做個紡綫狀元呢。

翠：(逗趣) 我看你給狀元做個媳婦吧！

翠：(不好意思裝着有點生氣樣，口裏咕嚕着，揚起手來，要打嫂子的模樣)

翠：(熱和親切的) 好妹子哩，咱說正經的，人家的飯快對檔，咱們的飯還沒做，你哥拾漢快回來啦。

翠：好，好，我去做飯去(轉身欲走)

翠：你說做什麼飯？

翠：這不是和飯。

翠：夜半飯吃過了嘛。

翠：咱包餃子吃吧。

翠：羊肉餃餡還沒剁好，後晌(下午) 再吃。

翠：(想) 擂油，哥哥不受吃，就讓給你吃好啦。

翠：對，我吃羊肉餃子給哥哥，妹子你快去做上，我去泡豆子做豆腐，你哥不是說咱們外個狀元獎滿有到府裏開個勞動英雄大會，快回來啦！咱們迎開大會歡迎，還要請他到咱家吃飯哩！

翠：哥哥還給我送呢，人家勞動英雄到府開裏會，熱鬧的太，明年我加油，也要……

婆： 對，對，還是先做飯去。

翠：（走了幾步）明年我也要到府裏開會去，（說完轉身又走兩步）

翠：（妹子走上前，婆娘輕聲說）你哥愛吃酸的，你在湯裏多放些醋，喫！（囁嚅語氣）

翠：（打趣嫂子）哼，我知道，是你要吃酸的。（說完扭身急下）

翠：（有些害羞，推開妹子）我把你這調皮鬼。（看妹下，起唱）

（過門） | i i 6 5 | 4 4 4 4 | 5 5 5 1 |

2 5 2 | 5 2 5 | 2 5 b 7 | 1 7 1 |

(一) 我妹 子 年紀 小 真 是 靈

(二) 聽說 是 新狀 元 快 要 回

5 — | (i i 6 5 | 4 4 4 4 | 5 5 5 1 |

醒 鄉 (過門)

2 5 2 | 5 2 5 0 | 2 5 7 0 | 5 5 5 |

紡線 手藝 巧 惹人

我這裏 做豆 窮 單備

4 2 1 | (4 4 2 1 | 7 7 7 7 | 5 1 2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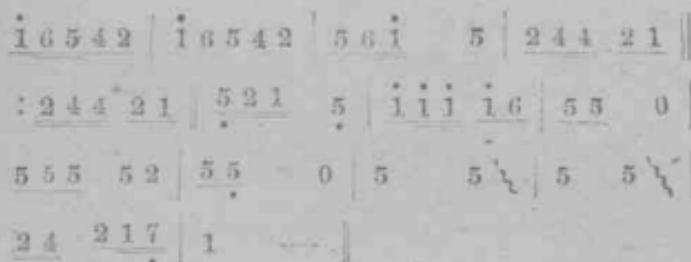
喜 歡 接 (過門)

5 1 5 |

(一面唱，一面向外走) (白) 啊！看來個牛脾氣回來啦，我先幫妹妹做飯去(回身進鄉跑下，音樂起過門。張拴在過門中踏着音樂節拍上，搶了一付羹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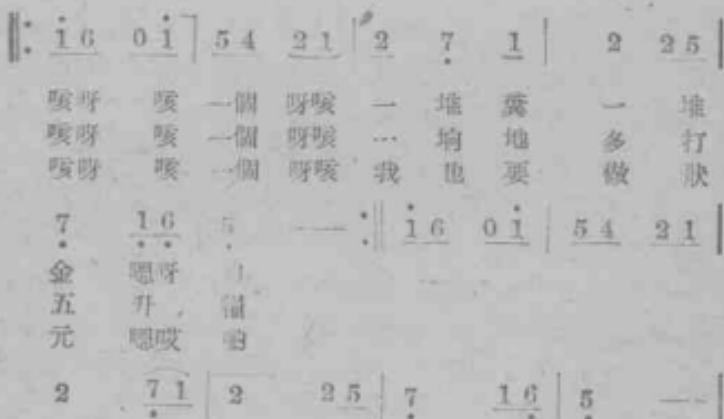
張拴：(唱閃扇擔)

i . 6 1 . 6 | 5 \ — | 2 6 2 6 | 5 \ — |



張拴：（唱閃扁擔）

2 2 1 | 1 7 | 1 6 5 4 | 5 | — |
 扁 擔 挑 菜 筒 鋸 呀 歌 呀 歌 得 滴 早 好
 張 梆 我 拾 舞 舞 起 呀 起 得 起 得 收 成 收 成
 今 年 的 莊 穀 收 呀 收 呀 收 呀 收 呀 收 呀 收 呀
 || 5 4 2 1 | 5 4 2 1 | 2 5 1 2 | 5 | 4 |
 哟 呀 歌 的 哟 呀 閃 的 閃 的 敖 了 一 個 閃
 閃 的 歌 的 閃 的 閃 的 敖 了 一 個 閃
 || 前 滿 後 滿 山 左 山 右 | 拾 了 一 個 美 |
 牛 菓 馬 菓 腰 菓 腰 菓 拾 了 一 個 美
 || 穀 子 穀 子 麻 子 豆 子 | 堆 满 了 團 |
 穀 子 穀 子 麻 子 豆 子 堆 满 了 團
 蔬 菜 玉 米 南 瓜 洋 豆 |
 上 面 又 拿 麻 麻 糯 粽 兒 了 榮 金 錢 光
 要 吃 香 的 麻 麻 糯 粽 不 呀 儿 了 榮 金 錢 光
 二 流 子 我 轉 翻 糯 粽 兒 了 榮 金 錢 光
 || 5 4 2 1 | b 7 1 5 | 5 4 2 1 | b 7 1 5 |
 莊 穀 漢 上 菜 没 菜 莊 穀 地 上 有 長 不 袋 成 我 大
 多 拾 菓 多 開 菜 一 坝 菜 地 上 有 長 不 袋 成 我 大
 好 政 府 料 正 我 吳 满 年 帮 助 關 紅
 今 年 的 莊 穀 不 算 多 明 年



(落) (過門每段的中間採用)

(白) 哟，到哩，怎地不見人呢？哦，人在那裏啊？

婆： (急上) 落了吧？快放下，快放下 (張拴放夾籠 婆娘接過來送下)

張： (掏旱烟抽煙，進密四面一看，白) 哟，這密室你乾乾淨淨，我婆娘真夠變好呢？

(正說在這裏婆娘上)

婆： (進密) 你在說啥嘛？

張： (半俏皮地說) 我說啥，說你有哩嘛，這刻真是轉變好了，要是先前我看你還沒起……

婆： (擔白) 哟，不要說我，你先前豈不是蹲在炕上晒那太陽晒屁股……

張： (趕忙開心她) 白) 算啦，算啦，你今天做啥給我吃哩？

婆： (故意氣他) 還不是黃米攢飯。

張： (嘗以爲疑。投意見式的) 哟，咱們今年豐衣足食了，怎不吃點新鮮的？

婆： (白) 看你，只顧吃好的，人家鄉長說：『一年莊稼兩年糧』，咱今年才打下幾層糧子，你光想吃，就不顧明年咧。

張：（充滿信心的說）明年，嘿，明年咱們的生產還要大大的發展，咱們做到種一年吃兩年哩，嘿，咱還要做個勞動狀元！

樊：（故意給他洩氣）唉，好你啊，今年要不是咱鄉上，區上的轉正，你還有過列的光景，還不是怕連飯都吃不上。

張：（趕快解釋，快板）唉，唉，娃他媽，聽我說，政府的恩典我還會忘記麼？想往年咱們勤吃又勤做，抽洋煙，把這典，『得溜打海』（吊兒浪當之意）不做活，一天吃的沒着落，上頓下頓都燒空鍋，東家借不下，西家討不着，人人那笑話我二流子，餓着肚子我『咕咕咚咚』（湊湊合合之意）過日月。今年春上開大會，開大會……（開大會是亂爭他，不好意思說下去。）

樊：（刺他，俏皮地說）開大會做甚呢？

張：（快板）（哎哎唔唔）唉，唉，開大會，開大會（忽然想起）獎勵勤勞英雄嘛！獎勵勤勞英雄嘛（非常不自然的笑了笑，像過過癮似的。）

樊：（打趣他）（快板）叫你幹，你弄啥哩，開會那天你灰溜溜的跑回家，你愁着眉，苦着個臉，還不說話，衆人要把那二流子稱呼給你掛，這樣大的事情你爲啥不跟嘛？不說嘛？

張：（很客，不耐聽，提出今年的成績來把話頭岔開。）（快板）娃他媽，你別提啦，這些事！你還提它幹什麼，說它幹什麼？鄉長和我說的話，生產道理我都記下，公家幫我也辦法，借工具，借糧食，發種子又訂計劃，獎勵有幫助咱，借給我耕牛耩莊稼，熟地種了十八垧，另外還開三垧地。耩地打了十二石，還有那四十垧洋芋沒算；今年我也把公糧交，早早送去了一斗半；連續的生活大改善，一家人吃得飽來穿得暖，吃得飽來穿得暖！

樊：（高興，快板）喫哩，對着哩，吃得飽來穿得暖，都是咱們勤勞辛苦搞生產；你也幹，我也幹，拔草往裏頭連鋪草沒有閒；今年的莊稼是咱們招人辦，到明年到明年……（不好意思說出。）

婆：（奇怪）（自）到明年怎樣哩？

婆：（自）到明年……（欲言又止）

張：（惊異婆娘落後）（快板）莫不是，到明年怕受苦，不想幹？

婆：（覺悟）張拴不體貼她）（快板）張拴你說話不整齊，今年我打罷秋場，就想吃飯，明年我怎樣能上山，我怎樣能上山？

張：（會意的笑了，親切的說）唉，你怎不早說嘛，你真……（話在表情中傳出體貼婆娘之意，婆娘害羞的扭頭，張拴轉開話題）（快板）唉，媽，娃他媽，你有話就該說前面，過刻我又把你事談；我張拴忘不了政府的大恩典，鄉長叔叔央過心願，兩後母不把那事兒幹，決心回來改變，明年的生產還要大發展，大發光。大狀元，進城去開會，親親熱熱的對我曾：「張拴呀，加油幹，生產計劃要周全，明年爭取做狀元，做狀元。」這些天我心盤算，明年要加緊將生產，我計劃……

婆：（急想知道計劃，問）（快板）明年你計劃怎樣辦？

張：（快）明年嘛，你聽我講：我要開地塔嵒的十垧荒，抽回後山熟地有三垧，種上它；（快）兩垧棉花；三垧玉米；四垧洋芋；一垧高粱；兩垧黑豆；八垧板子；九垧麥子，另外還有三垧地，我翻上；（快）黃豆、綠豆、黃豆、紅豆、豌豆、小豆、哩，一滿三十四垧地，南瓜種在庄稼上，醫院栽上五棵樹，娃他媽，這個計劃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

婆：（興奮）（快板）娃他媽，你計劃強，明年的糧食還沒處放，牆上幾對搭糞圈，旁靠（兒）打個新牆把它裝。過刻我有個好計劃，也要和你來商量，來商量；明年我買兩頭猪設塲，發展鵝娃子十八隻，鵝娃子一天一天長大咧，餵大咧，又把蛋下咧，蛋又抱成劑桂咧；鵝娃又長大咧，長大又下鵝蛋咧，蛋又抱鵝娃咧，鵝娃……

張：（鼓勵她）（快板）對，對，你慢着，我還有個計劃沒說出。明年你，參加合作社的紡織組，學習紗；學織布。

婆：（考慮商量的口氣）《快板》娃他大，你聽我言，姍姐一件事不比前，明年生產一農民，密裏事情就更繁。挑水、澆地，柴米油鹽，餵豬養鷄，密裏密外，甚事都要人照管，那有工夫還得閒？

張：（快板）紡線也是好生產，糠錢樣樣把新衣穿，密裏事，有妹妹幫忙來照管，紡線時間在早晚，後晌你還在做針線，還有啥事你不得閒嘛？

姍：（還不願意）《快板》密裏事，我一人管，妹子織布够一家穿，妹子織布够一家穿。

張：（急切解說）《快板》你這心眼要放寬，政府為的咱生活更改善，要咱老百姓人人都有新衣穿，姍姐號召紡棉線，咱們響應理當然，大順嫂子紡線加油幹，政府獎勵她做模範；你也要做模範。

婆：《快板》敢是政府要咱幹，你可不要把我勸。

張：《快板》政府說的要咱幹，我張拴怎能敢把你勸，狀元進城時，他也對我言，讓我好好把你勸。

婆：《快板》姍姐我也有轉變，解下道理就加油幹，怎樣還要把我勸，那加還要把我勸。

張：（高興）《快板》對！張拴婆娘迎着明，又照家又紡紗，咱們一起加油幹，政府一定獎勵咱，獎勵咱！（落）（這會，張拴婆娘想到她家勞動力少，正在想怎麼辦，張拴發現她婆娘在想什麼，問）（白）哪，你念的，不管他哩？

婆：（白）我說張拴，我這愁哩。

張：（奇怪）（白）好好光景你這愁個啥嘛？

婆：（快板）娃他大，你計劃高，看咱家，牛沒牛，人手少，我愁的明年的莊稼務不了，務不了。

張：（快板）這個事情你別愁，我心裏計劃早就有，明年和大順合夥買頭大犍牛，還要參加變工隊，怎樣還愁沒人手，沒人手？

婆：（不同意參加變工隊）（快板）娃他大，你說什麼？變工隊，變工隊，我看還是不參加。

張：（快板）為什麼，不參加？

婆：（快板）變工隊有啥好處嘛，還不是小伙子一齊胡打岔。

張：（熱心的解釋）（快板）唉，變工隊，人多紅火（熱鬧）好做活，大家『相和』（互相督促競爭）比笑着譏刺的多，開荒鋤草高了興，你看那，一塊地『呼喇喇』！過去就頂帶着！「呼喇喇的」過去就頂帶着！

婆：（推託）（快板）變工隊，請人多，我愁的是沒大鍋，拿啥給人把飯做，我和妹子兩個人，怎麼能做那麼多，我忙著蒸五合把那閒話說，笑話我。

張：（快板）過刻你已經變咧，不說車家長，不過西家短，不由門子不搗蛋，誰還會媽媽摃摃閒言。變工隊，為生產，互相幫助把活幹，我幫他，他幫我，誰也不會閒意見，大家生活都改善，這還會為吃飯說閒言，你這心眼要放宽，你這心眼要放宽。

婆：（快板）過刻我，改邪歸了正，勤勞生產做好人，我看你，要學我，還是各人務生產，人少地少活好幹；要是參加了變工隊，人多地多跑路遠，下坡又要爬高山，下泥路滑不方便。

張：（快板）變工是咱本村裏，跑路還能夠多遠，種地那能不爬山？

婆：（快板）你說說，變工衝草怎樣的？你要先耕你的地，我要先鋤我的地，你等我，我等你，半晌午都不來下地；人人都是為自己；花花兩頭就帶過去，花花兩頭就帶過去。

張：（快板）你說道講落後列，變工隊，有組織，人人做活都有力氣；誰家莊稼『急切』就去先鋤他的地，不刨苗，不留草，鋤得快又鋤得細，抓緊農時不悞耕；明天要是耕我的地，不等天明就到齊，不悞工，又省力。

婆：（快板）怎價我是落後哩，人人誰不爲自己，我還不是爲的一家穿來一家吃；變工去耕別人的地，就摸了自己莊稼怎辦哩？就候自己莊稼怎動哩？

張：（快板）變工的莊稼，衆人都有好處咧，大順今年參加了變工隊，糧食多打了五百幾，變工的子處你解下，就小里小氣的不懂理。

婆：（喘氣）（快板）不懂理就不懂理，你去參加你的變工隊，我上山助我的好莊稼！

張：（著急）（快板）能他媽，你沒說的，明天你那個樣子怎價能够上山去，東說西說還是爲自己，就想到你爲自己。

婆：（快板）我問你，變工有啥好處哩？你一人種地三十垧，變工又不會變成四十七。

張：（快板）我看你，說話不順應，就說這說你不講理！

婆：（快板）我看你，又發了牛脾氣。

張：（快板）我說的一滿是好意，你怎說我發脾氣。

婆：（快板）你給我說話就不講理。

張：（快板）我看你一滿「正確不觀念！」

（兩人還要爭下去的樣子，此時妹子上）

妹：（白）飯熟了，吃飯吧。

婆：（不理妹，逼張上，問）怎價我「正確不觀念」！

張：（也不理妹，回問）怎價我說話不講理嘛？

妹：（莫名其妙，（白）怎的啦？（張、婆纔都不理她，她轉身問嫂）嫂嫂，爭啥哩？

嫂：（白）問你哥去！（把臉背開）

妹：（不舒氣的轉過來問張）（白）哥，你偏要管理？

張：（白）問你嫂子去！

妹：（生氣）（走到嫂兒中間，發怒）（白）你們到底怎價的嘛？

張：……

婆：（見妹妹都想回答）

妹：（抢先說）（快板）叫妹妹，你說說，變工有啥好哇嘛？你哥
哥個要去參加。

張：（快板）你說變工隊有啥不好要？

妹：（明白爭吵的事情，從中勸說）（快板）叫哥哥，叫舅舅，我當
擔事不得了，原來爲了變工隊，薩妹我把意見來發表，我看人家變工來鋪草，那塊地有十垧，人家七個人，變工一天
就鋪好，哥哥一個人不變工，十天都鋪不了，哥哥十天都鋪不
了，

婆：（快板）好妹子，你不知道，變工隊是小伙子一帮漢熱鬧，你
哥嘴口裏說是變工好，這不是胡串門子對他說！

張：（快板）你說這話沒道理，爺爺我已大病癒，怎價還能比先前，
多會我把門子串，鄉上連來鼓勵我，加油加勁務生產，你要是
是不聽我的勸，怎價還能有今天？

妹：（快板）哥哥你就多教訓，（轉向嫂）嫂子你要把心放直，變
工的好處我還沒說完，變工隊裡的人工還能把半工換，互相幫
助更方便，換工還能學手藝，明年我和大娘嫂子把工變，她收
我織布，我幫他紡線。

婆：（快板）變工隊，人和人不一样，你說誰先從鄰擇起？要是
下種下得遲，壞了自己的莊稼又怎麼呢？（重一句）

妹：（回答不上，看哥哥）

張：（快板）村上都有計劃理。

妹：（快板）人人傳變務生產，不會單把咱家關。

婆：（快板）地有三十和五十，（向張）變工又該怎辦理？

張：（快板）我看你，心眼裡，一滴活着的靈露，我帶着自己，
這是傳變不到底，村長給我說的話，要我參加變工去。

婆：（快板）怎價我傳變不到底，村長沒跟你說哩。（場外叫張
拴）

姐：（快板）等著你慢慢來說理，嫂嫂你先別着急。

張：我一定參加變工隊。

婆：（白）村長沒跟物說，你說的話不上算。

村：（急上喊叫）張拴，張拴。

妹：（白）有人叫呢（說着就往窗外）我說誰，哦，村長……

村：（白）你哥哥在家不？

妹：（白）在哩（向張拴走，對張拴、婆娘）哥哥，嫂嫂，不要爭了，村長來哩。

村：（白）這小兩口又爭啥哩？

張：（不自然的招呼村長）（白）我道是誰，乾大，抽扇子煙。

（裝好煙，遞給村長）

村：（白）好，好。

妹：（白）乾大，你看哥哥和我嫂子鬥爭啊，爲了咱個變工隊，你快給我勸戒勸戒。

村：（白）對，對，你們怎價哩？（張、婆娘都被問得難爲情，村長忽然想起女子還在跟前，回頭對翠）啊！翠女子，紡織組長要我捎個信給你，有要緊事叫你馬上去開會，「克里馬撒」趕緊去。（快些快上去之意）

妹：（白）對，對（走向翠）姐姐，我開會回來再吃飯，我看你們還是和乾大好好約論討論，我走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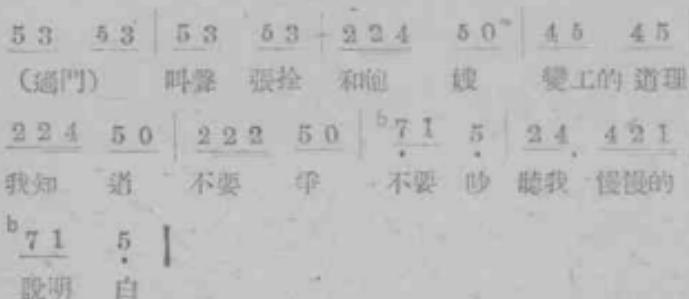
村：好女子，明年生來更成哩。（看一看張拴夫婦兩人，想法調停）你們這光景真要緊。看他們子青布新旗都穿上了。

婆：（白）有啥哩嘛，這還不是托公家的福。（看一看張拴，向村長說）乾大，我說的事要你來解決哩，張拴要參加變工隊，我和他說理，他說這便低評我落後哩，你看這事……

張：（接着說）乾大，你不是說，今年要我參加變工隊麼，她說我說的不上算。

婆：（連招手）你這……

村：（勸解）（笑）我說這兩個娃，唉，我當爲啥事鬧爭哩，不要爭，不要爭，聽我說（唱）



張：（接唱） 5 5 7 | 2 · 7 1 | 5 4 2 7 |
 叫乾 大 你 細 聽 我 說 話
 2 1 7 6 5 | 5 5 7 | 2 · 7 1 | 5 4 2 4 2 1 |
 他 不 相 信 變 工 隊 為 自 家 倒 落 後 不 叫
 2 7 1 |
 我 參 加

村：（接唱）（調與村長唱第一段同）叫乾張拴慢批評，他嫂的脾氣我知清，叫伍嫂，你來說，變工的道理你講我。

張：（接唱）（調與村長唱同）叫乾大你說說，張拴他想去辦事，還說是把工變，自己的莊稼他不管。

村：（接唱）（調與村長唱第一段同）這乃是我對他言，變工也是爲自己，大眾移，添莊稼，同心合力加油幹。（落）

張：（白）乾大，你要我參加變工隊，她說我說的不上算。

村：（白）你說啥，要乾大說的才算，乾大，敢真是你叫張拴參加變工隊？

村：（白）是的嘛，我前日個對他說的，變工隊，大家在一搭務莊稼，好哩嘛。

婆：（白）你說變工有些論好處嘛，各人也是務莊稼。爲啥就要參加外個變工隊？

張：（白）我說變工人手真齊，他不信。

婆：（白）誰要你說理。

村：（熱心的解釋）（白）喫我的好娃哩，（快板）叫他變，你聽我說，變工隊，真正好，做活人手很齊，開荒多，翻地早，深耕細作忙圪塹，深耕細作的好，人多活開復細法，安種多，撒種少；又能「趕上」（快，不快慢時）去鋪草，鶴叫起，踏黑回，大夥掏地精神好，一工能鋪三畝草，一工能鋪三畝草。各自務莊稼，沒有變工好，上山趕，回得早，一工兩畝也鋪不了，莊稼鋪不好，草比較還高，顆子碎，穗穗小，地「密」了（穀與草混長在一起之意），收成少，一滿出力不討好，一滿出力不討好。變工就不同，鋪草很周到，該鋪一鋪（次）的地，變工就鋪了兩次草，該鋪二鋪的地，變工三次也鋪不了，今年我參加了變工隊，美美就鋪過四次草，莊稼鋪的多，穗穗大，顆子肥，糧食收成真是好，今年我一垧打一石，年時八斗還打不到。唉唉變工的好處說不了，變工的好處說不了。

張：（白）對着呢，對着呢，變工真正確實好的多。

村：（對嫂）（快板）他嫂子！你別怕張拴去胡串，咱給你，有保證，人多紅火他更能加活幹。到明年你看咱們這條川，山上山下，溝壑溝壑到處都是金黃黃的穀子，麥子一大片，你家園子裏裝不完，你看喜歡不喜歡，你看喜歡不喜歡。

婆：（懂得了一些好處，仍有些問題懷疑）叫乾大，變工好是好，地有多少怎個辦？

張：（白）乾大早就有好計劃哩。

村：（快板）這個問題很好辦，變工不會把誰傷，工換工換工算，你給他做三天，他也就三天，要是人家地比你家多，短下的工換工還，你要半工換半工，你要人工他就來給你把活幹，你裏

工錢他管錢，要是你家派比人或多，也是一樣的工錢。

張：（快板）對着嘛，變工隊算咱自己生產更狠長，誰也不會把誰虧，誰也不會把工短。

樊：（快板）叫乾大，你聽我說，工條二，急龍算，麥香（蔴）（一塊）好不一般，好勞動和懶漢，幹起活來有快慢。

村：（快板）就事你不要把心擔，農村勞動我早有盤算，變工隊裏賠好差不遠，比方二毛子勁兒小，你給她做一天，她這一天半，過期人人有轉變，都要加溫務生產。

張：（白）是嘛，人多紅火誰個也要加油幹，二毛子，勁兒小都不客氣，誰個要是不加油，悶壞他，那才羞人哩！過期誰個抱當勞動狀元哩。

村：（快板）是哩嘛。變工隊有紀律管，有事請假才能去算，誰個也不會偷懶，誰個也不會胡串。

樊：（快板）叫聲乾大我叫你，種地先從哪兒起？

張：（快板）遲早又有啥關係。

村：（快板）我說娃，你不要怕，這事村上有計劃，咱們規定大家讓小家，誰家急切就走到誰的家。人多種田不會耽誤好莊稼。

樊：（快板）還有邀請又急地辦哩？

村：（快板）送飯也要把工變，婆娘細麻在一齊幹，分成小組把飯做，一組一組輪着辦，你看看，要是不變工，張松一人種地就要你一人來送飯，要是參加了變工隊，十人種地也是一人去送飯，長下時兒你多紓豫，紓了繩把布換，過年你給張松做件新衣穿，過年你給張松做件新衣穿。

張：（白）對着呢，我不參加變工隊，上山叫十天荒，你給我送十天飯，我參加了變工隊，你這一天就成啦，我說乾大我參加了變工隊，長下時兒參加變工隊去馱腳步，今年大爺哥去馱腳，一腳嫌一腳有理，多大的利，我保證去哩。

村：（白）好哩嘛，洋腿也是好生產。我說龍嫂子，你家今年印三

垧荒地，花了幾個工？

張：（同白）兩個人一滿花了三十四個工。

村：要是變工呀，一搭荒荒，可就紅火的太，就是天黑了，大夥說一聲，放上一夥子勁，掏的地就要你兩口子掏好幾天。我年時沒變工，一個人開荒十天才掏一垧地，今年我參加變工隊哩，不到七天就開了一垧半，我說你們比上一比，變工和變工是那個對自家好處大着哩。

張：（白）變工對？自家好處大得厲害嘛，

村：（白）對哩嘛！年時沒參加變工只開了二垧地，今年參加了變工就一滿開了十四垧半荒地，多打了十幾石糧食。

婆：（驚異）（白）爺！這可是真的？

村：（白）看你這娃，我還哄你不成，你不信，出門去看對面靠路上那一大片地，就是今年我開的。

張：（白）對着哩，對着哩，我看見你開的嘛。

婆：（白）又有你多嘴哩，我說乾大，我這心眼就是不靈醒，乾大你說的這話句句有道理，把我這舊腦筋翻過來哩，先前我可是一滿辦不下，過刻我把變工好處都解下哩，明年我們一家人都參加變工隊，（此時，張拴欲接話：婆娘對張）看，看，看，張拴努個長舌頭，把咱道理說不清，這批評我落後哩。

張：（高興的）（白）就算我這張嘴不會說話，乾大說的有理哩！我知道我閑爭人兒咧，幹嘴硬……

婆：（要和張爭）

村：（白）咳，這兩個娃，啥事討論到啦？明年你家生產要好好計劃，大大發個展，張拴參加變工隊要加油幹，咱村的勞動力一滿參加變工隊，他嫂子自己參加這不算，還要勸說外李家婆娘也參加生產的紅火政府一定要獎賞哩。

婆：（白）對麼，我把咱說的道理都記下外，一滿傳達給別人聽，

要衆人都參加選工隊哩，乾大，要不是你來，我兩手到明早都不得了，乾大，你怎個大早就忙的？

村：（被提了一件大事）（白）喚，都是你們兩個娃爭的把我大事都忘咧，咱們狀元吳滿有回來啦……

張：（白）在那搭？我迎他去。（說罷轉身欲走）

婆：（也欲跟去）

村：（拉住張）（白）忙個啥嗎？夜日個到鄉上啦，我去開了會，今天大早就是來通知你們，今天晌午吳狀元到咱村上來開會，做報告。……

張婆：（同白）他見毛主席沒？

村：（白）人家有福氣，毛主席、朱總司令、高司令、劉司令、林主席、李主席一溜都見過哩，毛主席請他們一塊吃酒席，給他們講話，到處開大會歡迎，打鑼打鼓吹喇叭，唱大戲，熱火朝天，身上帶外朵大紅花，旗子迎大隊，現登報，還坐大汽車，可威風的大！

張婆：（聽着羨慕不已，接着問）（白）毛主席給他們說啥哩？

村：（白）說的多着哩，毛主席叫咱們莊稼人一滴都粗糲起來，好好勞莊稼，還有外邊的女子都參加的織紗，紡線，織布，我們都要大大的發揚展，參拾更多開荒，要咱們日子過的更美氣，更快活！

婆：（白）毛主席真為咱們百姓想的周到，連咱們婆娘的紡綿線也都給想上哩。

張：（白）真說的好，毛主席真是我們的收穫，真好……

婆：（衷心的感動）（白）毛主席真好的『詞』哩！（好的詞就是好到極點之意）

村：（白）對呀，毛主席就是咱老百姓的福星，咱們跟他指的路走，日子就更美氣，莊稼人人人都能做狀元，做模範，幹個勞

勸英雄大會人多哩，有綏德的，有志丹的，有安塞的，三邊的，醴泉的，開寧的，啊，邊區的地方一滿都有人，一百多個呢！還有二流子轉變了做狀元咧，討論怎價倣莊稼，還要比賽咧，咱們狀元吳溝有要把咱鄉創造成模範呢。

張：（驚異）怎價倣咱們這一鄉要和全邊區競賽？

村：（興奮的）（白）對着哩（快板）老吳哥，謀麼願，一心要創造模範鄉，明年新開荒一千四百垧。要打六千五百石糧，除下咱們吃的外，還能剩下一千九百三十七石糧，種一年的地，打下兩年糧，不怕災和害，不怕年成荒。

婆：（白）唉，這任務可大理，咱們怎價能完成咧？

村：（快板）我說娃，有辦法，我們全鄉組幾變工隊，扎工隊，紡織組，造礦隊，合作社……

張：（白）對嘛，我說參加變工隊就是對着哩。

村：（白）你們還是聽我說（快板）咱鄉上，年輕小伙子，老漢娃娃，老嫗女子，一滿組織一起，開荒，拋地，掃院，打場，拾糞，鋪草，放牛，飼羊，織布，紡線，編圓，做筐，人人都有活幹，個個都要加油齒生產。

婆：（同白）那咱鄉上司就紅火的大，個個人都不得閒，怎樣的那樣周到？

村：（快板）年輕的娃不顯擺，有咱毛主席給咱出主張；（白）毛主席說徵糧咱們就做咱（快板）毛主席好比是明燈，他是咱們領路的人，他是咱們領路的人，老吳哥是咱村的好模範，他的計劃很周全，往後也要大發展，耕牛新買五十頭，小娃養活四十隻，驢馬一百五十三，組織一排把工變，三人一只猪，一人一隻羊，清虧喂上雞娃子兩三隻。

婆：（白）我早就聲算着喂猪養雞，縣個狀元啦早就想在我心裏咧。

村：（快板）咱們糧多咧，布多咧，肉多咧，蛋多咧，咱們天天吃

讀頭領吃肉，人人吃得醉倒紅光，豐衣足食喜洋洋，喜洋洋！

張：（白）真是連土吃嚟都忘上啦，乾大還有啥咧嘛？

村：（快板）還要多送些公糧，給咱政府隊伍上，人人參加自衛軍，學扔手榴彈，刺矛子，放土槍，準備力量，打日本鬼，和那反動份子狗膽王八蛋，保衛咱豐衣足食的好家鄉，保衛咱豐衣足食的好家鄉。收秋時，風吹谷黍沙啦啦響，那時節，咱們模範進的名字響叮噹，老吳的名字天下揚！

張：（狂喜）（白）乾大，咱鄉是模範，咱也不成了狀元咧！

婆：（白）你還有福氣做狀元，我看……

村：（白）嗨，能成，能成（對婆婆）你也能成咧，人家六十六歲還做英雄，小伙子加油幹，保證能成哩……

張：（白）保證能成，明天我再多開上五垧荒地，明年在滿開上千五垧荒地，一定要做狀元！

婆：（白）乾大，我和張拴比賽哩，明年我紡五十斤線線！

張：（白）比賽就比賽。

村：（白）對，我看你們明年就做英雄，做狀元，有啥事乾大我都幫忙哩。

婆：（白）有女狀元沒？

村：（白）有哩，有個劉老婆婆，還有姓張的，五六個哩……

（妹急上）

妹：（氣喘很急，說不出話來）

村：（白）啥事吧？快歇歇說。

張：（同白）怎哩？

妹：（白）媽，鄉上來……來人哩。

婆：（白）是狀元來了嘛？

妹：（氣喘稍緩）對……縣面狀元要來……要來咧。

張：（白）怎的？乾大說後悔嘛。

妹：（白）我喚去東村，吳狀元馬上就來。（對村長）

村長：都忙着找你咧……

張：（白）走，咱們迎去！

婆：（白）吃了飯再走。

村：（白）我要先走，我要召集大會哩！

妹：（白）對，快走，不要耽擱了……

張：（白）不吃，不吃，咱們相跟上去。

（張拉婆媽就走，妹子、村長走前，張出門跌了個觔斗，婆把婆媽拉倒）

婆：（白）看跌死啦，（此時起過門合唱）（四人穿花合唱）

（過門）



（一）勞 勤 狀 元

（合）

（二）勤 人 労 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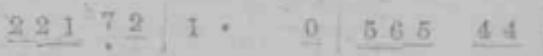
（合）

（三）毛 主 席 號 召

（合）



真呀真光榮 我們個個都歡喜 迎
大移勞動手自己勤手大家勤手要
組織起來 加緊生產開競爭



（一）一兒呀子貓 學習狀元

（二）（男）老漢娃娃

(三)

邊區好光景

	5 6 5	4 4	4 5	4 6	5	4
(一)	趕上狀元	生產	做模	範	(男)	
(二)	年青小伙子	勤勞	務莊	隊	(女)	
(三)	黃土變成金	豐衣	足食			

	2 3 1	^b 7 · 1	2 3 1	^b 7 · 1	2 · 5	5 2 1
(一)	加勁開荒	女加油紡織	合人	人都能		
(二)	婆娘女子	多生產呀	多織布來			
(三)	反動派	頑固	軍進攻邊區			

	^b 7 · 1	5	1 · 6	5 1	5	4	2	1
(一)	做狀元	合得兒呀哈	一個呀哈					
(二)	多紡織	合得兒呀哈	一個呀哈					
(三)	打他們	合得兒呀哈	一個呀哈					

	2 3 1	^b 7 · 1	2 3 1	^b 7 · 1	2 · 5	5 2 1		
(一)	男加油開荒	女加油紡織	人	人都能				
(二)	女紡織	相男變工	隊	合咱們大家				
(三)	衆人齊心	團結緊緊	人	人參加				

	大家勤手	豐衣足食	:	二年四季
--	------	------	---	------

1, 2, 3, (4), 3	^b 7 · 1	5	7 · 2	i —	2 5 5 2 1	^b 7 · 1	5
-----------------	--------------------	---	-------	-----	-----------	--------------------	---

做狀元
都參加

(小過門，用於抒情中)

自衛軍
陝甘寧

(總拔起) (四人走下)

享太平 享太平

(完)

鍾萬財起家

軍法立於歌隊集體創作

第一場

時間：春耕時節。

地點：老鍾萬財的家裏。

人物：鍾萬財，高財達，村主任。

開場：萬財站在手納着鞋底，悲涼地唱着上場。

妻：（唱）

丈夫出外串，

家事他不管；

抽洋煙不生產，

越過越空寒。（過門）

吃的米湯飯，

穿的爛布片；

挨饑受凍，

實在愛煞我。（過門）——可加誘荷包調唱出——

（白）我姓高，名叫高桂蘭，二十歲上，就跟上我那浪蕩子男人鍾萬財，他不勞動，一天到晚抽洋煙；跟上他穿着這爛布片

片，一年四季，裹着禦寒子熬日月，人家的糧食都小袋子裝，大圓子藏，我家的米罐罐都可噹噹響，我也有心去生產，可想起日頭曬，腰腿就發酸，年時腰也同我那四桿子漢種了兩垧地子，應該叫號草缺了苗，穀穗子長得像指頭大，打下一滴滴糧食，又叫我那浪漢子男人偷偷摸摸去換了洋煙吃。孩子尋上這浪漢子男人，可實在受熬磨呢。明兒個吃的糧食又沒有了，我那男人一大早就出去串門子去啦，等他回來，和他商議商議。

（坐在凳子上仍抬起鞋底，鑑萬財上）

鍾：（從外面回來，自言自語地，）副員生產……開會開爭我……
活了半輩子擇下個二流子名……（從腰袋裏掏出頭袋，氣憤的走回來。）

妻：你往那鄉中走啦，請個才回來。

鍾：（氣憤憤地把燈子暈一下，然後坐下，抽起煙來）

妻：你在外頭和誰吵生氣啦？

鍾：……

妻：你吃飽了嗎？……鍋裏我還給你煮下一碗飯。

鍾：什麼飯？

妻：什麼飯？……還有甚子吃肉，……這不是那“溜溜”的照影飯……（鄭重的端來）飯還熱呼呼的，你喝一碗。

鍾：我不吃，你端走。

妻：（把飯放在鍾跟前）還熱呼呼的，你喝上口，暖暖肚子……一陣是就涼了！

鍾：我沒生產！我門口砍下那堆柴是甚麼東西？……我沒生產……（忽然向外悄悄的罵着，隨後又轉身到灶旁抽煙）

妻：是不是又向那二流子哩？……人家不讓就算了，咱不去同人家吵……打下那隻頭頭，人家也金貴得很，你看上面人家連糧都不肯給。

鍾：（自語地）說我不成器……我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在那擋

.....

妻： 你和誰個吵嘴啦？

鍾： （不耐煩地） 你說我和誰個吵嘴啦？

妻： 我問你……你和誰個吵嘴，我怎樣知道。

鍾： （他邊抽煙，邊大聲地咳嗽起來）

妻： 是不是有病啦？身子靈活嗎？今兒個天氣冷的很，死東風刮了一前晌也不停。（用手把萬財身上的破衣向上拉拉） 你的情上仲仲吧……唉！我去借些藥回來，喝些藥湯你喝口發發汗，（拿起升子欲走） 我到楊生家借借看。

鍾： （煩躁地） 回來！誰說我有病啦？

妻： 哎！……不去就不去，誰管你喎（把升子扔下）。

鍾： （他到後廊裏，把他的洋燭和蘆葦燈拿出來，放在燈子上挖摩灰）

妻： 呃！……我說爲甚生氣哩，是怎抽煙哪……日每到晚不勞動吃吃洋煙，出去東串串，西游游……一個男子漢，連個家都顧不上……甚事也不作，還回來跟人使氣，像是很有理呢！

鍾： 你有理！（暴躁地站了起來）

妻： 我沒有問着頭子回來跟人使氣……明兒個吃的糧食都沒有啦，看你怎麼辦。

鍾： （他蹲下腰，開頭挖起煙葫蘆）

村： （村主任上，說快板）

我老漢今年四十溝，村長當了八九年，訓練自衛軍，加緊抓漢奸；徵公糧，侵抗糧，這樣工作積極幹。奉公守法愛百姓，人人說我好老漢，今年生產大號召，咱們人家齊勤員，說服二流子，教育剛惰漢，咱們一起動手幹，豐衣足食太平年（疊句）。（白）我老漢姓楊名成福，兩個在小莊擔當村長，最近響應政府號召，要動員二流子來參加生產，今兒個前晌，開了個生產動員大會，把那些二流子開斥了一下，給他們帶上二流子牌子，看樣

子，都有些轉變的意思，可我却搖擺不定，還要個別說服教育。前晌開過會，我看鍾萬財很不高興，我還要和他個別談談……說話到晚。不知他在家不？跟我叫一聲……哦——鍾萬財……鍾萬財。

妻：看，村主任叫你哪，你還不把煙葫蘆收起來。

（鍾萬財慌忙收拾烟袋具，那張作顫的走出來）唉，是誰叫哪？

村：我問萬財在家不？

妻：是楊主任……在家裏……剛回來。

村：你忙鞋底呢！

妻：正好換下自己穿。

鍾：（不高興地）楊主任來啦……坐下。

村：（裝着早睡袋）我來有話跟你說……你有事嗎？

鍾：我沒事。（走到灶火洞裏給村長點火）

村：前晌開過會，你聽算得怎樣？……你有什麼意見也可以談談。

鍾：（不高興地）哪沒有什麼意見。

村：當然，有些話是不大好聽……可大家都是爲你好……男子漢大丈夫，正正派派做個莊稼人，好好價勞動，該多好……兩個落個二流子名，多丟人！

妻：（恍然大悟似的）唉！我說他回來甚生氣哪，楊主任，那我們可不是二流子。

鍾：我不是沒生產，我去年還掘下兩塊地，打下三斗糧，爲甚把我也掛上二流子牌牌？

妻：你看門口還砍下一大堆柴呢！

村：哎，你去年生產甚麼，我知道，我看打下那幾顆顆糧，不够你兩天抽洋煙……人家莊稼安上，都細細地照管，人家點種，鋪草，有的就鋤下四五遍；可你的莊稼種上甚也不管啦。人家的穀穗子這樣長（用手指比），你的穀穗像指頭大……不養鳥

鍾：就想抱她娃娃，天下那有這個事。

村：我明年好好生產，不就行了嗎？

村：可抽洋煙是二流子底子，洋煙不成，就不能好好生產，就不能過好日子。打下的糧食不能糊口，天天喝那稀米湯，有甚意思。

妻：抽洋煙是他有病，要沒病誰還願意抽那洋煙。（向荅答男人相讓）

村：你不好好開導你男人學好，你還護着他，……你也得好好生產，轉變，要不，也要給你帶下二流子脾脾呢。

妻：我才不帶那二流子脾脾呢。

村：那就要好好轉變，好好償生產，紡線子，縫衣裳。

鍾：我身子實在難活的很。

村：你把洋煙掠下，身子自自然然就結實哪！你埋頭苦幹上一年，我包你過好日月……你看你向人家借二借糧，人家連混糧都不借給你，你還說人慳人哪，太丟你面子哪，你想想，你不勞動，人家天天上山，死去活來的勞動，打下那幾顆顆糧，爲甚借給你這二流子吃呢？……你要再不好好轉變，我看不只借二，就是咱村上大小門門兒都不借糧哪。

妻：借糧，到處借不下，迎賤均日每到晚跟着屁股。

村：人要嘯苦，吃不了苦，就成不了事。懶惰鬼甚事也作不成。（回身到灶洞裏點煙）

鍾：（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洋煙……我是要掠下的。

村：你下了決心沒有？

鍾：這回兒可下決心哪。

村：好，那咱定個日子，你什麼時候把煙戒掉？

鍾：我什麼時候把煙戒掉？

村：吧。

鍾：（他沉思很久，才下決心）兩個月。

- 村：（驚訝）或，不行！
- 鍾：哎呀！我的好村長哪！兩個月還不成？
- 村：（搖搖頭）
- 鍾：哎呀！那再這怕捺不下哪。（他極其苦惱地，雙手拍着頭，蹲在地下）
- 妻：他染上七八年啦，難得戒，怕得慢慢兒價捺下。
- 村：能捺下……你只要下決心，燒窯來了，你抗上鍋頭上山，硬幹上，我包你坐鋼刀把煙戒掉。
- 鍾：哎呀！半個月怕沒辦法！
- 村：那你就好好盤算一下，你怕在家戒不掉，你就去參加區政府組織的二流子生產隊。
- 鍾：我可不去參加那二流子生產隊，天天給人家挖毛坑，羞人得很。
- 村：要在家，得快些把煙捺下才行，好好盤算下。
- 妻：能成，在家可以捺下……（回身對丈夫）我說你在家戒能成，一次少抽些，慢慢就捺下啦。
- 鍾：（他沉思許久，猛然的站起來，走到村長面前）一個月，我保證把煙戒掉。
- 村：要保證不抽。
- 鍾：那是當然的。
- 村：算話不算話？
- 鍾：哦鍾萬財說書做甚，一月後，你查出抽洋煙，我受政府嚴厲處罰。
- 村：這可就定咧，你可要自尊自覺哪。
- 鍾：對嘛，我自尊自覺。
- 妻：好，讓他自尊自覺。
- 村：你今年好好生產，我幫助你幾個牛工。
- 妻：看，楊主任什麼忙都幫到哪，咱可要好好價生產。
- 村：（安撫地）把洋煙捺下，一年生產，日子該發展開，翻江起

來啦，男子漢大丈夫，甚麼做不成！

鍾： 對……

村： 沒有種好，到我家裏拿一升……錢頭有沒有？

妻： 錢頭倒有呢？

鍾： 對，……我好好幹上就對啦！

村： 好，……那就這樣。我要到縣政府開會，我回去了。

妻： 你再坐坐嘛。

村： 不啦，我還有事情，停會你到我家拿種籽去。（回頭對萬財妻）你也好好生產，到合作社領些榆花回來紡。

妻： 我就是打算趁線子呢。

村： 好好生產，兩口子日子就過得美哪。

妻： 嗯。（萬財滿臉苦笑）

村： 好……我回去了。

鍾： 我說你再坐下嘛。

村： 不啦。

鍾： 楊主任……可不送哩。

村： 哦……送甚咧。

（楊主任下場，萬財要回到窯裏。萬財打呵欠，伸懶腰，煙燭又上來了。）

妻： 你身子不舒服，躺炕上伸伸……我去把煙燈點上，你抽口煙，提提神。（她把煙燈起來）慢慢的把煙放下，明天少抽些。

鍾： （在身上掏了半天掏出煙盒子）還有一錢，把狗賤的全抽了。

妻： 你可不敢全抽了，一次少抽些，少抽些，慢慢慢慢，一錢煙可不敢一下抽了。

鍾： （不耐煩地）你不要管。

妻： 我不要管……誰管你哩！

鍾： （他納到直上抽起來）

妻： 看你抽完了怎麼辦？……剛哩付長在，設什麼自尊自愛呢，楊

主任一走真像放屁似的，……我跟着你，换了半輩子飯，丟了一輩子的人。

鍾：（他把煙燭吹了，緊拿着煙槍，抱着頭）

妻：在外面生下氣，回來向我發。

鍾：（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妻：怎麼，抽完了……這下可算坦列。（吸煙槍）

鍾：（他拾頭，一手將炕上的煙袋往地上，一手狠命的把煙袋摔到地上）……把你賣下的，都是你把我害咧！

妻：（慌忙地擡頭去檢那些破碎了的煙葫蘆）你作什麼哪，你摔掉它不是還要花錢買。（用鞋底不住的打萬財的腿）……你要死……要死哪！

鍾：（又將煙袋在膝頭上拆斷，扔在地上）……癟死也不粘你狗賊的哪！

妻：你瘋啦，你要作甚哪？

鍾：（扶着牛頭向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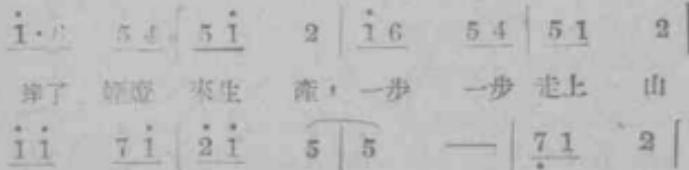
妻：（在後追）你往那搭去！……喲！壓着屁股上山哪……兩個人真下決心改變哪！……好！我回去給你燒飯去。（下）

第二場

開場：鍾萬財到山上生產，他夾着驢頭，氣喘喘地走上場。

鍾：（唱）

E 2/4



身上出了 一身 汗， 腰 腿

52 27 | 1 — |

都呀 都廢 敗。

(轉口白) 嘟呀！……可把我累日場咧！……出了滿頭大汗！……哎呀！……這山一滿高得很。(他急急地喘着氣，偏着頭向四周眺望着)……那是誰家開的地？那樣一大片？……吆！這是誰把他都佔下啦？牌牌都掉下啦？……我也得去找看有荒地沒有咧！……(他扶起獵頭昂首向四面察看)……地都開完啦，怕沒荒地開個起呢。(忽然發現了荒地，興奮地)哎呀！……還有這樣一大片，這狗娘的有七八垧地；我先去挖個記號，先佔下再說……(他走到地盡頭，挖一橫溝，用脚踩成一條線)……這有七八垧地，我幾天能挖完了。呸……我先從這頭挖。(輪起獵頭挖一下，) 哟呀！……這地怎這樣滑？……怕把我的獵頭也壞啦！……這獵頭不行，我到地當中掏掏看行不……(他走到地當中用力一掏，使獵頭翻跳起來) 哟呀……(他蹲下腰，偏着頭看了許久) 噢！這是地溝溝兒，凍下來咧！……我再到地那頭看看行不！……(走到地這頭) 哟呀！……狼牙刺可多得很，地無是好可狼牙刺要刨幾天呢？……呸！我先掏掏看。(他掏出一根狼牙刺，把它拗開，繼續掏下去。)

(唱)

春風颸颸天氣爽。
抗上獵頭來开荒；
決心扔掉二流子皮，
堂堂作個莊稼漢。
要把荒地變良田，
攻堅牙關往前奔；

一蹶一蹶捨得高，
土塊滾滾往上翻。

雙手起了泡，
疼痛似火燒；
抓把黃土手擦上，
繼續往呀往前掏。

（他打了一個哈欠。）

一蹶一蹶往前掏，
手腕發酸身出汗；
雙眼矇矇身子乏，

莫非……首煙……懶……又發……呵噏……（打了一個響噴嚏，
身上抖擗了一陣。）哎呀……洋煙鬼又跟到山上来咧……這難熬下去咧！……我先抽口旱煙試試看，（他從腰裏掏出煙袋，蹲在地上死命的抽了半天）……哎呀！這狗喫的……也不頂事，……這難熬下去咧！……有一滴滴煙灰吃吃就好咧！……（空空地在身上抽了半天）我看回去吧……楊主任要問到我，你把煙捺下了嗎？……我就說我自尊自覺上，早就捺下咧！……哎呀！楊主任偷盜的要害，他再把我抓着了，又拉去開爭？……說：鍾萬財二流子又犯咧？……再給我帶上二流子牌子？……（沉思片刻）幹！我男子漢大丈夫基事幹不成？（他整整頭髮，有力地抬起頭，猛烈的扇起來）。

（唱）

下決心要轉變，
咬緊牙關拼命幹；
不怕雨淋日頭曬，
那怕困難堆如山。
要把荒地變良田。
一蹶一蹶往前幹；
打下穀子和玉米，

不愁吃來不愁穿。
學習吳滿有，
吃苦耐勞把家安；
今年生產扎下根，
明年敢與他挑戰。（過門）
(他一蕭瑟地接着下了場)

第三場

一年的生產之後，在鍾萬財的家裏。

開場：萬財妻穿着新棉襪，端着簸箕喜洋洋地唱着；走上場。

妻：（唱）

G調 2/4 妻：（唱）

5 4 | 5 3 | 2 1 | 6 2 | 5 4 | 5 3 | 2 1 | 2 · |
秋 風 吹 樹 葉 賽

1 5 2 | 3 | 1 2 | 1 2 6 | 2 | 3 | 6 5 | 4 5 6 |
一年 的 労 勤 變 了

2 | — | 5 0 2 7 6 | 5 6 | 2 | 5 | 7 3 |
樣 打 下 穀 子 和 雜

2 | — | 6 | 6 3 | 6 | 2 5 | 6 5 | 4 5 6 5 |
糧 新 耕 耘 棉 襪 穿 身

2 | — || (過門)

（轉口白）自從今年進行生產，日子可過舒坦咧！我那浪蕩子男人；如今變成正正派派的莊稼人咧！起早摸黑地，上山去勞動；到地裏打土挖塔；回到窯裏紡線子；往年喝的是稀米湯，穿的是爛布

片，兩個吃的乾撈飯，穿的是新棉襖，今年打下的糧食，要歡迎上三斗公糧，我男人一早去打場去啦，我趕緊把米簸下，等他回來讓他送得去。（她轉身端起簸箕揚米）

（唱）

端上簸箕把米揚，
揚下小米交公糧；
等我那男人回家轉，
公糧交給糧村長。
丈夫成了莊稼漢，
樣樣勞動都能幹；
鷄叫兩聲去生產，
月掛東山才回轉。

（她把簸箕放下，拍拍身上的土，走到車廂裡防線子）

丈夫一早去打場，
我在家裏把線紡；
小小紗車嗡嗡，
織成土布有衣穿。

（過門）

鍾：（他穿着新棉衣，挑着糧物；興致地述說着他一年勞動後所換來的美滿生活）

（白）啊！今年二三月裏，政府勸我來生產，開會勸說；個別教育，我下了決心把洋煙拋下，掏出七垧地，打下六石糧，穀子，玉米，大豆，小麻，甚都有咧！我給家置下了新傢具，落下了好名譽；日子越過越紅火，和往年大不同咧。

（唱）（即事尚調）

我決心生產才呀一年，
赤手空拳把家安；
有飯有穿且不講，

適當了自衛軍排長。
自衛軍工作好好幹，
盤查故鄉捉呀漢奸；
雖想佔這區一星土，
我要拚着性命和呀他幹。
我還要說根二流子，
把我的轉變和他談；
要他們個個都轉變，
咱邊區生產更發展。
我如今成了好公民，
繳納公糧我要佔先；
今年歡迎上三斗糧，
送給那保國愛民的八路軍。（臺詞）

——萬財唱着走進家來，

- 妻：（仍坐在車懷裡紡線）你把玉米打下啦？
鍾：打下啦……（他將綿柳扔到後面）我把玉米放到楊裡讓它晒下。
妻：對！
鍾：（他從棉襖裡掏出玉米棒子扔給妻）你看，這是我選下的玉米種子。
妻：（接过玉米）哎呀！黃朗朗地，這樣大？
鍾：咱今年上了蘇聯，他怎不大呢！（他不斷地往妻子懷裡塞玉米。）
妻：那咱明年可不向人家借種子啦！
鍾：哎！還借呢，咱樣樣糧食都打下了嘛，還向誰個借種籽呢！他誰來向咱借，咱還要借給他們呢！
妻：哎呀！掉啦！（懷裡掉下一個玉米）
鍾：你把它拾起來。
妻：（她蹲下腰去拾，使懷裡的玉米全滾到地上）哎呀！……你看

全掉下咧！

鍾： 噢！快拾……快（倆人笑着，慌忙的在地上揀）……你把它捆好掛起來。

妻： 好……咱明年多種上些個……額它兩三垧。

鍾： （一面整他的頭巾）對，多種上些……我計劃明年再開它五垧地。

妻： 那可是能成，……你看，今年咱剛把煙放下，你身子還不大強實，就開下六七垧地，……那明年開五垧地，……滿能成。

鍾： 你看，再開五垧。合上今年開的，就有十一垧地哩；那咱明年一樣樣莊稼，都多種上些個。

妻： 明年的莊稼，再細細法法價照管，多闢上些處，多鋪幾遍草。

鍾： 鋼齊遍草，……我還計劃咱買下一頭牛。

妻： 嘴！你也想到例，我還沒跟你說呢！

鍾： 你說什麼？

妻： 我前兒偏，到楊主任家去，楊主任也是叫買下一頭牛；說家裏錢不寬裕，說到政府裏領耕牛貸款。

鍾： 噢！楊主任也和我說過咧！我說，政府樣樣給咱計劃，打算，對我太好咧！我說我好好生產來報答政府就對咧！

妻： 嘴！楊主任還說，把咱小砬溝的婆姨們，都組織起來，成一個紡線小組，他問我參加不？……

鍾： 那你去參加嘛！

妻： 是嘛！我也說：當然要參加，我說把那些不會紡線的婆姨都教會。

鍾： 那好嘛！誰個不會，你就把婆們教會……你在家把米簍下嗎？

妻： 簍下咧！在炕上你看下（抱玉米往後窯送）我吃過飯趕緊把米簍下，剛剛坐到車後裏，紡下一圪塔兒線。

鍾： （他從口袋裏抓把米到門前看）哎呀！這米簍的還不細咧！

妻： 怎樣的還不細？

鍾：要織的粒粒兒纏才行。

妻：那還不粒粒兒的？

鍾：你看還有這樣多纏皮皮，（手湯起把米糠皮吹到妻子臉上）！

妻：嗯！你不是叫我加油生產，多紡線子。

鍾：（轉身將來放到妻子裏）哎！紡線子該甚那樣着急？（抽煙）。

妻：我這個月頭回來的棉花，紡不完怎麼辦？

鍾：紡不完沒關係，咱自個吃些苦；這公糧可不能掉下。

妻：我前兒個出去串門子，看見人家的公糧，還沒有咱農的細咧。

鍾：哎！你為甚跟那些壞樣子學呢？好鞋不粘臭狗屎！咱可不學那壞樣子。

妻：好！那我就重織上一遍。

鍾：算啦！你既坐下啦，你就紡吧！我來織。

妻：你累啦！你歇歇吧！

鍾：我不累，織繩呢？

妻：在妻頭呢！

鍾：（端起碗箕）咱可不學那壞樣子，像咱村上有些婆娘，可是小氣得很，人家八路軍一個同志頭傷風咧，借個燈火樣子……就硬是不借，我說那有甚金貴處？人家治病有甚不好咧？……哎呀！就跟着倒嘴硬是不借。

妻：咱村上有些婆娘，可是野女人哪！

鍾：這鐵公糧，也是一個道理，都是給八路軍吃，咱就不能出感糧。……咱今年頭一次繳公糧，更不能胡胡麻麻幹事。

妻：對！

（萬財織米，妻紡初線，音樂漸起）

妻：（唱）（紡線謠詞）

小小的紡車嘖嘖地轉，雪白的棉花紡呀紡成線，

不要笑咱婆娘沒有用，織成土布大家有衣穿。

（萬財與妻對唱）

高：今年摘下地七垧，

妻：足足打下六石糧；

离：只要咱們加油幹，

兩人：（合）這次是食好時光。

（合）水有源來樹有根，

麻雀還報奶奶恩，

共奮飛到咱這樣好，

叫咱一輩子忘不了。

妻：明年討對線多紡，

離：明年我要多問荒，

妻：紡成線水織成布，

兩人：（合）明年的日子更漂亮。

（村主任上，在門口喊叫）鑑萬財，——鑑萬財！

妻：（驚呼）楊主任？

離：哦！楊主任，（他放下燒箕出外迎接）喂！楊主任，你快回來……快回來……

村：（笑着隨萬財進門）好……好……兩個日子可過美咧！鋪口子在家有說有唱的。

離：哈……哈……有說有唱的。

妻：你可聽見啦？

村：哎！我可聽得清咧！

離：（給村長讓坐）你坐……坐下。

村：哎！……（抓着萬財的肩膀）兩個鄉上，人人都說鑑萬財日子過美咧！我前兒個，到新市場，在路上碰見好多人，人都說：哎，你們小乾溝那鑑萬財，兩個可變了樣咧！臉上紅潤透虛的……

離：哈……哈……紅潤透虛地。

村：我說是嘛。我說：糧上山勞動，婆娘在家紡綿子，鋪口子可過

美列！

鍾： 我昨兒個去修路，碰見那二流子王興三，他還穿着那綢片片，他看見我成了這樣子，他說：『哎……鍾萬財，你狗肏的變的可不認識咧！新棉褲可穿上啦。』我說：『哎；這是吹牛皮咧，我把棉褲還給他看看，我說裏面都是藍布作下的，三面新。』哎呀！他嚇下腰看了老半天，我說你算好勞動也作身新襪子穿上，他說：『哎！你是怎樣變的？』我說：『這沒有別的，你只要勤動彈，不怕風吹日頭晒，埋頭苦幹上，我替你明年你也變。』

妻： 只要好好勞動甚事都能變。

妻： 你說起二流子咧，我來就是跟你談這個事。

鍾： 談二流子？

村： 嗯，……政府看你轉變的好，又能幫助別人，分派你作宣傳組長。

妻：（驚喜地）宣傳組長？

鍾：（吃驚地）宣傳組長？

村： 嗯。

鍾： 哎呀！……宣傳組長……哈哈！……怕咱幹不了。（他搖着頭）

妻：（對村長誇獎自己的丈夫）他作宣傳組長可是當成，剛剛在家裏給我宣傳了半天。他說，咱村上有些婆娘野生人，入八路軍同志借個拔火罐子都不借……嗯；他可能宣傳…

鍾： 好，好，鄭道工作我下心計幹上就對咧。……而開鄉上有些個人，那腦筋可硬是不開脫。比方像漢口要石匠，入八路軍同志叫他上去挖彈藥子，他就向人家要兩千元。我說：『你這不是害人家嘛。』我說：『八路軍又不是金神地主，你狠心要那錢多錢。』我說：『我那兩天沒有空兒，要是空兒我就去那咧，我一個錢都不要。』我說：『你好好想想嘛，入八路軍在前方打仗，回到後方還給咱老百姓鏟草，人家連口飯都不吃，入八

着誰個？還不是爲着咱老百姓。」我把他說的，他只摸着鬚子說：「哎！以後再不敢那樣子咧……」（他用尖嗓子學着石匠的話）哪二流子被我說的也有些轉變咧，再跟他談談就行哩。

村：兩個鄉上有個別人聯絡不大開朗，政治上沒認唯，最近鄉上動員幾個人去當警察，有些人高低不讓他兒子去，我看有空兒，你去和他們談談，開導開導他們。

妻：那就成。

鍾：好，那我今兒倒黑了，就去和他們談談。（他笑着跑到村長面前，兩手拍着村長的肩膀）我這個可敬說話哩，不像往幾年，像去年人自衛軍在溝口獵鈍，我從旁邊過，我說：『唉……嘿！獵的不大整齊。』人說：『不如你個抽洋煙。』哎呀，這下把我說的再不敢回二話咧。

村：兩個都變咧，誰也不會這樣說咧，你看，邊區參議會上還有你的圖像呢！

鍾：喚……（大笑）

妻：（跑到村長面前）有我的圖像嗎？

村：哎，有嘛，他在前面挖地，你在後面打土疙瘩，哎，那鑼頭舉得高得很。（他比畫着那圖像上的動作）

鍾：喚，高得很，（對妻）人家生產展覽會上那好東西，可多的很，不說別的，人吳滿有家的玉米棒子，比咱家的尤，像柳條樣的，這樣大。（用手比着）

妻：那咱明年把莊稼好好種上，把咱的莊稼也拿去展覽展覽。

鍾：那是當然的。

村：好好生產，明年和他們比賽。

鍾：明年比賽？……我今年就想比賽咧。

村：你敢同吳滿有比賽？

鍾：同吳滿有？（沉思片刻）同吳滿有現時還不敢比賽，可同你和田二鴻，陳大海敢比賽。

村： 哎！那好嘛。

鍾： 別看你們有牛犋，我就有這把空榔頭，就敢同你們比賽。

村：（他上前捶着萬財的胸）好，比賽就比比。

妻： 好，我也來參加比賽。（他熱情地搶着說）

村： 好，咱小乾溝都比賽。

鍾： 那咱去找陳大海、田二鴻商量商量看。

村： 走。（他們三個人走出去，萬財與妻爭搶着向村長述說自己的計劃。）

鍾： 我明年計劃買下一頭牛，再開五垧地，種七垧穀子，兩垧玉米，一垧洋芋……

妻： 我明年參加紡線小組，還要給人家縫衣裳，計劃縫五十件……
（他們爭搶着述說着走下場）（全劇完）

附錄：『鍾萬財起家』的創作經過

軍法處通訊小姐

鍾萬財原籍榆林，現在住在西區小砭溝，是我們的隣居。他本是一個好吃懶做二流子，他婆娘也是個不務正的女人，整天甚事不作，夫妻兩都抽上了洋煙燈。生活很壞，『一年四季繫着褲帶子熬日月』。去年春上，經過政府對他們不斷的規勸與幫助，使他們下了決心把洋煙放下，參加生產，掏了七垧地，打了六石糧，婆娘在家紡了八斤線，還幫公家作了六十套軍衣，餬口子都變成了好莊稼人。

這是二流子轉變的一個具體典型。在本處首長的指導下，我們決定把它作為創作秧歌劇本的題材，事先曾徵求了當地政府與群衆的意見，認為他是值得表揚的，於是我們就動手收集材料，當天就去找鍾萬財談，另外又向楊村長作了訪問，佔有了全部材料後，就執筆來寫。

可是我們在寫作過程中，深受着『舞臺概念』的束縛，而不能使它適合於在廣場中演出。所以初稿是帶着極濃的舞臺色彩，仍照話劇的形式把劇分成兩場，第一場以鍾萬財摔煙燈，第二場以交公糧，作為兩場劇的中心。用這種對比的方法來表現轉變的前後。但是却沒有

能表現出轉變的過程，使劇情顯得極其單薄無力，經本處首長不斷指示，才打破了舊形式的拘束，加寫了「鍾萬財上山生產」的一場。表現他在勞動中遇到許多內心矛盾鬭爭（他感到荒山艱鉅，洋傘難發作等）。這才有了前後的連繫，完當地表現出二流子轉變的生動過程。

在寫作過程中，因為感到材料不足，最初便不得不加寫了一些虛構的情節，藝術本可以容許虛構，但因為鍾萬財就是小砭溝的人，許多觀眾都和他熟識，如果離事實遠了，就會減弱了它的真實性。經領導上及時指出，又向鍾夫婦再作訪問，才吳據鍾夫婦的意見，把虛構的東西加以修正。在表演上，開頭信心很不够，覺得和本人就在一起，若表現不逼真，會生反效果。有的同志說還沒有演外國劇容易，有的同志又主張不演這種具體的人物，把這個材料再加以虛構，寫成一個抽象的典型。甚至於有的同志還提出不用陝北話，用普通的北方話演出等等。總之大家對表演具體人物都感到困難，後經本處處長再三的指出：我們此次演劇的主要對象是西區一帶的老百姓（特別是西區的二流子），為了能在群衆中發生直接的教育作用，應該以本地的語言表演他們最熟識的人物，這會使群衆更感到親切、真實，得到更大的效果。後來又經數次的集體討論，及學習鍾萬財的動作和語言，終於克服了這些困難。

但在演出過程中，我們仍遇到不少困難，如動作堅挫，說話不像，情感不够連貫等，所以每次演出回來，就去找鍾萬財夫婦拉話，把我們的困難提出來。在拉話當中，他就給我們解決了。可以說，他們對這個劇是起着實際的導演作用。

從群衆的許多意見上證明了這個方向是對的。鍾夫婦還叫許多鄰居們一同來看，演一二兩場時，他兩羞愧地低著頭；到了第三場，他高聲的笑着，從腰裡掏出紙煙讓火。以後他們又看了兩三次，我們屢次徵求意見，他總說：『演的都是真的，就是這樣由壞到好嘛！總是一股勁兒的好，那還叫什麼轉變！』我們再三的問他，還有無不真實

的地方，或演的不像，而他笑着說：『一演是真的，公家這樣抬舉我，咱要好好幹。』

因為人物和事情，是群衆所熟悉的，他們分外感到親切，如西區老鄉們看劇時，一聽到劇中人的名字，就都笑起來，這的諺論說：『鍾萬財變好了，可得好好幹，要不這戲不成了假的啦！』無形中對鍾萬財起着獎勵、督促的作用，同時對群衆（尤其對二流子）的教育來的更直接。所以三鄉鄉長王四，特別召集全鄉二流子來看了一次。又如侯家溝二流子李滿堂看完戲，當即決心轉變，堅決向村長說：『我今年要好好幹，我一個勞動力要種二三十垧地，還敢同他鍾萬財比賽咧！』

夫 妻 識 字

馬 可

說 明

作於一九四四年，作者馬可同志是音樂工作者，對於民間音樂的研究特別努力。因為研究民間戲劇音樂，也常常涉獵民間戲劇，並對它很有興趣。此劇反映一九四三年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後，人民物質生產提高，過着「豐衣足食」的光景，繼之則要求提高文化生活，在邊區農村中普遍推行「識字運動」。此劇寫出一對年青的農民夫婦，如何積極地識字。在形式上，是在更進一步向民間藝術學習的口號下的一個實踐，劇中更多的採用了農民的語言，趣味，更多的學習了民間戲劇的寫法。而劇中用陝西一帶流行的地方戲「郿鄠」（又名「曲子戲」）。（賀敬之）

本 文

劉二——青年農民

劉婆娘——其妻
(上說綿子嘴)

說話化，化，說一個化道一個化，說一個識字學文化。舊前我

劉二不識字，三天兩頭鬧笑話。我到前莊去趕集，婆姨叫我買棉花，一千元的新票子，我乍給當成五十元化，衆人又笑，婆姨又罵，你說這便瓜不便瓜，你說這便瓜不便瓜。

今年生產訂計劃，公家來人幫助咱，我說上，他寫下，他一定，我又忘啦，別入計劃訂的好，我嫌計劃怪麻達，黑字寫在白紙上，看來看去我解不下！別入議議按計劃，生產發展過美啦，我乍是樣樣沒計劃，人人說我是一把抓，發展生產比人差，衆人把我笑，婆姨把我罵。回家乍把個計劃看，白紙黑字怪麻達，看來看去我還解不下，衆人把我笑，婆姨把我罵，你說這便瓜不便瓜你說這便瓜不便瓜。學文化，學文化，往後再不做睜眼瞎，識字組，讀報組，就報名，就參加，男娃娃，女娃，老頭子，婆姨家，你教我，我教他，紅紅火火是一家。到如今（漸快）肚子裏有了文化了，人人都說美乍了，睜眼的瞎子看見了，眼前的世界也擴大了，能看報了，能寫信了，能算賬了，能開條條了，從今後，咱提高文化大翻身，精塗人變成聰明人。

（唱，秧歌調）豐衣足食有保證。子子孫孫不受窮。

（白）我叫劉二，今黑麥村裏還舉識字模範，回家叫我婆姨開會走。

（唱花音崗調）

我劉二走來呀好歡暢，掏出個識字本唸上幾行：「七十二行莊稼為強，一籽落地萬顆歸倉，努力耕種積草屯糧，耕三餘一防備災荒。」（唱下）

妻：（上唸）生產生產，有吃有穿，學習學習，唸書識字。生產當個模範，學習要爭個第一。有人問我是誰，我就是劉二他婆姨。

（白）我和我男人訂下識字計劃，兩人比賽，一天至少要識兩箇字，我在紡線線的時候，就悄悄帶着把這兩個字認下了，不知他認

下了沒有？啊，叫我快把識字牌轉上，等他回來他要是認下就對了，要是認不下，哼，管叫他飯也吃不成，覺也睡不成，黑地裏跪到大天明。看他用心不用心！

（劉上，嘆歎一聲）

哪！說着他，他就到，叫我裝着不知道。

（妻坐地上照識字牌寫字）

劉：（進，看妻的樣子做了一個鬼臉，走上去推了一把）嘿，你看人家生產了一天，回到家來，你頭也不抬，口也不開，廟裏的泥臉，你裝的那一路的神仙？

妻：哎——看把你興的！你跟高長在那裏了，你沒看見，人家在這搭學習哩！

劉：管你學習不學習，我問你，你把咱猪食餽上了沒有？

妻：早餽上了。

劉：猪娃子餽好了沒？

妻：早餽好了。

劉：牲畜拉上糞了沒？

妻：拉上了。

劉：被窩毛被收進窯裏了沒？

妻：收進了。

劉：豬兒、羊兒關進門了沒？

妻：關上了。

劉：鶴兒、鴨兒趕進窩了沒？

妻：趕進了。

劉：水擔上了沒？

妻：擔上了。

劉：飯做好了沒？

妻：做好沒？

劉：你乍給端來吧。

妻： 端來什麼呀？

劉： 飯麥。

妻： 你還要吃飯呀？

劉： 看把她的！——活不拉拉的人麼，不吃飯餓死啦。

妻： 你要吃飯？（拉劉至識字碑下）

劉： 做什麼？

妻： 認字。

劉： 認字也不能當飯吃。

妻： 別裝模了，叫我來問考問你，今個認下的兩個字忘記了沒？

劉： （旁白）唉，我把她的，看我婆娘通文化，一講積極著哩，叫我試樣試樣她。（向妻）好我的娃子他媽哩，你看我出去勞動了一天，回來又參加變工隊開會，這個喘氣的功夫都沒有，那裏還有時間認字嘛？

妻： 你沒把字認下？

劉： 沒嘛！

妻： 那就不行。

劉： 不行你怎麼辦嘛？

妻： 怎麼辦？你給我把字認下，認下寫下，寫下記下，你要認得就對了，要是認不得，我叫你飯也吃不成，覺也睡不成，黑地裏跑到大天明，看你用心不用心！

劉： 好我的婆娘哩，你看我今個生產了一天，太辛苦了，今個就算了吧，明個我不到地裏去，給你在家要操心認字。

妻： 嗯？

劉： 不，不，給我認字。前晌認十個，後晌認十個，黑地裏捎帶上認十個字。

妻： 不行不行，生產也要生，認字也要認，認字就不能欠賬，你乍給老老實實的吃飯到那裡認字去。

劉： 唉，你就讓我吃了飯再認字吧？

妻：不行。

劉：真的不行？

妻：真不行，誰給你要笑。

劉：真的不行？

妻：真的不行。

劉：看我把你……（舉拳裝打。一笑）候，你聽我給你認字着！

（唱戲附註）

妻：黑洞洞天上

劉：出星星，

妻：黑板上寫字

劉：放光明，

妻：寫丁字，

劉：放光明，

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妻：認得清，

劉：認得清，

妻：要把意思講分明。

莊戶人爲甚要認字？

劉：不學習不知道大事情。

循社會，不認字，

糊里糊塗受人欺，

二人：如今咱們翻了身，

受苦人做了當家人，

睜眼瞎子怎能行，

哎嘛哎嘛學習文化最當緊。

（白）娃子媽，你看這兩個字，一個是學字，一個是習字，你說是不是？

妻：這算你冒說冒猜碰上了，不算。

劉：怎麼還不算？

妻：認下解不下，好比沒認下，解下寫不下，好比沒解下，還要寫下來。

劉：還要寫下來？

妻：是，還要寫下來。

劉：娃子媽，你看我給你寫來。

妻：喚，你乍寫來。

劉：一點一劃，一拐一塞，

（裝不會寫偷看識字牌）

妻：不許看，不許看。（跑前擋住識字牌）

劉：誰看誰，一點一劃，一拐一塞，圪圪含含，你說對也不對？

妻：不對。

劉：那一個不對？

妻：這個學字不對。

劉：怎麼不對？

妻：你看識字牌上那學字，長道道短道道一溜有十幾個道道。可不好寫哩。你這個學字，上面是個大小的小字，下面是個兒子的子字，偷工減料，就不像那個學字。

劉：看把你給能的，識字牌上寫的是正筆字，我寫的是簡筆字，一樣的。

妻：一樣的？

劉：一樣的。

（妻蹲在地下寫學字）

劉：（旁白）看這婆娘，臉紅叫她給我做過了，叫我也考問考問她。（向妻）嘿——你要考我，我還考問你哩，夜天咱認下的那兩個字你忘記了沒？

妻：喚，夜天那兩個字怕還沒記到骨頭裏去哩。

劉：記得了你給我唸，唸得對了便罷，唸得不對了，我叫你假也吃

不成，覺也睡不成，黑地裏等到大天明，看你用心不用心！

(將識字牌反過)

妻： 呀！豬八戒到打一耙他連一點虧也不吃！——對，娃子大，你聽我給你識字着——

(唱戲韻腳)

識字牌好比明燈一盞，

劉： 牌牌上字兒，

妻： 記在心間，

劉： 什麼字記心間，

妻： 這兩字兒叫生產，

劉： 你把生產講一遍，

妻： 萬般事兒它當先，

劉： 男的變工去耕，

妻： 女的織布紡線線，

劉： 又餵猪又撫羊，

妻： 牛兒驅兒一滿圈，

劉： 陽地裏，

妻： 種棉花，

劉： 地畔上，

妻： 榆樹李樹杏樹棗樹一鉢一鉢都拔下，

劉： 冬天裏，是農閒，

妻： 趕上毛驥，

劉： 得打種，(陝北吆牲口的聲音)

妻： 去馱鹽，

二人： 農戶計劃訂的好，耕三餘一大發展，大團塊堆小圓團豐衣足食
多喜歡！學習文化理當然，吸煙喫酒學習文化理當然。

妻： (白) 娃子大，你看這是個生字，這是個產字，合起來就是個
生產，產生，生生產產，產產生生，你說對不對呢？

- 劉： 哈！賭子認針，碰上的不算。
- 妻： 怎麼還不算？
- 劉： 認下解不下，好比沒認下，解下沒寫下，好比沒解下，——還要寫下來。
- 妻： 還要寫下來？
- 劉： 是，還要寫下來。
- 妻： 娃子大，你看我給你寫來。
- 劉： 噢，你乍寫來。
- 妻： 一點，一劃，一拐，一塞，坷坷岔岔，你看對不對？
- 劉： （嘆嗽一聲）
- 妻： 不算，不算！（急忙把字抹了，重寫下）一點一劃，一拐一塞，坷坷岔岔，你說對也不對？
- 劉： 我看不對，（用脚抹了產字下面的生字）
- 妻： 嘴，真的不對。
- 劉： 暖對了，你還說能成，讓我給你做一個先生吧，產字有這個生唸產，沒這個生還唸產，又是簡筆字，一樣的，
- 妻： 又是一樣的？
- 劉： 一樣的。
- （妻在地上學寫）
- 劉： （見妻積極的樣子，笑）——看她積極學習的樣子心想當個識字英雄哩，今個晚上，我也要選她一票。（向妻）告訴你一個好事摺。
- 妻： 什麼好事？
- 劉： 今黑裏咱村上開會選舉識字模範，咱們快些準備參加，咱們還要向全村來個挑戰比賽。
- 妻： 對，咱們準備挑戰比賽。
- 劉： 我再告你一件好事。
- 妻： 還有什麼好事？

劉：（取出『莊稼雜字』）你看這是什麼？

妻：那這個書本本，你那裏來的？給我，給我！

劉：悶上逢集，合作社裏買的（舉妻）『給我，給我！』你知道是什麼書？

妻：什麼書麼？

劉：這叫『莊稼雜字』，你聽我給你唸。

妻：對，你乍唸來。

（唱花音韻詞）

劉：七十二行莊稼爲強，

妻：（重複唱）七十二行……（向劉）什麼？

劉：莊稼爲強，

妻：莊稼爲強，

劉：一籽落地，

妻：（欲搶書）

劉：喫喫萬顆歸倉，

妻：一籽落地，萬顆歸倉，

劉：努力耕種，積草屯糧，

劉：耕三餘一，防備災荒，

妻：（把書搶走白）我們婦女紡織組要認字麼！

劉：我們雙工隊也要認字麼！

妻：你上得上買去。

劉：不行，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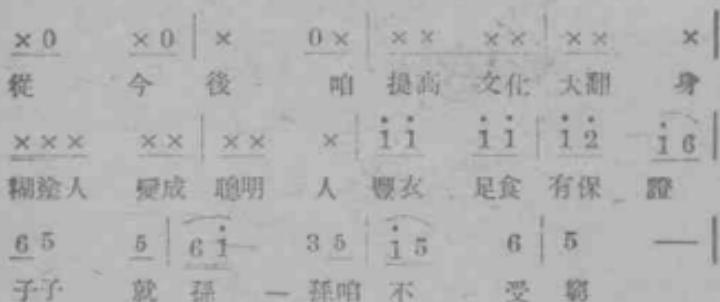
妻：（假裝把書本丟到遠處）我丟了。（急忙下場）

劉：（跑到遠處，一看沒有，回頭就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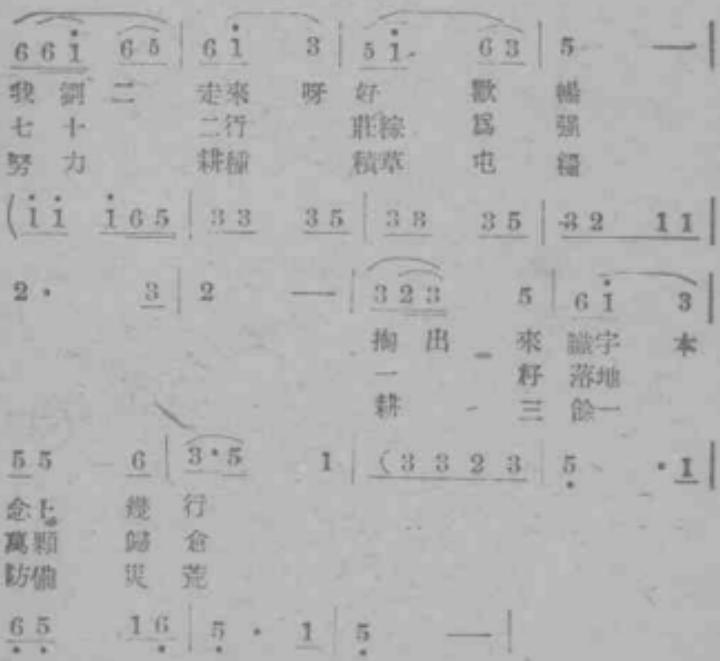
（下場完）

曲譜

(1) 秧歌調



(2) 花音崗調



(3) 戲 簾 韻

12 16 | 565 42 | 16 54 | 25 — |
 黑個 潤潤 天 上 出 星 星
 15 4 25 | 7 221 | 71 5 — |
 鋼板 上 寫 字 放呀麼 放光明
 225 7 | 2171 5 | 54 2421 | 2171 5 |
 寫了字 放光明 學習二字我 認得清
 225 7 | 2171 5 | 544 521 | 71 5 |
 記得滑 認得 清 要把那 意思說分明
 177 5644 | 525 | 544 2421 | 2171 5 |
 莊戶人 為什麼 要識字 不學習不知道 大事情
 52 5 | 217 1 | 54 2421 | 2571 5 |
 謝社會不識字 糊里糊塗 受人欺
 11 176 | 55 42 | 544 2421 | 276 5 |
 如今咱們 翻了身 受苦人 变成了 當家人
 544 2421 | 3571 5 | 1251 | 54 21 |
 鄭要的瞎子 怎能行 哟 哟
 221 71 | 25. 2 | 176. 51 | 5 — ||
 學習文化最難 當家呀麼 哟 哟

餵 鷄

綏德文藝工作團 集體創作

說 明

作於一九四五年，綏德文工團創作。反映當時農民「防旱備荒」運動中的一角，藉一個雞的細小事件，寫出了節約、家庭和睦和防備乾旱的意義。此劇的特點是不如一般秧歌劇之在形式上偏重歌舞，而是在內容上更生動些。創作者為本地人，對於本地農民生活熟悉，所以無論其人物、情節、語言均實質真實，誠懇，動人。此劇在農村中演出時，效果極佳，對當時「防旱備荒」運動起不少作用。（質敬之）

人物：

老大	三十歲
其妻	二十八歲
老二	二十七歲
其妻	二十五歲
老三	十八歲
其妻	十七歲
副職	（老大之子）十二歲
桂花	（老二之子）九歲

第一場

(老大家 (1) 拿兩隻雞回家去)

大娘 (唱) 1. 吃罷早飯去買雞，
下下蛋來換東西，
雞兒長的大又肥。
2. 我今年二十八，
補衣單衣早做下，
不由我心中好歡喜。
3. 我們家裡人太多，
我的男人又當家。
每天織布又紡花，
她姪個還不和。
他二媽 (2) 常常胡囁嚅，叫我心裡好起火。

(白) 我們家裡常相瞞瞞爭 (3) 買兩隻雞還不敢光明正當，
回家去叫那些 (4) 看見又要相瞞瞞，不了動 (5) 我是
個老大家，男人又管的家事，多買兩個雞還不能，唉！這
妯娌多了實在是不好。(慌得張張四面看了一下推門進)
丑雞，丑雞，媽給你買下雞啦。

丑： (白) 啊呀！媽，咱就有了六隻雞啦。

大娘： (後簡稱大) 唉！你乍 (6) 不敢給你二媽三媽說，這刻 (7)
快到做飯時悄悄的，你舀上一碗米，給順順喂。

丑： 我不敢，今兒偷我二媽做飯啦，我怕那撕聲啦？

大： 好哇啦，聽媽說哪，你乍偷去，以後雞下蛋賣了，媽給你買的吃乾糧 (8)，綢花衣裳，給媽買耳環，手鐲。

丑： 我不敢去。

大： 死捨砍刀鬼，不了 (9) 你乍照雞，這米我舀去。(下) (二
娘上)

二： (後簡稱二) 嫂嫂，吃飯啦，(此時丑雞聽見外邊有人就把雞
壓住，可是雞不住地叫，二聽見裡而不應就進門看見雞) 怎麼
(10) 你們又多下兩個雞，倫死吃飯價 (11) 莫也要佔強啦，我

將(12)變兩個羊啾，乍看那今兒也吵牙，明兒也嚷呀，一天恨不得停當，乍你們比人家多喂四個雞就
看不見（向丑）丑駕，你們這雞是那來的？

丑：（不應，不理他二媽）大(13)呀，媽呀……（直跑下去，同二
媳亦慌慌張張出了門，向後看了一眼很快的跑去了。）
（大娘手端一碗米上）

大：死墮茅口(14)我又沒偷你們東西，無故做什麼啦？乍盜著(15)
麼，就怕得跑啦，明說啦我這雞是娘家下(61)提的，誰也管不
定，誰把道帶拉個下，他手上就要害疔瘡。（此時二媳偷聽）

二：雞到你們家裡去來啦，我們娘家窮也有兩個雞啦，我吧不會悄悄買上兩隻帶喂到家裡說是娘家給的。

丑：明明你到我們家來啦！

大：不了我們家有鬼啦，

二：飯熟啦，讓吃頓吃來？！(17)

大：喫！就是買雞吧麼怎價呀？吃也是吃公老夥(18)啦，又不是吃
你一個人啦。

（老大從地裡拿頭回來）

老大：又爲什麼事情聲音那麼高。

（二媳見他等回來，就在門外偷聽）

大：我特買兩個雞啾，往生娘的就到咱家裏來啦，那(19)看見我毛
毛回來噬格溜溜價(20)就跑啦，你這當家的就不許把那兄弟她
說上兩句，我這嫂嫂的多買兩隻雞就不行啦。

老大：唯你這婆娘大，那些事比你小麼，你不許這個時兒，人家常說
若要好，大謙小，你看大半成這個，你們把糧食盡踏完，跳下
一年成(21)看把你們誠成個什麼樣！

大：都踏踏啦麼，又不是我一個，光我一個能遭踏幾類骨，我盤算
把鷄蛋賣了，能多縫幾件好衣裳麼。

老大：不靠肉就對啦，你過刻怕穿的不好！？

大： 那你乍不要穿衣裳赤尻了（22）跑去。

二： （態度很和溫）哥哥吃飯啦（下）

老大： 噢！（對婆婆，丑）乍吃飯走（同下）

第二場

（老二從地裏回來給羊砍的一些苜蓿）

老二：（唱）五月裏來太陽紅，晒得莊稼支不定
老百姓個個都擔心，眼看就要跨年成
我家種地四十垧，兄弟三個都勞動
日月光景能古董（23）吃飯穿衣不嫌省，
妯娌三個弄不成，爲點小事常鬭爭，
爲我大嫂心眼恨，一句話也不讓人口。

白： 遇到天旱成這個（24）跌下年成就沒辦法，我們這家業大啦，費用太多，那些妯娌幾個一滴看樣啦（25）總就公老夥（26）那東西，喂鴨隻偷米啦，噢，我那婆娘也喂兩個羊，也是喂料啦，那我嫂比我們還糟踏得厲害，我們能省着下個苗啦，明說啦這乍就是照樣啦，噢今年又給羊割的苜蓿，浮吃料也是不行麼！（迎門桂娃，桂娃，乍給咱哪羊去！（桂娃上拿苜蓿即下，二媳上）

二媳： 你回來啦，老大家今又買下兩個毛老子（27）啦，厲害的和老娘娘屁股下也似（28）五明大餅家（29）給鷄喂米啦，你乍砍那苜蓿是……咱誰不許喂料（黑豆）！

老二： 他們能喂動咱也能喂廢，你管你寵量喂，總就是這點「不擋嘴」（30）（下）

二媳： 桂娃，桂娃，來，（桂娃跑上）你到你外婆家給咱多捉上幾個鷄來，媽給你帶鷄籠去，（從後台拿出鳴蓮）乍快去（桂娃下）

三娘上看見了）

三娘：二嫂，乍你們也捉鵝去啦？

二嫂：唉吆！不要嫂嫂捉鵝，誰還記得這些，那今又捉得匪個吆，你動將引過（31）那還到你跟前裝人着哩。對我們動可厲害啦，再過幾天動對你也怕。

三娘：就這刻罷吆那裏對我好，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常說我穿的好啦，又嫌我問家裏要了細衣裳啦，不了動爲人該就是將引過算帶幾天好的吆。我們動自引過還沒穿身細衣裳啦，她就這號（32）衣裳。

二嫂：哎，你乍看咱纏綿穿的「齊增增」（33）價，乍看我穿這衣裳給咱家裡丟人啦。你管你來吆，只咱節省那幾件衣裳頂甚啦。

三娘：喚，咱們這號家就稀少，不和我們娘家過日月一樣，不較人家衆人說啦，盡量邁踏上動那四十垧地也不費事，再吆我們那也小啦，不和你們的也似當跟他們佔攬（34）這啦，佔攬那啦。

二嫂：唉！我們那死迷糊，不會佔攬吆，喚你三媽，以後嫂嫂不張嘴動價，咱也不張綬（35）

三娘：喚！二綬，我叫你給我變的（36）上上變糾我乍休管（37）給你做上個什麼！

二嫂：哎！咱兩個還變上個甚，乍來我給做走吆！

（二人下，大娘拿一碗高粱米，故意撒在地下）

大娘：丑驢，……快來（丑上）

大娘：快把咱鵝捉的來，這搭（38）有幾顆高粱米啦。

（丑跑下一回捉鵝上，給鵝喂食又將鵝壓的叫了幾聲，大娘在丑頭上打了幾下）死孩砍刀鬼，不要歷吆，叫你二媽們聽見着呀，（此時後台有鵝下蛋的叫聲）丑驢，快看誰家鵝下下蛋了，快收去。

丑：不是咱的鷄叫喚。

大媳：不是咱的也收去咯！（將丑推下，姪捉姪下。此時後台二媳也叫「桂娃，快給咱收蛋去！」桂娃應聲喚）

（桂娃在後面喊『日你媽的丑騙不要把我們鷄蛋收的去咯！』）

丑：『那裏是你們的』說着就跑上，桂娃在後面追上）

桂：日你媽的丑騙，偷人小子。

丑：日你媽，誰收你們鷄蛋啦？

桂：要熟蛋哩（兩人相認一陣就動手相打，大媳跑上把桂娃狠狠地打了幾下桂哭）

大媳：一時放脫（3.9）你乍怎價呀！

（二嫂聽見桂哭也跑上，將桂拉起，桂哭哭）

二媳：乍打！你們娘母子乍往死打那！把鷄蛋搶的去就對啦吆，還打啦。你們太驕傲啦，有本事再打！

大媳：誰收你們的鷄蛋來？你們母雞沒我們的公雞就會下蛋了。

二媳：誰叫你們喂來吆。

大媳：又不是爲你們喂的。

桂：那乍把你們鷄搬到鍋頭圪擗（4.0）去！

二媳：你們不要太厲害了，喂下那雞擗積家當呀！

大媳：咱吧又沒吃你的，吃也是吃公老鷄的，就把你危（4.1）成這個樣子。

二媳：你管你體量遭踏，餓起又不是我一個。

大媳：喫！好你二媽啦，你做那壞事多羞啦。

二媳：什壞事，乍說吆，乍說麥。

大媳：（唱）你二媽你不要光說人，你們喂羊是什事情，

婆娘漢兩個都偷料，誰又不是不知道！

二媳：（唱）嫂嫂你說話太厲害，偷料這不是你引開，

衆人面前你裝的乖，背地你比誰也壞。

大媳：（唱）你二媽你不要胡麻賴（4.2）你那心眼長個壞，不看

嘴頭子說的快，你那駱名也太的領。

二姐：（唱）領還不是我的領，誰要你來胡作怪，

陽畔上格針背畔上艾（4·3），雖然你漂亮我不愛。

（白）喫同你樣，一天家打扮的漂漂亮亮站到腳畔上，我領也不虛你
腳巴巴流腥（4·4）

大娘：放你的屁，你見來，你見來，不好也不像你們婆姨漢偷料去啦。

二姐：你通到這家裏乍厲害啦，能的驕掉尻格囚（4·5）
你太厲害啦，還想吃個人呀！

大娘：你怎樣枉說人啦，你黃天黑道，（4·6）不要兒不要女啦。

三姐：（上）你們又吵上啦，一個鴉蛋哪還捨上個甚？

二姐：喫，一個鴉蛋吆，還小眼的看莫個狠！（4·7）

三姐：二嫂，你不許少說上兩句，她吵不過那。

大娘：我們有你那忍讓性早不吵啦，

三姐：嫂嫂你也不要那樣說，你們這些事乍不要把我拉扯上。

二姐：喫，人家三媽的甚也沒說，不要給人家尋氣（4·8）

大娘：牛屎上來了個夾嘴了（4·9）

二姐：還不是你好人家不說我心。

三姐：俺願意恨你，咱走（拉二姐下）

大娘：你管跟上你那好二嫂走，把你引到茅港（5·0）裏也不知道，你看見老妮妮不，想欺負啦。

（老大，老二，老三開會回來）

老大：你還嘴頭一韓子也不問，就是個吵。

大娘：你不知道，咱這家裏活不到一塊。

老大：你不往一塊活哩又不是活不到一塊，（對二第三弟）你們乍看，咱這家裏常就唧聲聊氣，這個當嫂嫂的也就沒當起，可是你們那些也和這一樣照樣合標（5·1）的遭賠糧食，才將到鄉政府開會，你們也去啦，鄉長講的話都是叫咱們備荒啦，你們乍下去把那些都勸一下，咱們開上個家庭會，有什麼事情會

上再解決。

老三：我們鵝羊都不餓，有我們甚事理？

老大：你們那媳婦自引進，就想穿一身細衣裳，你乍好好勸一下！

老二：勸是勸聽不聽這不是由那些啦。

老大：不管他們乍請你乍好好勸，咱開會再說。（二、三弟下）（對大媳）

乍看見啦沒有，他們都自己勸自己的去了，你這個爲大不正駭
駭不穩（52）你乍說你這吵嘴對不對。

大媳：那又不是我一個吵啦，你看那三媽的將引過幾天就跟上二嫂嫂的欺負我啦，你又不是看不見，我不滿覺得這些小事值不得給你說，人家外人不知道就以爲我欺負他們啦。

老大：人常說『無風不起雲』你好他們這誣賴你啦，你是個爲大的還應該勸他們，你還能和那些一樣，到那些頭上一馬托的往過走啦（53）我還算個參議員，幫助人家訂計劃啦，調解人家的不和，自己家裏就是這個樣子，怎樣給人家說啦，你就滿不帶面子，就不怕人家笑話啦。

大媳：鴨實下啦，不給牠糧食就對啦，牠們好了的話，我好說話。

老大：你做什麼也要擡個人（54）你乍擡上個好樣子，把鵝交給公老夥！

大媳：他們不交乍怎價呀？

老大：只要你好了，他們就跟上來啦，丑陋你乍下去把你二大他們叫的開會來（丑下）

（老二、二媳上，二媳把老二拉在門外）

二媳：今兒到會上你可不要先說，等他嫂嫂說了你再說！

老二：那邊早說還不是一樣的（二人進門）

二媳：三媽的，還沒來，三媽的開會啦，

（老三、三媳，兩個孩子都上來）

老大：你們都來啦，咱們這刻就開會，你們有什麼就說什麼。

(這時都不先說互相看了一會)

老三：(對三媳) 你乍說哩，等甚哩。

三媳：我們那回來也說哩，我乍解開了，是訪年成的話，我那身衣裳
乍不要了，等以後好年成我再縫。

(會上又沒有人說話，靜了一會)

老三：乍我們鷄也不喂，羊也不喂，說完了，你們乍說哩，

老大：(對妻) 你還盜楞楞價(5.5) 站下等着哩，

大媳：人家也環着哩，又不是我一個，他們交的話，我也交！

二媳：做什麼還要攀個人，你今兒不交鷄我就不交。看你把我怎價
呀！

大媳：你那屬哩啦，誰能把你窩價呀，

二媳：我成天價受你那氣也受够啦！

大媳：你受我甚氣，你說！

二媳：你就忘啦，年時六月蒸下些饅頭，你就給你偷下了，乍弄的沒
吃够，我還吃了些黑面包子，你三媳你擺誰沒吃？

大媳：誰偷來了，吃頓那都沒吃够，我們不好。你們娘家兄弟來，你
就自己家裏那白麵烙的吃餅子，我們娘家大大來了就給吃些燙菜
攤飯。

二媳：放屁，太陽紅當當價，咱監上把香，誰好誰壞天知道！

老大：你們乍越來越厲害了，看這是什麼樣子，吵上就不住氣了，這
是叫你們開會來了做什麼來了？(對老二) 你乍把你們那管個
一下。

老二：(對妻) 以前那事不要提啦，少說上句，

二媳：俏些，誰要你管啦，都和你算個帳(5.6) 叫人欺負死
啦，

老二：唉，說不聽罷，咱將說了一句還換了個頭子，(5.7)

老三：你們叫我們開會來了，又不是看你們吵來了，你們要吵的話我
走呀(下去)

三娘：二嫂，過去那些事乍不要提啦，頂甚哩，

二娘：喟，成天價受那的氣就說不完，把公老爹的糧食，換得菜子娘們兩個吃上，桂娃變成那個樣，還有給吃上一個，就那麼壞，想把一家都減完乍利酒些。

大娘：你見來？你見來？誰是證人？

二娘：桂兒見來，還枉說你啦。

大娘：（拉桂娃）你見來？你說。

二娘：你說嘛，怕什麼。

（此三桂娃害怕，他們都叫說，二娘打他一下，他就哭啦）

老大：你們成了什麼樣子啦，這些事情把娃娃們連累的這麼囁嚅，這會怎樣。

二娘：你們剛開頭開，不隔我還有事呢（拉桂娃下）

老大：（對老二）乍看你們那厲害成甚啦，想怎樣就怎樣，想走就走啦。

老二：那邏列不由我管啦，說也說不聽！

老大：三媽的你乍還能和那拉上話，下去把那勸一下，閒會再說。

三娘：勸是能勸，那主要的是我嫂，我二嫂乍好說話。

老二：喟，就那樣我嫂好了，那也沒什麼。

老大：（對妻）你瞧見沒有，今兒這會要開好就看一個啦。

大娘：你乍看見啦，看那二媽的乍厲害的。

老大：你就滿不給我弟兄們帶個面子，底下給你說的好好價叫你會上不要吵，上來又吵起來啦，叫你給二媽，三媽的低上個頭把錯謨承認一下，你到會怎價又吵起啦，你看我們弟兄們就不和你們一樣，和和氣氣好商量，不計較小事，哎，你是願意好咱就按好來，你是不想好的話，我把你有的是辦法（大娘不理）哎，給你說話就滿不聽啊，你有娘家，有的娘老子，哥兄弟，把你娘家請來，看怎辦吧，我可是尋你大你媽去呀。

大娘：乍尋上個甚，只要我給他們低上個頭就對啦。

老大：只要你好了頓價（5.8）我還帶上個甚，二媽的，三媽的我保臉能好？

三姐：唉，哥哥要開會乍開，我二嫂沒什麼了。

老大：三歲（老三乳名）還沒來？

三姐：就來啦（老三上）

老三：你們乍吵够啦沒有，吵够了乍開會。

老大：咱再開會，有什麼和和氣氣的說，不準吵！

大姐：二媽的三媽的來啦（二、三沒有言語）

大爺：你二媽，你三媽乍不要計較，我買菜子是真事情，那車沒給桂娃吃就不對。

（二姐不言語）

大姐：唉，以前那事都是我的不對，我乍承認起自己的錯誤！

老二：（對妻）嫂嫂能承認錯誤你乍不要計較！

大姐：只要你們不計較就好嘛，

二姐：唉，以前那吵都有過錯，只要以後不了就好啦，誰還計較你哩。

三姐：不會，誰還計較哩，

大姐：以後乍把我那鴨交給公老夥，再也不糟踏糧食啦，煮下要箇省，要防年成啦！

二姐：你那鴨交公領，我也把鴨交公，羊也交公，以後也不要餓肚啦，讓這兩個娃娃給割苜蓿頭。

老大：（對兩個孩子）還有這兩個降臨日的（5.9）以後再也不要打架啦，好好給羊換的餵草，乍要去！（兩個孩子下去）

老三：嫂嫂，二嫂我們哪才引道，小哩甚也解不下，你們要多幫忙哩。

大姐：二姐：（同白）咱們妯娌之間嘛還不能？以後咱五相多說。

三姐：我甚也解不開，你們乍多說。

二姐：還有那飯煮下啦這嫂嫂一個人管，你三媽看行不行。

大姐：以後咱們吃稀些，那些男人們上山乍吃稠些，一天該吃升半吃

上一升，要節省啦（三弟兄在說這不是好辦法）

老大：咱今兒這會開好啦，說了就要做，不能光嘴溜（60）！

衆人：咱說了就要做。

老大：咱們以後和和氣氣再不要吵吵鬧鬧，飯煮下仔仔細細，衣裳穿的不露肉就對了，以後有了好收成乍願意穿甚麼甚啦。

老三：咱以後有什麼就開家庭會議來解決。

衆人：家庭會議好，以後就開家庭會議，再不要鬧了。

老大：沒什麼話了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去！

衆人：乍以後再不敢吵啦嘛！ （大家下）完

1945年於綏德

【註】

1. 「老大家」——老大的媳婦
2. 「他二媽」——老大家稱呼老二的媳婦
3. 「相漸翻爭」——吵架
4. 「那些」——他們
5. 「不了動」——不然的話
6. 你「乍」不敢——你可不敢……「乍」有時作現在，這就……
7. 「遯刻」——現在！
8. 「乾烙」——一種烤熟的麵食，類於燒餅，
9. 「不了」——要不，
10. 「怎個」——怎樣，「怎」讀Z A，
11. 「偷死挖掘」——偷偷摸摸，
12. 「將」——剛
13. 「大」——父親，
14. 「死墳茅口」——罵人語，「茅口」，廁所
15. 「乍盛着麼」——你只管待着麼，
16. 「娘家下」——娘家里，
17. 「願吃頓……」願意吃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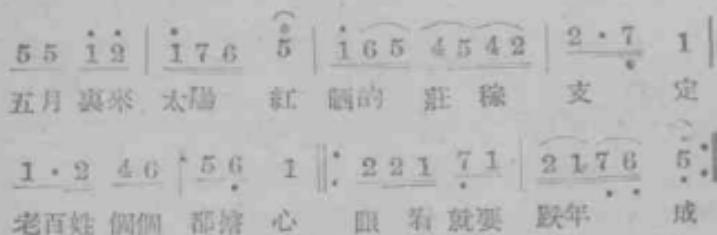
18. 「公老夥」——大夥兒。
19. 「那」——她，有時作他。
20. 「格溜溜價」——形容跑的很快。
21. 「跌下年成」——「年成」荒年，「跌下年成」，遇上荒年。
22. 「赤尻子」——光身子。
23. 「光景能古董」——生活還能維持。
24. 「天旱成這個」——天旱成這樣子。
25. 「一滿看樣喟喟」——都見看樣喟喟，相互看着，推諉。
26. 「總就公老夥那東西」——就是大夥兒的那點東西。
27. 「毛老子」——指鵝。此處帶有罵人意味。
28. 「厲害的和老娘娘屁到鍋下的也似」——罵人厲害像是老娘娘拉屎可以拉到鍋裏一樣……
29. 「五明大朗」——光明正大，理直氣壯，一點也不躲避。
30. 「這點不攤攤」——這點家當。
31. 「你勸將引過」——你要，才娶過。勸，語助詞。
32. 「這號衣裳」——這種衣裳。
33. 「齊增價」——整整齊齊的。
34. 「我們那小啦，不和你們約也似……佔攬道，佔攬那……」——我男人也小，不和你男人一樣……佔攬，收拾。
35. 「雌嫂不張唱動演，唱也不要張羅」——嫂嫂不理咱的話，咱也不要理她。
36. 「變的」——換工。
37. 「休管」——不管。
38. 「這搭」——這裏。
39. 「一陣放脫」——貪放掉了。
40. 「圪塄」——參角落。
41. 「把你危成這樣子，」——危，急，或怕。
42. 「胡席賴」——胡亂抵賴，要賴。

43. 「陽呻」——向陽的山坡，「背呻」——背着太陽的山坡
 44. 「我腳也不虛你脚巴巴流濃」——我壞也沒有壞的像你那腳
 底下流濃，
 45. 「能的腳脚兄弟閃」——罵人話。能的把頭掉到屁股裡搖
 幌。
 46. 「黃天黑道」——罵人，遭遇不吉利。
 47. 「不小眼的看裡個眼」——誰還把他看到眼裏
 48. 「給人家零氣」——找着給人家生氣
 49. 「半崖上下來個夾嘴子」——罵人話，你還空裏出來多嘴。
 50. 「茅港」——茅坑，廁所。
 51. 「和這一樣照樣合樣」——你們還學他這樣子！
 52. 「爲大不正，駝狀不穩」——形容老人家不正
 53. 「一馬托的往過走啦」——毫無顧及的的走下去，做下去。
 54. 「舉個人」——拉扯着一個人，
 55. 「疋楞楞價」——呆呆的，
 56. 「棉鴨」——棉花綢綃，軟，怕事
 57. 「挨了頓頭子」——挨了一頓謔（或打擊）
 58. 「你好子領價」——你好子的話
 59. 「蹲驢日的」——罵小孩
 60. 「不敢光摸溜」——不能光說漂亮話，說了不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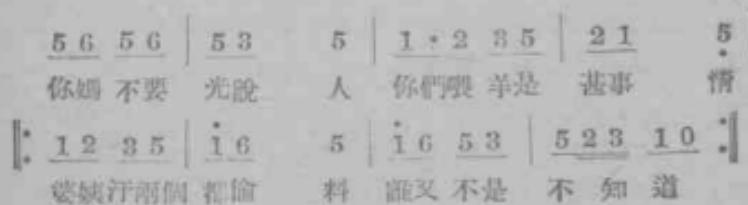
第一曲

<u>5 5</u>	<u>4 5</u>	<u>6 3</u>	2		<u>5 6</u>	<u>5 3</u>	<u>2 1</u>	5		
吃	罷	早飯	去買	鵝	鵝兒	長的	大叉	肥		
:	1 2	3 5	2 3	5		1 1	6 1	2 6	5	:
下	下	蛋來	換菜	西	不由我心中	好歡		喜		

第二曲



第三曲



註：反覆的地方都是迴門

回 娘 家

蕭 汀·方 杰

說 明

此劇作於一九四五年，是秧歌運動中較晚的作品。主題是寫邊區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種買賣婚姻的風俗，這種風俗對於邊區老百姓生活的發展是一個妨礙，為多數的青年農民所反對，而為少數瞞筋不開的老人所支持。現在邊区政府尚未明令禁止，但以下輿論的反對很強烈，作者正是為這輿論說話，從這裏我們顯然可以看出作者是已經相當熟悉了老百姓的生活。對於人物的刻劃，語言的運用很是純熟，而且也無過火堆砌的毛病。在形式上，運用秧歌的技術也很圓熟，結構上也很緊湊。作者蕭汀、方杰是延安西北文藝工作團的團員。西工團是邊區文廣領導下一個專為羣衆演戲的專業劇團。

追記：四月二十日晉察冀日報載，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最近通過辦婚條例草案規定辦婚自願原則。則此種羣衆輿論已形諸法律了。（張庚）

時間：某年秋後

地點：陝甘寧邊區某農村

人物：父—五十一歲，很齊齒

母—與父年歲相若，一個很慈愛的母親

三姐—十八歲，新出嫁的姑娘

父：（上，唱「崗調」）

我老漢今年五十一，老婆子生了三個女，大女二女早嫁人，
三女這月才成親，今兒是她回門日，我清早便到鎮上去，買酒
買肉待女婿，好叫老婆子心歡喜。

（白）今個是咱三姐，三女婿回門的日子，天剛麻明，老婆子就催我
趕快起來到鎮上買酒買肉，我那老婆子可是疼女兒哩！

（想）不過三姐這女子，也真是生得機靈，長得俊俏，惹人喜愛。再說，他婆家爲了接三姐過門，也花了不少的錢啦，兩疋市布，
一百塊白洋……上幾百萬哩！今個三姐跟她女婿了來回娘家，
也該買兩斤肉給他們吃吃，看我打了一斤燒酒，一斤豬肉，一斤
羊肉，還有半斤粉條子，可不少呢！就是這賣肉的餓人太窮
先人了，一斤肉還掛一塊大骨頭，定有四兩重，我叫他刷了，
他硬是不刷，吵了大半天少給他一百元，呸！我是誰？你能虧
我？要不是衆人拉着，我非換他不可！看，天不早了，快走！
（唱「崗調」）手提酒肉回家轉，不由我心中好喜歡，豬肉粉
條下燒酒，羊肉蘿蔔包桶食。只等女兒回家中，一家大小樂一陣。
（白）三姐媳婦！開門來！

母：（上，唱「崗調」）。

我在家中心着急，等候三女來回門，忽聽門外有人叫，想是我
女兒到了家。（開門，父上，母白）

哎，原來是你買肉回來咧。

父：回來咧，看，賣肉的老頭真慚人，割一斤豬肉帶這一大塊骨
頭！

母：看，叫你多買兩斤，你就買這點子。

父：够了，够了，幾個人呀！

- 母：够了？女婿第一趟回門嘛！不請幾個人陪陪，再說，路遠，他們難得過一宿才回，這一頓就吃完了。
- 父：還要請客？人家都忙着哩，誰來嘛！過一宿你留下些做兩頓吃嘛！
- 母：你就捨不得多掏一個麻錢出來！
- 父：肉貴了！肉貴了！
- 母：一講就是肉貴了，我看你是錢窟窿裏爬出來的！
- 父：（拭汗）可把我熬日場咧！
- 母：熬？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帶這麼大還不然你跑了這幾步路就熬咧？一個女婿半個兒，女婿子以爹還孝順你，看！別虧你這個老丈人哩！
- 父：別老丈人啦！我不要他們孝順，只要你真不抱怨我也就成了！
- 母：誰抱怨你咧？瞎說！
- 父：那大娘的壞事，那一個你沒抱怨？
- 母：唉，你還說咧，那大娘二娘不都是你給害了。
- 父：我咋給害咧！（裝一袋煙）。
- 母：你還嘴強！（唱「銀紅絲綢」）
嫁女要看女婿人品，
只有你嫁女看彩禮，
女婿人不好，女兒沒有靠，
到後來受苦受氣受飢荒！
- 父：囉……道興彩禮咧，是古禮嘛！邏刻誰還不興彩禮咧？女兒受苦受氣是命不好！
- 母：命不好？看看大娘不是你只圖彩禮多，睜着眼睛要嫁給張家，女婿子是個獨眼龍，灰把頭照鏡子，人不人，鬼不鬼！咱大娘心裏可瞧嚴一輩子哩！
- 父：她還是生兒養女過日子！
- 母：我二娘是多好的一個女子，那個看了不夸獎？也是你只圖彩禮

大嫁給李家，二流子女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二姐過門沒幾年，就把一份家產浪蕩盡了，現在要不是政府改造二流子，我看就只有討飯了！

父：別說了，別說了！

母：別說了？要不是我說來說去三姐的事也讓你給壞壞咧！

父：這三姐女婿該是你相中的最好的吧？

母：我相中的！我不是看他的家富我是看他這人（唱「銀絹絲」）
三女婿是個好勞動，
鄉裏人人稱贊。

麻明上了山，黑天還受苦。

去年生產當了英雄！

父：那還不好？

母：好自然是好，要不是我作主，要依你這他大興彩禮，可真要够
娃他媽的了！（唱「銀絹絲」）
買賣婚姻舊習慣，
嫌貧愛富理不端，
女兒是我生，女兒是我養，
挑選女婿要由我作主張！

父：不是早依你不要那一百塊白洋了嗎？（看）這天快晌午了！三
姐這娃也快到了！

母：哎呀，只顧跟你磨嘴皮子了，快作菜去！（下）

父：（向裏）這老婆子就反對我興彩禮！三女婿這娃，人小鬼大，
硬說給了兩疋市布，給不起白洋了，再要白洋就要賣牛了，這
老婆耳朵軟就聽不起訴苦，就相信了，說三姐過門沒法過日子
，就不難爲了。我可不能這麼便宜。這是瞞着這老婆子逼着那
娃給了一百白洋。還不是拿出來了！哎呀？剛才買肉回來遇着
那一個二桿子，眼睛長到頭頂上了，那麼寬的路，一頭撞到我
懷裏，撞得我臉裏白洋「叮噹」「叮噹」的直叫，我掏出來收

數着丟了沒有？（掏出手巾包欲數又停）可不敢讓這老婆子知道！（向裡）呢，三姐她媽！

母：（內應）又幹啥啦！我和媽哩，瞞不上！

父：啊哈，沒喎！我是問你切肉了沒有？要快點切哩！（打開錢包數，唱「銀羅絲」）

一五一十聲叮囑

一元一角看細確

嫁女與彩禮，自古理應當，

誰敢說我老真心太貪。

（白）幸好沒丟，不知道藏在那裏才好！（忽一元落地，母突從後上）

母：叫你買的頭和麵你忘啦！

父：（拿錢手中錢）啊！買啦！買啦！在這裏！在這裏！

母：（指調和麪盆地上白洋）這從那裡來的？

父：（急接錢）還不是我們那幾十元白洋；我拿了這個給娘匠看看，想給咱三姐打對銀錠子！

母：（看了他一眼）唔！（入內）

父：（做鬼臉）誰！（急忙起摺入懷裏）

我來幫一下吧！（下）

（三姐上）

三姐：（唱「慢五更調」）

三姐心難過，爹爹把事作錯。

你為彩禮壞了我，到婆家讓我受奚落。

前天結了親，今個去回門。

婆婆她生氣不過門？女婿子賭氣不來咱娘家門。

翻山的路實難行，家窮沒有牲畜。

一路上孤單又冷清，誰家姑奶奶我這擁可憐？

（白）我，三姐，前天過門跟主家結了親，都因為大是個娶財

鬼，把一個錢看的比磨幣還大，逼着婆家送彩禮，婆家沒辦法
把糧也賣了，牛也賣了，還借了一大筆債才把我接過來，如今
過了門，家裏光景大不如前，生產也困難了，在婆家只看人家
臉色，今個三天回門，女婿子氣的不到我家來。唉！（唱「五
更調」）三姐去回門，苦處說不盡，要把苦事給媽說乾淨，看
大娘給我怎樣安頓。

（白）啊！到了，唉，人家女兒三天回門，就這個樣子，真不
好意思，這都是大仙作下的錯。

父：（上，唱「巔調」）

看時光，已快到晌午，我三姐為何還不回來，

（出門，見三姐：白）啊，三姐，你回來咧！

三：（進，不理他）。

父：三姐他媽！咱三姐回來咧！

母：（跑上）我三姐親女在那裏？好姑兒，媽可想死你了！（拉三
姐）

三：（不語）

母：騎牲口來的？牲口拴好了沒有？

三：媽，沒有，走來的。

母：走來的？看你女婿子！新媳婦回娘家，怎忙的連牲口也捨不得
牽來騎！

父：也沒啥，好在就這二十來里路！

母：你看我到忘了，他呢？

三：誰呀？媽？

母：你女婿子？

三：（轉過臉去）

母：（笑）看這娃還害臊哩！他大，你不去接他來！（父出）三
姐，你看才幾天不見，你媽把你忘的實在一噃，怎麼你還在
女婿頭前了？他那你多遠？

三：人家才不來咱家哩！

母：誰，誰不來咱家？

父：（進）這娃怎沒在外面？

母：沒到？

父：沒！

三：人家沒來，

母：怎咧，你女婿不來？

三：唔，

母：（不高興）怎咧，這猴小子怎麼不來？那家女婿不回門拜一拜丈人丈母？聽，下次來，我非問他個明白不可！

父：怕他不來，這小賊娃子！

母：（不高興，坐）下次來說不上原故，我非說他幾句不可！三姐，來，媽看看，媽兩天沒看見你，心都不在肝花上啦！難叫頭遍我還睡不着，天一明就覺密裡空空價！

三：（不語，坐媽身旁）

母：喲！這娃怎氣呼呼的！

父：三姐，你啥時起身？你媽老早就作菜等着你啦！

三：（不語，不覺拭淚）

母：瞧！這娃怎第一趟回家就擦眼抹淚的，

三：（拭淚）

父：（猜到幾分，故意打岔）看你，這娃從小就沒離開你一步，這會離開你幾天，你想她，她也想你咧嘛！

母：（喜，笑）好我的娃！那有不出門坐閨女，找了個如意的女婿，也安了媽一件心事！

三：（哭，伏媽懷裡）媽！

母：喲！你怎哭咧？

父：看你就是這麼囉嗦！幹麼老問！越問娃越難過！

母：不，看這娃哭的傷心着咧？

父： 你女婿欺侮你咧？

母： 那娃是個好娃，不言不語的！

父： 我看不一定！

母： 是不是？

三： 哎呀，媽，那有那麼回事？

母： 好嘛？我說咧！（唱「銀錦絲」）

咱們邊區有法令，男女一律講平等，

夫妻要和氣，不許誰欺人，

夫唱婦隨遇光景！

母： （白）到底怎咧？

三： （抽咽不語）

父： 一定是婆婆不喜歡她，顯，看你這娃，會作媳婦兩頭暎，不會作媳婦兩頭傳，你婆婆不喜歡你，你不該回娘家哭，

三： （不語，哭）

母： 才過門三天，你婆婆也不會有啥不喜歡你的，你婆婆也是個賢善哩！（唱「銀錦絲」）

侍奉公婆要孝順，紡紗織布幫助家庭，

公婆年紀大，作事要細心，

對人家要對自己親人，

三： （哭）不是婆婆對咱不好！

父： 我看那是跟妯娌小姑子鬥蠱氣哩！要不是看你第一趟回門，你可知道我這老脾氣！非罵你一頓不可！過門三天就跟人吵架！哼！

三： （氣，吵）咱沒妯娌小姑子你還不知？！

母： （笑）看這老東西，越過越懶惰了，人家就那麼一個獨子，你別說話，咱娘兒倆拉話關你啥事！

三： （哭的厲害）

母： （經過）好女子，別哭了！哭的媽心裏流着哩！受了啥委屈告訴

媽，媽給你作主（唱前調）
 叫聲三姐我親女，好娃你受了啥委曲，
 件件說仔細，件件說分別，
 有個媽我替你出一口氣！

三： 大！你們害了我啦！

父： 看這女子，大怎你咧！

母： （扯之）不要你說！（亦拭淚）三姐，你是我親生女兒，媽怎
你咧，你女婿子是媽親自己相中的，好娃嘛！

三： 媽！（唱「慢五更調」）

婆家待我好，女婿也厚道，
 那幾年政府裏多幫助，
 靠勞動他建立了家務。

父： 是嘛，這兩年他家道好起來了，前兩年一窮窮的灰溜溜的，而
後政府又是這貸哪那幫助哪，那娃又能受苦，這狗只怕耗子到
中壘咧！

三： （不理他，唱前調）

只怨我的人，要的彩禮人，
 賣了糧又賣了牛，好光景變成了窮光景，

母： 怎麼？賣了糧賣了牛？

三： 媽！（挨唱前調）

糧食不够吃，擯了一身債，
 一家大小都憂愁，明年怎麼能生產！
 不是為別的，都是長發根。
 彩禮太重我大把他逼，彩禮太重我大把他逼。

母： 看，看這老東西，你到底怎咧？

父： 我怎咧？看這娃，吃裏扒外！我把你養了這麼大，過門沒三天
，就只認婆家不認娘家抱恨我咧！

母： 哈時賣了牛？上次我不是說給不甚那一百塊白洋就不要了吗！

咱女兒過門也要過日子，給了還不是帶過去？我不管什麼彩禮不彩禮，我只管我娃過去能過好光景，哈排場嘛紅火嘛，都沒啥。那白洋不要還賣牛幹啥咧嘛？馬善衆人騎，人善衆人欺，一定是你那婆娘要什麼鬼，真的掀倒咱娘們頭上來咧，我到婆問問那老婆子（氣沖沖的站起來）

父：就是那老婆子搞鬼，我早說了，這親事是拿着拐杖吹笛子，沒眼兒。

母：（冷笑）嘿嘿，要你抱怨我沒眼兒！三姐是我的命受了氣可不成，你給一偏驟，我這就尋她說話去！（就要走的樣子）。

三：（拉住）媽，你錯怪下人啦！（唱前調）
不能錯怪人，你只把大來問，

這中間事情他知細情，是他又要了人家白銀。

父：（抵賴）誰要了他白洋咧？

母：我錯怪下人咧？你大要了人家白洋？

父：誰？

三：誰？（唱「山楂花」）

還差白洋一百元，我大逼他硬要錢，
沒法賣了大犍牛，還借了隣家五十元。

父：這娃，瞎說！

三：瞎說！（唱前調）

左右鄰居氣不平，村上那個不知情，
人家說咱不盡情，逼的女婿沒吃的，
大大做事不講理，瞞着媳婦辦事情，
明說彩禮不再要，暗地逼人要東西，

母：（生氣）（接唱前調）

老東西你不講理，瞞着我來作事情，
人前背後申公鈞，暗地你是另一套。

三：喎！媽！這日子我真難熬（唱前調）

東借糧來西借米，婆媳見我就生氣，

女婿子不來把我理，鄰居見我也沒趣，

母：（接唱）

老東西你沒良心，逼的女兒受苦處，

女兒難道不是你親生，這樣日子怎過得成？

父：（亦生氣，接唱前調）

自古結親興彩禮，那家娶親不用錢，

當初我彩禮把你迎，誰知你把我怎麼的？

母：我問你，我說這給不起的彩禮就不要了，你幹啥又瞞着我攜入家那一百元白洋？

父：誰收他白洋來？

母：看，咱自己養的女兒這撒謊，你不要賴，我剛才還看見哩，你沒收？你掉在地上的白洋那來的？

父：（不語）

母：說呀，那裏來的？

（狡猾）不給你說了嗎？是咱家裏那幾十元白洋，我拿了幾塊看給他打副鉗子！

母：嘩，把你說的美氣？打鉗子？不用說了！

我大姐二姐過門，你都是說打鉗子打首飾，可沒見你給我娃帶去一對，你要那些銀子當飯吃？老丁還帶到棺材裡去，好，我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拿咱家裡的啦！

（轉身回窯，走幾步又回身）拿出來！我看你懷裡有多少就知道了！

父：（不語）

母：我要看，掏出來！（動手去掏）

父：我看你翻了天了！咱鄉區講平等，你到此我還大啦！

母：說呀，我問你，三邊是咱門孩子，女兒是我生的，我不能看着女兒受罪，你管不管？

- 父： 我不管！嫁出門的女，還出門的水！
- 母： 一定要管，三姐，你問你夫，看他要不要你這親生的女兒，管不管你的死活？去，跟你大鬧！
- 父： 你要管你管！三姐！你瞞着你相中的好女婿家，沒吃沒喝，還來怪我惹你大！去！跟你她鬧！
- 母： 我管我就管，彩禮錢拿出來！
- 父： 紿你？你怎相？
- 母： 退給人家！
- 父： 退？與彩禮的不只咱一家！
- 母： 你要我女兒怎樣過活？
- 父： 嫁她家接得過去就養活得起，退東西？沒事。
- 母： （氣，哭，唱「山楂花」）
老東西你不講理，一句一句把我逼，
我的三姐受苦婆，我也不能活下去。
(白)我就沒見過你這樣人，把銀錢看的比自己骨肉還重！你還顧閒哪？你看，我非常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來評論理不可！看在這邊區新社會有道理沒有？爲了銀錢把女婿一家大小逼的成了窮光棍！(哭)
- 三： (亦哭)媽！娘！都怪我！(唱前調)
都是你女兒嘴不好，惹得爹媽把氣生！(向父)
怪我不該回娘家，讓我即刻轉回程。
(起身就走)
- 母： 三姐，你不能走！
- 父： (沒主意，拉住三姐，接唱前調)
三姐好哇不要急，不能回到婆家去，
今天暫時才回門，這樣惹人瞧不起！
- 三： (接唱前調)
我回婆家怪我命，死活百年由他人，

能熬幾天熬幾天，再也不進娘家門！

母：（接嘴）女兒是你自己女，女兒總是咱的命，

眼看女兒受飢荒，難道你不動一動心？！

父：有話，慢慢說，這彩禮嘛……

母：退不退？

父：（少停，小聲地）不能退！

母：好，你不退，我出去找衆人找鄉長來評評這個理！

（轉身就走，父忙攔住）

父：（軟下來）三姐媽，咱們慢慢說！

母：退不退？

父：（支吾地）慢慢說嘛！

母：難跟你慢慢說，我知道你的毛病，錢就是你的命根子！你爲了錢，女兒也不要了！

父：（冒火）命根子就是命根子！誰也不能動！要彩禮的也不是我一家。

母：好！錢是你的命根子，女兒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看我三姐受苦，我捲鋪蓋回娘家去，（搶入內廂拿了一個包袱出）。三姐，你跟媽到你舅家去！我看你這老漢一個人怎樣過日子，自己捱着心想一想，爲了彩禮不遭人品，你把大嫂二嫂害了，又來害我三姐！

父：哎，有話慢慢說！

母：還有什麼說的！你拿彩禮逼人，如今親戚不上門，國居指你脊樑筋，我沒臉跟你在一起。

（欲走）

父：（攔住）三姐，勸勸你媽！

三：我不會動，媽說的對！

父：唉！

三：大！（唱「銀錦絲」）

叫聲我大你細聽，三姐是你親生女，
從小爹疼我，把我養成人，
如今怎能眼看我受窮！

父：唉！

母：（唱前調）

她因爲她受了窮，把她當作活罪人！
丈夫瞧不起，公婆也生氣，
這日子她怎麼能過得去？

父：唉！

三：（唱前調）

叫聲我大你細聽，媽媽說的有道理，
若是你不依，叫人評評理，
村裡頭那一個不來笑謔你，

父：唉！

母：（唱前調）

兒女觀家不好看，全村大小把你瞧，
女婿不上門，女兒不回家，
吝嗇鬼人人把你罵。

父：唉！

母：（唱前調）

你把彩禮退還他，女婿買牛又還債，
一家吃得飽，明年好生產，
到後來男耕女織一定能發家，

父：唉！唉！

母：（唱前調）

他家生產發了財，飲水思源怎能忘了咱！
女婿孝順你，多好的兩親家，
你是個賢丈人，人人把你誇，

(白)一個女婿半個兒，逢年逢節，還不過來給你老人家磕個頭，送些禮，孝順你這老丈人！這娃再養個胖娃娃你還不抱抱外孫子？

三：(害羞)媽！你怎說這些！

母：呢，要說哩。(對父)你管不管？

父：唉！管自然要管！

母：管是要管？彩禮要退，你瞧三姐是你親生女，你真能眼看他受罪？三天五天多少要周濟些，花來花去，還不是一大筆哩，你呀！老鼠啃鴉腿子，就歡喜一絲一絲來！

父：(不語)

母：怎相？不說話啦？

父：唉！(唱「銀細絲」)

越思越想越慚愧！我老漢作事把理虧，
算來又算去，怎能再不依！
我怎能不疼我親生女！

母：你倒是管不管？

父：三姐她媽！我也想開了，(唱前調)
三姐是咱親生女，怎能看她受苦寒，
親家沒吃的，還得我周濟，
倒不如痛痛快快退彩禮，

(白)唉！說痛快就來個痛快算了(掏出錢)三姐！這是那一百元白洋，我一個也沒捨得花，你回去帶回去罷，還有那布！咱家也不稀罕，都拿去吧！

(父將白洋給女)

三：(不接)

母：看這娃還生氣呢！

父：三姐，別氣啦！你總是我親生女兒，兒子女兒都是一樣，我也看開了，我老了颶一伸眼一睂，我把白洋帶到棺材裏去又頂個櫬

用？拿去，叫你女婿把牛驥回來，借還駁，買些米安了家，明年你好好生產，三姐，這是你大自鄧縣送的嘛。

三：（含羞接過嘆哈一笑）你就怕我紅咧！（跑下）

父：看你這娃（轉一頭）我早就這麼算完了！啊，三姐媽，三女婿沒來怎辦？

母：你自己去接去！

父：看這娃子還要我自己跑一趟，

母：你這老東西就歡喜幹這號事，去把老二家拴娃找來去接他吧！

父：對，我這就去（對內）三姐，拴娃你嫁去了（下）

母：（猛擡起）喲！看鍋裏水要是乾咧，（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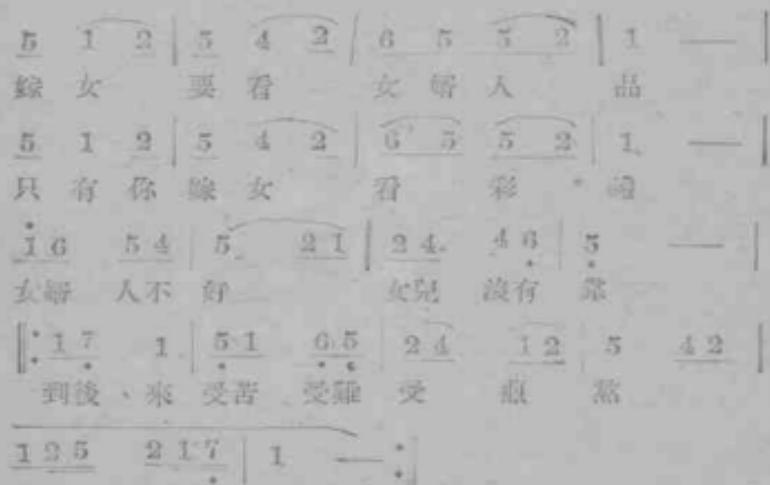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西安文藝工作

曲譜

(1) 峴 調 (父唱)

5 2 5 | 5 4 2 | 4 2 1 2 | 5 — |
 我老 漢 今 年 嘟 五 十 一
 (1 1 6 5 | 4 4 4 2 | 5 5 5 1 | 2 5 2) |
 2 5 7 | 5 4 2 | 5 • 5 | 2 4 1 |
 老婆 子 生 了 三 個 女
 (2 4 2 1 | 7 7 7 1 | 2 4 2 1 | 5 1 5) ||

(2) 銀紐絲 (母唱)



(3) 慢五更 (三姐唱)



1 2 5 2 1 7 5 | 1 2 1 5) | |
 0 0 0 0 | 5 — | 4 • 5

你 爲 那

1 . * 6 | 5 — | 5 6 4 2 | 5 — |

影 禮 嫁 了 我

7 . 1 5 1 | 2 5 — | 5 — | 7 . 0 |

哎 到 婆 家

2 2 1 2 | 5 — | 2 . 1 | 7 1 5 .

讓我 那 受 折 磨

(7 1 2 1 | 5 1 6 5 | 5 2 5 5 | 2 5 1)

2 2 1 7 | 1 5 4 | 5 . 2 1 | 5 — |

前天 結 了 親

翻山的路兒 實 難 行

2 5 5 1 | 2 5 2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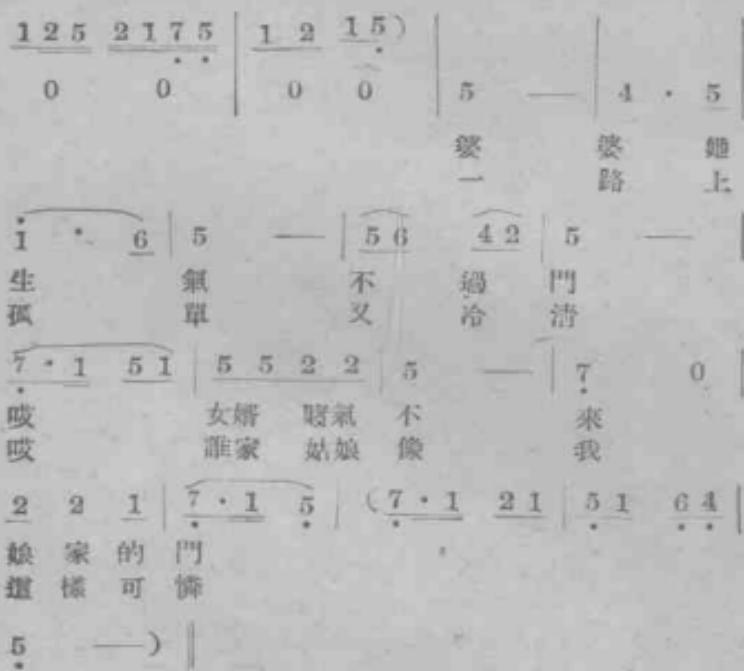
0 0 | 0 0 | 2 5 6 5 | 4 2 5

哎 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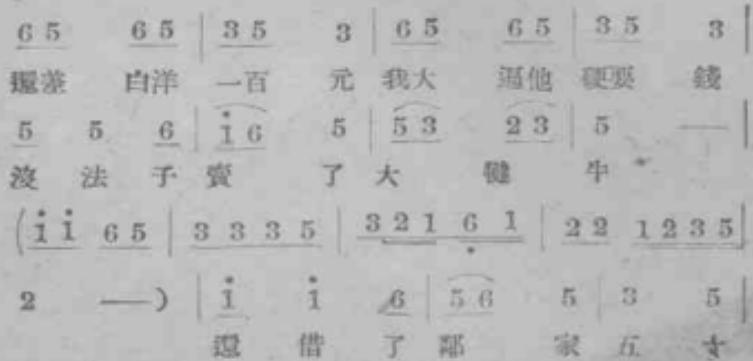
5 2 1 7 | 2 5 6 5 | 4 2 2 1 | (7 . 1 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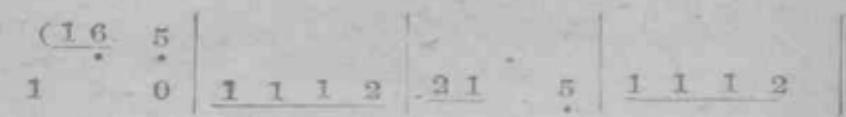
今日 呀 去 啟 回門

家眷 呀 没 啟 牡蠣



(4) 山茶花 (三姐唱)





元

